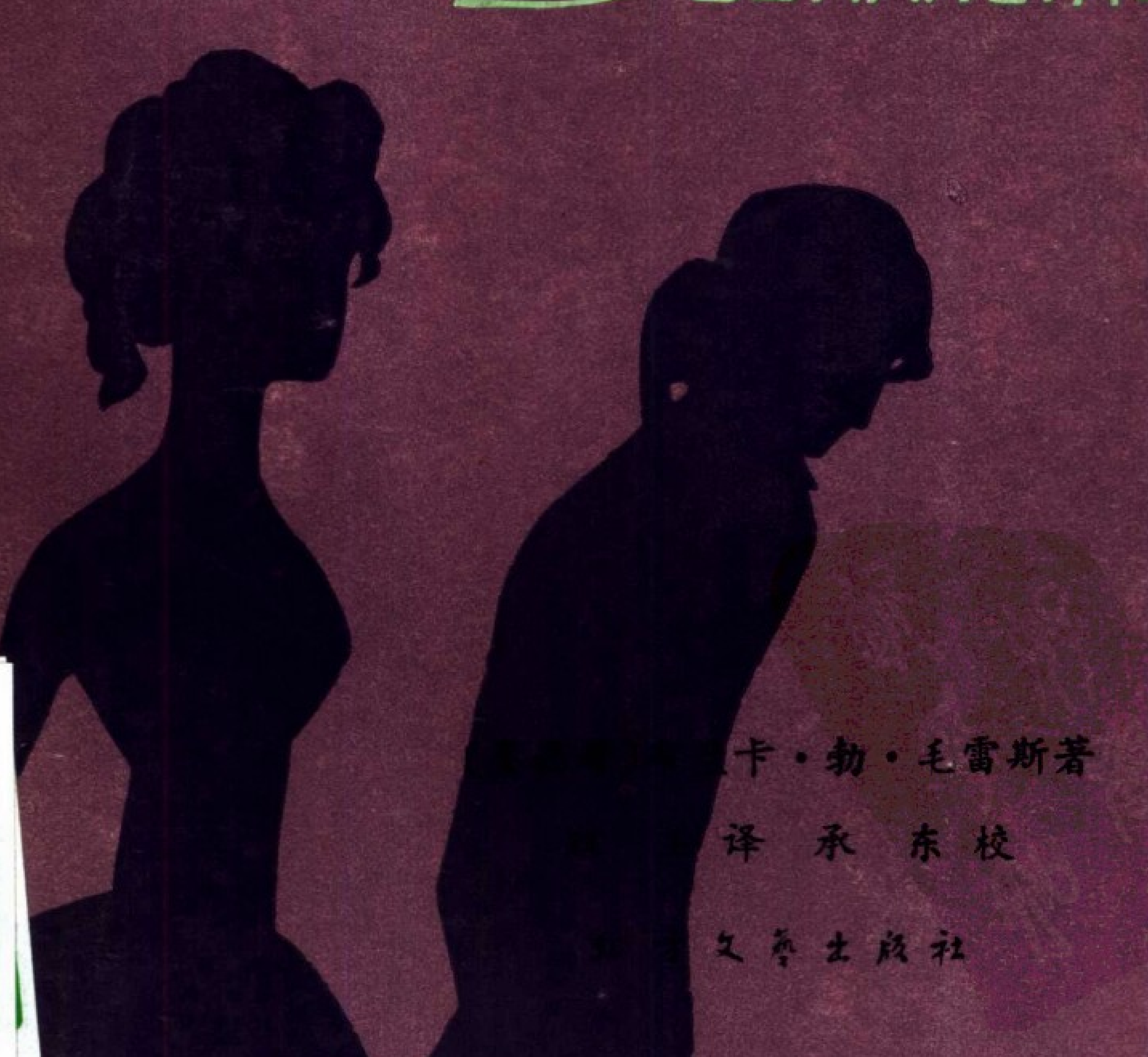
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

多难丽人

DUONANLIREN



卡·勃·毛雷斯著

译 承 东 校

文艺出版社

多　难　丽　人

〔墨西哥〕布兰卡·勃·毛雷斯　著

双玉　译　承东　校

北方文艺出版社

Blanca B·Mauries
La Vida y yo

根据Editorial Botas 1954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袁殿池
封面设计：姜 录

多难丽人

Duonan Liren

〔墨西哥〕布兰卡·勃·毛雷斯 著
双玉 译 承东 校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6 2/16·插页5·字数110,000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72,500

统一书号：10360·3 定价：0.95元

献给我亲爱的朋友

纳塔里娅·宾德·德·阿维拉

前　　言

每一本书的翻译出版，都意味着扩大人民之间的接触和思想的交流，是打破语言差异竖立在我们之间的天然屏障，因为它为读者提供了了解异国情况的手段及其观察他国人民生活的窗口。

我谨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决定出版由我使馆工作人员李双玉女士翻译的墨西哥女作家布兰卡·勃·毛雷斯的小说《多难丽人》表示谢意。

无论从哪方面讲，贵社支持并促进这一类的翻译工作，都是值得赞扬的。毫无疑问，这对进一步加深墨西哥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有益的。

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的墨西哥文学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以促进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但愿今后为这一目的而共同努力。

墨西哥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参赞戴维·冈萨雷斯·塞尔纳

一九八四年二月于北京

内 容 提 要

美丽善良、天真无邪的姑娘玛尔塔为寻找工作，追求爱情，饱尝了人情的冷暖和世态的炎凉，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作品以玛尔塔如话家常的自述形式来展开情节、刻画人物，读来亲切、自然，有助于我们剖析掩藏在现代文明后面的西方世界。

女作家精于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功力，明快的语言，婉约的格调均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

“赫尔特鲁蒂达斯可能在她的办公室给你找到了工作。”教母漫不经心地对我说，似乎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我听了这话却高兴得要跳了起来。天哪！难道我那黄金般的美梦真要实现了吗？到了十八岁，我梦寐以求的就是有个工作。说实在的，这并非是出于对金钱的贪欲。在我那狂热的充满浪漫色彩的头脑里，工作比挣钱的含义要深广得多。工作意味着走向社会，意味着结识各种人，意味着点燃爱情之火，开始初恋，并很快就能找到一个如意的未婚夫。几个月后（不必用更长时间）也许就可以结婚，在一所漂亮的舒适的小房子里建立一个永远幸福的家庭。在这个美满的家庭里，我将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和丈夫卿卿我我，对上帝赐给我们的孩子悉心照料。除此以外我则没有更多的义务了。

我一时还看不出有什么良策能实现我的梦想。每次教母陪着我经常去的屈指可数的几个地方，莫说是遇上理想的意中人，就连一个普普通通的自行车运动员也碰不上。

我和教母住在阿特卡波萨尔科一条十分安静而又阴暗的小巷里。这是一座老房子，当年刷成粉红色的正面墙上，已经有几处露出了土坯。教母的祖父是按照他们那个时代的爱好来修建这幢房子的。宽阔的门厅通向花木稀疏的小花园。花园中铺着一块块草坪，紫白相间的百合花略带忧郁地点缀其间。花园中央是一个石砌的常年干涸的喷泉，它就象死人的眼睛仰望着苍天。

花园三面环廊，廊中的地面是精心铺设过的。壁上挂着用金色或蓝色镜框镶嵌的古老的石版画，几乎所有国家里动人心弦的历史画面均在此处得以再现："以撒被做为祭品①"、"告别枫丹白露②"、"阿塔拉之死③"、"圣·塞巴斯提安殉难④"、"米格农怀乡⑤"，以及其它类似的历史场景等。

攀附在廊柱上的火焰花和天竺葵，必须枝繁叶茂，迅速地结蕾开花，方能冲淡那些石版画所带来的忧郁气氛。

十几间老房子并排着，由过廊连在一起，彼此相通。每间房子都很宽敞，天棚很高。这么多的房子仅住我们两个人，显得空空荡荡，正如俗话常说的那样，"犹如一颗孤单的鹰嘴豆掉进大锅里。"

我们只住其中的五间，分别作为客厅、卧室、饭厅、厨房和盥洗室。其余的则用来堆放无法修理的旧家具和一大批各种各样的画，其中包括油画、水彩画、石版画等。那些破烂不堪的东西满满登登地堆在那儿，上面覆盖着厚厚的尘土。

我的教母对我说，她从来没有购置过一件家具，因为实在没有那种必要。"这个衣柜是我曾祖母卡洛蒂塔留下的……这个大沙发是我祖父贝尔纳多买的……墙角里那些小柜子是我出生的时候爸爸送给妈妈的礼物……这个蓝花瓶是我潘奇

---

① 《圣经》人物，以撒为希伯来族之始祖，亚伯拉罕之子，雅各之父。见旧约创世纪。

② 指拿破仑1815年告别枫丹白露。

③ 匈奴王，以凶残著称。

④ 第三世纪一殉难者。文艺复兴时代绘画最喜用之人物，被画为一少年为许多箭所射穿。

⑤ 米格农是歌德小说中的人物，为一非常思念故乡的姑娘。

——译注。

达姨妈的。可怜的姨妈买这个花瓶是准备和一个强盗结婚，可是那个恶棍辜负了她的一片真心，在她等待佳期的时候把她抛弃了。”

我敢断定，教母只要把她的家具看上一遍，即可勾画出一幅她家的“家谱图”。她对这些家具爱如珍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宁肯把全部残存的牙齿不打麻药让人拔掉，也舍不得处理那些宝贝家具。

在我们住的三个房间里，墙壁都是用彩色护墙纸裱糊的。由于年代久远，彩纸颜色已经模糊难辨，只有在彻底扫除的日子里，当我们摘下镜框掸掉尘埃和擦拭玻璃的时候，才会在它遮挡的地方露出令人赏心悦目的蓝色、红色、绿色的方块。护墙纸上的碎花，就象是新画的。按照我的爱好，最好把我教母的祖宗们那些俗不可耐的肖像，连同无数的圣像(愿上帝宽恕我)统统扔到堆放破烂家具的房间去，以便让人能随意观赏护墙纸上缀满小花的新奇的方块。

在这幢并不十分敞亮，然而也一点儿不显得阴暗的房子里，据教母说，我们的生活还是较为令人羡慕的。

我们每天六点钟起床，无需出卧室，便可用厨娘事先准备好的温水漱洗。厨娘是个性情粗暴的印地安人。她身躯高大，满脸大麻坑，可是起名叫莎乐美。尽管她有这么个迷人的名字，可希罗底连施洗约翰的指甲都不会答应给她①。

---

① 圣经故事。莎乐美为希律王希罗底之女，因其舞姿使希律王大悦，希律王唆使人杀死施洗约翰之后，答应将其头给她。见马太福音14章8节。此处借用这个故事讽刺印地安厨娘。

——译注。

我们按常规漱洗完毕，接着便各自梳妆打扮。教母把她那稀疏的灰头发梳到颈后，挽上一个小发髻。我同样也把自己的头发梳理一番，在脑后挽上一个大发髻。教母每天穿上她的黑衣服，我则穿上我的海蓝色衣服，天天如此……就连过节的日子也不更换，因为我只有那么一件衣服。在我们穿鞋的时候，我趁她不注意，在她背后赶快用手指蘸点儿唾沫梳理一下眉毛——这种越轨的轻浮举动，她若看到是绝不允许的——，我们的梳妆打扮到此也就结束了。

嗣后我们去饭厅。一向阴着脸的厨娘侍奉我们用早点。教母利用这工夫安排一天的菜单，反复地叮嘱莎乐美要尽可能节约。佣人对她的絮聒很恼火，回答说："好吧，您要是信不过，以为我偷了东西，干嘛不自己去买呢？"教母生气了，同样也要不甘示弱地回敬佣人。我从不介入她们的争吵，而是漫不经心地看着那位男仆贡奇多，此时他正在浇走廊里那排不见头尾的盆花。

贡奇多是家里唯一的男人，大概有六十五岁。人们称他是"牛皮印地安人"，人虽长得丑陋，但总是面带笑容，对主人向来是唯命是从。教母提到他时，常常称他是地地道道的"波菲里奥①时代的奴仆"。在她看来，这是给予他的最高荣誉了。

早饭后，我们去教堂听早弥撒。照我教母的说法，是听

---

① 波菲里奥·迪亚斯（1830—1915），墨西哥将军和国务活动家，1877年曾被选为总统。

——译注。

"七点钟的小弥撒"，她也有墨西哥人典型的坏习惯，到处乱冠"缩小"词。

她听弥撒时是专心致志的，堪称为信徒们的楷模，天哪！我真是永远望尘莫及。听完弥撒之后，教母先去教堂门厅里和那些同她要好的虔诚的女信徒们——她们是一伙出类拔萃的人物——聊上一阵，然后我们就回家。到家之后，我们在贡奇多的帮助下，把房间收拾得窗明几净，整整齐齐。

下午，我们常去堂娜·鲁比达·金达尼亚家中串门，她是教母的挚友。她们一边接着上午在教堂里开始了的话题，津津有味地继续谈下去，一边在手里十分娴熟地勾着毛线或绣着花，忙个不停。当谈到某些不便张扬的微妙细节时，这两个好心的女人就亲热地窃窃私语，不让那些话传到我的耳朵。我只是听到这两个女人"噢呀"，"啊呀"的，她们交谈的真正内容什么也听不见，所以我就窝着满肚子火。她们的私房话谈完之后，教母总是长长地叹上一口气，接下去就是那句始终不变的话："我们这年头总赶上这样的事，唉，鲁比达，您说这是怎么啦？"

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呼唤人们去作念珠祈祷。于是教母和鲁比达中断了谈话，我们匆匆向教堂走去。

二

我的教母名叫玛利亚娜·布斯托斯。她的朋友们都管她叫堂娜·玛利亚尼达。我敢断定，由于教母自尊心太强，她那

个姓[1]时刻都使她脸红。其实也大可不必，因为只要看上一眼那瘦小的身材，便知道别人这样叫她只不过是取笑而已。她的小脸上镶嵌着一双活泼的圆溜溜的黑眼睛，当她的脸舒展开时，和狨猴的脸非常相似。

我从贡奇多那儿得知，她大概已年近古稀。

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她显得和蔼可亲。她渴望成为一个聪明人，对人类社会了如指掌。她对别人的缺点颇能宽容，但对爱情上的罪过却表现得深恶痛绝。在这类问题上她总是责怪女人，气愤地大骂她们是"不要脸的东西"。在她眼里私生子是打扮成小天使的魔鬼。

自从十五年前我母亲死后，我就与教母堂娜·玛利亚尼达住在一起。我父亲认为，抚养一个年仅三岁的女孩子不是男人应该干的事，可又没有一个亲戚愿意照料我，于是只好求助教母抚养我。教母答应了，条件是父亲每个月要给我付一笔供养费。

我对母亲一点儿印象也没有。只是从堂娜·玛利亚尼达的谈话中,知道她尽管身材不错,可面貌较难看。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女圣人,非常疼爱我,一次突发性的肺炎夺走了她的生命。据教母讲，即使她不得病而死，我父亲也会把她折磨死的。

两年后，父亲也去世了。堂娜·玛利亚尼达总是说，这是他做的最大的好事。我对父亲只有一个模糊的记忆，他好象是个年轻漂亮的男子。他每月最多来看我两次，来时带着

---

① 她姓布斯托斯，西班牙文为大乳房之意。

——译注。

糖果和玩具，并尽可能地跟我在一起谈上十五至二十分钟。过问一下我的表现，和教母在一起是否过得愉快。我在他的跟前，总是有一种排除不了的恐惧心理。

每当我要求堂娜·玛利亚尼达给我讲讲父亲的情况时，她总是那句老话："他是个无耻之徒！"再问下去，她就一句话也不说了。可是通过她和堂娜·鲁比达谨慎的窃窃私语，我能推测出来，她说父亲是"无耻之徒"，主要是指他沉溺于女色。

日久天长，我不再去理会教母对我父母的评价了，慢慢自己在心中为他们树起了一座祭坛。我喜欢想象，如果我生活在他们身边，情况会是怎样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受到的教化可能会少，但欢乐会多得多。

堂娜·玛利亚尼达是个房产主，除了我们住的房子外，她还拥有两所面积很大的旧房子。一所在达古巴，一所在阿特卡波萨尔科。靠她的房租收入，我们本可以过上小康人家的生活，然而在花钱方面，我教母可谓"不可多得的当家人"。据标准的西班牙文可以说她是个非常节俭的人，甚至有点儿吝啬。

在某些场合，我听她说她相信上帝会注意到她那清苦的日子，为了让我这个可怜的孤儿吃饭、穿衣和受教育，她手头实在拮据得很。每当我听到这些话，我简直想痛哭一场，然后暗暗发誓，一定要越来越尊敬和体贴我的教母，以更大的感激之情报答她的深恩。不过，说心里话，我从来不相信她会因为收养我而造成生活贫困。因为我吃的并不多，从外表上一眼便能看出来，我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七，体重也不过四

十五公斤。

至于穿衣上，只有身上薄薄的衣服出了窟窿，不得不打补丁时，才能换件新的。说到念书，我只在一所修女学校里读过初小。这所学校是靠阿特卡波萨尔科的豪门显贵们捐赠开办的，因此收学费很少。我的教母也是这所学校的施主之一，她从不忘记每月给修女们送去五个比索。有时候也送去三公斤大米或豆子。偶尔由于莎乐美的疏忽把不合她口味的红糖买多了，她也送一公斤糖到学校去。

小学毕业后，教母认为，“做一个女人”，我学的知识已绰绰有余了。因此，明智的作法是让我留在家里，把一整套家务活学到手。这可是一门了不起的艺术和重要的“社会知识”。

她所说的这门知识的基本内容就是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处女，不当疯疯颠颠的轻浮女子。其实，教母让我掌握的这门学问，不需费多少心思，学起来要比花三两个比索买只兔子，烧个菜要容易十倍。

教母衡量“社会知识”的尺子有两把，即是做行为放荡的女子，还是做规规矩矩的女子。所谓生活放荡的女子，是指那些涂脂抹粉，染指甲（天哪！多么荒唐，多么可怕！），穿短裙（露出象瓣蹼鹬①那样令人恶心的细长腿），衣服紧紧地裹在身上，甚至连接缝都会裂开（往身上穿时肯定费不少劲吧！），吸起烟来比值夜班的宪兵还凶的人（同她们握手真是令人作呕，她们的手指肯定会臭得要命！）。好象这些丑恶的行为还嫌不

---

① 墨西哥一种长腿鸟。

——译注。

够，她们还跟男人们去电影院。

“教母，是不是我们从教堂出来时常看到的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的那些女人？”

“是的，就是那些人，她们是被魔鬼引诱到办公室去的不知进退的女职员，男人们玩弄够了，就把她们一脚踢开。当然这样的女人永远不会结婚，除非遇上木头脑袋的大傻瓜，被她们的甜言蜜语所欺骗，这种没有社会经济地位的下贱女人才有可能嫁人。这样的事情是绝无仅有的。”

不消说，规矩的姑娘与她们完全相反。她们脸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并且在后边拢起来用卡子别住，免得风把它们吹得乱糟糟的，显得邋邋遢遢。这些姑娘的衣裙自然也是舒展的，大方的。至于吸烟，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对她们来讲那是件可怕的事。说到进电影院，可以真诚地说，她们认为花好多钱去看那种纯属胡编乱造的东西，实在是一种罪过。

男人们，当然啦，除了十足的笨蛋以外，都要找这样的姑娘结婚。听了这些话，我感到很幸运，由于堂娜·玛利亚尼达管教有方，我肯定是这些规矩女人中的规矩姑娘。

教母常为能给我灌输些意义深远的学问而感到自豪。为了免除我对那种谨慎做人的后果所产生的任何疑虑，她经常对我说：“你不要对我一直没结婚感到奇怪。我至今没结婚，是因为我不想结婚，其实我的求婚者从来不断。我这么说还算谦虚呢，但对你来说，就不必这样了。你很快就要恋爱了，等着瞧吧。假如你不会很快结婚，我也可以心满意足地说，即便我在你结婚前离开人世，我也完全放心了，因为我已教

会了你怎样在社会上生活，怎样去做人。”

噢，愿上帝宽恕了她吧！

三

堂娜·鲁比达·金达尼亚是我教母的密友，也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痛恨的人，因为她不把我放在眼里。

她常常当着我的面对我评头品足，说些有损我人格的话，而且又是那样无所顾忌，就好象我们站在一张完全散架的歪歪扭扭的办公桌前对它说三道四一般。

她是堂·米盖尔·金达尼亚至为忠诚的遗孀。金达尼亚是一个终生从事投机生意的商人。堂娜·鲁比达长得又矮又胖，圆滚滚的，因此区里顽皮的孩子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弹子球”。我也常常暗地里这样称呼她，并且感到很得意。

可是，有一点我得感谢她，这就是由于她的多次劝告，教母才答应我外出找工作。她对教母说：“玛利亚尼达，这姑娘学会自己谋生可不能说没有用处。您可以为她安排这样或那样的前程，想得十分周全，可是……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再说，这孩子虽说是个好姑娘，可至今什么都不会，以后也应当帮您一把。当然罗，她至少可以挣出自己的饭钱……”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最后一条理由使教母下了决心。

由于身体过分肥胖，好心的鲁比达太太在坐下时，不得不猛地跌到沙发上。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又总也不能实现的奢望，即很想看到她有一天把沙发底坐掉，倒在地板

上滚起来。

她与我教母同样是虔诚的教徒，但她有时却宣扬一点儿自由主义思想，甚至喜欢惹她最好的朋友生点儿气。

“……那么，现在您应该明白了，玛利亚尼达，我读过了伏尔泰……”（这位了不起的夫人把伏尔泰的音发成伏尔—特—阿—伊—勒—埃）。

“鲁比达，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不能说这种话，就是开玩笑也不能说。”教母大惊失色地制止道。

“玛利亚尼达，我说过了，而且还要说，正如金达尼亚（愿他安息）生前常说的那样，我们不应当把自己的眼睛蒙上，而是应该读读那些该死的异教徒的著作，以便借他们的武器来打他们。”

每当这时，两个朋友总是争得难分难解，面红耳赤，直到教堂作念珠祈祷的钟声传来方才罢休。

因为我憎恨堂娜·鲁比达，所以对那位“伏尔—特—阿—伊—勒—埃”先生深表同情。不过，对这个人我除了知道他是个著书立说的可恶的异教徒之外，其它一无所知。

在那伙要好的虔诚的女教徒中，金达尼亚的遗孀是以见多识广，聪明过人著称的。就连我那位自命不凡的教母都时常向她求教，并且一丝不苟地按着她的劝告行事。在我的记忆中，堂娜·玛利亚尼达只有一次不仅不同意朋友的意见，而且还认为她的意见是荒谬的，那是在我刚满十六岁的时候，有一次，我的身体突然感到一种奇怪的不适，白天我无精打彩地坐在那儿，两眼发呆，心里强烈地渴望得到一点儿什么，但又说不出来。夜里，我在和教母合睡的双人床上翻

来复去，难以成眠，而且要不时地做深呼吸，来减轻胸中的憋闷。

第二天晚上，教母焦急不安地问我："怎么了孩子？白天你象个傻瓜似的呆呆地坐着，晚上又在床上来回翻腾，就好象莎乐美给你浆衣服时沾上了扎人的东西似的。"我抱怨自己睡不着觉，而且胸口闷得慌。听了这话，堂娜·玛利亚尼达下结论说："这是胃的毛病，明天你去喝点儿加桔子汁的蓖麻油就会好的。"

第二天，我喝下那实在难喝极了的蓖麻油加桔子汁配成的药水，在以后的半个月中又接着吃了三次。但是，除了把我那本来就可怜的体重又降下了四公斤外，没见任何效果。那时教母对我的病情担心起来，赶快去向堂娜·鲁比达请教。鲁比达和善地听我陈述病情之后，用既同情又严厉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嚷道："天哪，真要命！好吧……小可怜儿，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没有比这再出格的啦！不过，您不必担心，玛利亚尼达，让这个姑娘洗几个冷水澡就平安无事啦。"

我不知道为什么脸呼地一下子涨红了，象火烧一样热辣辣的。与此同时，我的脑海里象闪电一般转动着一个词："弹子球，弹子球，弹子球……"

做完念珠祈祷，我们回家时，我忽然听到教母这样说："这个鲁比达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大笨蛋。你跟我说说，洗冷水澡与治胃疼有什么关系？明天你还是再吃点儿泻药吧……。"

四

不过，也有人能制服金达尼亚太太，这就是她的女儿。金达尼亚太太在她女儿面前，从不敢耍威风，而总是毕恭毕敬的，甚至还有点儿怕她。女儿赫尔特鲁蒂达斯是她与那个商人丈夫的独生女。她对女儿视如掌上明珠，百依百顺，关怀备至。可那个受宠的女儿并不领情，对妈妈总是粗暴无礼。

赫尔特鲁蒂达斯在一家经营进口圣像的商店里工作，做老板冈萨雷斯的秘书。所有那些在办公室里谋生的女人中，她是唯一获得我教母好评的人。

的确，赫尔特鲁蒂达斯和我们天天下午看到的那些轻浮的女人是截然不同的。

她是个三十五岁的老处女，和她母亲一样矮得可怜。整个身体结构粗的粗细的细，没有任何匹配之处。脖子又短又粗，双臂又细又长，高高隆起的大乳房，使人极容易和教母的姓发生联想。我猜想她系腰带的时候只能是摸索着扣。她的臀部却极为干瘪，而坐下时裙子下边露出的大腿却又十分粗壮。既然大腿那么粗，到了小腿就又变了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简直就是一根干柴棍。

在那个如此不成比例的身体顶端，是一个小鼻子小眼的脸庞。当然，脸部是搽了粉的。可是，由于她那张脸相当黑，又搽粉过多，看上去仿佛是刚取出的鸡胗子。她的发式和我梳的一样，只是头顶上多了两道迷人的波浪。她身穿大领口

的长袖上衣，下身的裙子不到双膝。对她这套不合体的梳妆打扮，堂娜·玛利亚尼达最看不惯的就是她在薄薄的嘴唇上涂的那道鲜红的唇膏。

金达尼亚的遗孀说起女儿时，总是眉飞色舞，赞语不绝。照她的话看来，这位赫尔特鲁蒂达斯是天下最聪明最有教养的女子了。她称女儿是冈萨雷斯先生无人能替代的秘书，同事们都对她钦佩得五体投地。当然啦，一个人那么精明能干，又有那么良好的教养，再加上忘我的工作精神，哪有不为人所称赞的道理！“您相信吗，玛利亚尼达，她每周至少要加两次班，每次都干到深夜十二点。不过我很放心，因为我知道冈萨雷斯先生会把她送回家来。他是个品德高尚的正人君子，而且心地善良。”

关于赫尔特鲁蒂达斯的聪明和教养，我不好妄加评论，因为她从不光临我们的聚谈会。但是，说她有良好的教养，我则疑团不少。她回答我们问候时既冷淡又生硬，缺乏起码的礼貌。跟她母亲讲话时那股无礼、傲慢劲儿就甭提了，而且是一贯如此。

“我头疼，马上去睡觉，不吃晚饭了。”

“可是，我的宝贝，我想你最好还是多少吃一点儿……”

“别烦啦！我说了我一点儿也不想吃……”女儿毫无教养地顶撞母亲。然后生硬地向我和教母打个招呼，便“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可怜的母亲连连摇头叹气，可马上又举出女儿种种优良品质，为她开脱一番。

教母告诉我那位粗暴得令人讨厌的赫尔特鲁蒂达斯可能给我找到工作的那天下午，我们都没有去教堂，而是去她家

等她。我感到我的全部神经都搅成了一团，有如发卷一般。焦急的心绪使我连续多次把手中绣的花拆了又绣，绣了又拆。堂娜·鲁比达侧目注视着我说道：

“那么，我们得看看这个小姑娘能不能胜任办公室的工作了。玛利亚尼亚，我可是不放心啊，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幼稚单纯，什么都不懂……”

教母听了这话很生气，当即顶了她一句：

“也许您说得有道理，鲁比达，不过，她可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姑娘。”

“是的，是的，玛利亚尼达，这个我同意，她的确是个好姑娘……可是，你别忘了，在家能做个好父亲的人，在外边不一定吹得了单簧管……”

七点，七点半过去了，寡妇的宝贝女儿还没回来。堂娜·玛利亚尼达开始不耐烦了：“好吧，如果八点钟差一刻她还不回来，我们就不等了，改日再和赫尔特鲁蒂达斯谈吧。”

圣明的瓜达鲁佩圣母呀，赫尔特鲁蒂达斯快点儿回来吧！千万不要拖到另一天再和她见面，可不能让她把这个工作给了别人！让堂娜·玛利亚尼达腿抽筋走不了吧……哎呀，好极了，门环终于在破旧的大门上敲了三下。对，没错，是赫尔特鲁蒂达斯回来了。

她这次几乎是客客气气地跟我们打了招呼，多么讨人喜欢的赫尔特鲁蒂达斯！她甚至屈尊地问了问我教母的身体如何。鉴于她回来迟了，堂娜·玛利亚尼达就直截了当地问起她为我找工作的事。赫尔特鲁蒂达斯好象记得这件事，小声说道：“啊，对了。”然后慢慢转过身来盯着我，头一次仔细地

审视我的脸庞。我的脸羞得象块红布，胆颤心惊地凝望着她，仿佛她是一尊“女神”，主宰着我的命运。这位“女神”的目光十分冷漠，淡然地说：“您的事我已经跟冈萨雷斯先生谈过了，他同意录用您。”

可敬的赫尔特鲁蒂达斯，您是天字第一号大好人！我的血液霎时间放纵地奔流起来了，正想把满腹感激的话全都说出来，这时却看到赫尔特鲁蒂达斯那薄薄的嘴唇又启动了：“我想您去做开票员吧，行吗？”听了这话，我的头好象被浇上了一瓢凉水。

开票员？上帝呀，这是什么工作呀！听起来好象是会计或者类似的工作。我顿时泄了气，失望地结结巴巴地说：“不……我可能干不了……。”“女神”不耐烦了，生气地说：“啊！你得了吧，我想加法和乘法你总该会吧，对不对？”原来如此啊！就这么点要求呀……我突然勇敢起来，理直气壮地答道：“当然会了，赫尔特鲁蒂达斯，我还会减法和除法呢……”要不是赫尔特鲁蒂达斯走过去和教母说话，我还会继续陈述一下我的本领。赫尔特鲁蒂达斯问我教母：“玛利亚尼达，她从明天就开始上班，行吗？”

我两耳嗡嗡作响，好不容易才听清教母答应了一声“行”和那位“女神”送我们出门时说的那句话：“明天八点半让她来找我。”

五

第一天参加工作的情景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八点

半，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不少，莎乐美陪我来到堂娜·鲁比达家中。她把我交给赫尔特鲁蒂达斯，尔后便急匆匆去市场买东西了。

我意识到一种新的生活已展现在我眼前了。我终于从教母的羽翼下飞出来了，独自踏上了一条新路。这使我感到既兴奋又恐惧。

赫尔特鲁蒂达斯利用我们等公共汽车的时间，用一把小锉刀修着指甲。这时，我才头一次觉察到我那海蓝色的衣服是多么寒酸，那双穿了多年的鞋子是多么难看。随着一阵尖厉的喇叭声，公共汽车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赫尔特鲁蒂达斯敏捷地上了车，我也跟在后边象小鸟似地轻盈地蹦了上去。我刚走进车门口尚未站稳，汽车就开动了。强烈的震动使车身摇晃起来。我的身体失去了平衡，在一片哧哧的笑声中，一下子跌坐到了一个人的大腿上。看样子，他肯定是从特拉尔内潘特拉来的乡巴佬。我急忙站了起来，好象坐到了多刺的仙人掌上。我发现赫尔特鲁蒂达斯向我投来了一种嘲讽的目光。我使劲地抓住扶手，真想哭上一场，幸好我控制住了自己。真想不到离开教母的保护，迈出生活的第一步就出了这种洋相，遭到了别人的耻笑。

周围的人迅速恢复了常态，不再注意我了。我的自尊心受到的伤害也慢慢地愈合了。最后我终于忘掉了刚才发生的事，开始想象将来我的同事是些怎样的人，他们会喜欢我吗？我心里很清楚，我虽说不上是美女，但也不是丑八怪。再说，我所具备的“正派女子”的美德肯定会把那些明智的男子吸引到身边来，这是堂娜·玛利亚尼亚发誓赌咒般地对我讲

的……

汽车驶过一条条大街，最后在达古巴的一条街上赫尔特鲁蒂达斯提高嗓门喊了一声“街角上就是”！她先向门口挤去，挪出的空隙几乎立刻被人填满了。我跟在她后边奋力往外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安全地下了车，跳到人行道上。我们往前走了不远，就来到一座门前，门上挂着一块黑底黄字的牌子，上面写着：“瓜尔贝尔托·加·冈萨雷斯——圣像进口商店。”

“来吧！”赫尔特鲁蒂达斯招呼我，并沿着一直通到大门口的楼梯往上爬。如果当时我了解恺撒①的话，我会说：“命运已经决定了。”但是，我对罗马帝国毫无所知，所以只是低声说了一句：“哎，再也没有退路了。”

我们走进了办公室，看到墙上、档案柜上、地上、椅子上到处挂着或摆着宗教画和男女圣像，各个时代的都有，从圣彼得到圣塔·德雷希塔无所不包。我想我是否应该划十字。可是我看到赫尔特鲁蒂达斯在圣像中穿过时犹如在静物画中浏览一样，于是便打消了念头，和她一样无动于衷地走过去。

赫尔特鲁蒂达斯把我领到了一位又黄又瘦、戴着一副厚眼镜的秃顶老先生面前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开票员玛尔塔·洛佩斯小姐；这是哈辛托·卡拉萨先生。”我拘谨地把手伸向卡拉萨先生，他也一边客气地微笑着，一边把手伸过来，其

① 恺撒（公元前100—44年），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和作家。“命运已经决定了”是他的一句名言。

——译注。

中有三个指头被尼古丁薰得焦黄。赫尔特鲁蒂达斯给我安排了一张木质办公桌。这个办公桌和其它所有家具一样破旧不堪。随后，她就在写着"非请莫入"字样的门内消失了。这个"非请莫入"的房间，我推断大概就是厕所之类的地方。

卡拉萨先生把一迭单子放到我面前，要我根据每一张单子开一张发票。他很快地给我讲了一下怎么开，问我是否明白了，然后就回到他的办公桌去了。我仗着周围"神灵"的支持，开始用颤抖的手进行工作。"九乘以八等于七十二。是七十二吗？是的，是七十二，好。九乘以六……"我渐渐地平静下来了。因为我发现开那样的发票与在学校里演算术题很相似。("如一个苹果值二十五个生太伏[1]，四十三个苹果值多少钱？")说来我实在幸运，我一点儿也不会打字，可冈萨雷斯先生认为，手写的发票看上去比打字更漂亮。

两小时之后，我得意地告诉卡拉萨先生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嘱咐道："请您再核对一遍。"毫无疑问，天国的诸"神"都助了我一臂之力，我没有找到一个差错。

我尽量以谦虚的语调向卡拉萨先生说明检查的结果。这时，一个高个子男人走了进来。他是一个皮肤黝黑的胖子，胡须刮得很干净，表情严肃而傲慢。原来那正是冈萨雷斯先生（堂·瓜尔贝尔托·加·冈萨雷斯）。他在我面前停了下来，一本正经地说：

"我想小姐您就是赫尔特鲁蒂达斯推荐来开票的了。赫尔

---

① 拉美国家货币单位，等于百分之一比索。

——译注。

特鲁蒂达斯是个德才兼备的女人，所以她的推荐本身就足以使我对您感到敬重。我希望我们永远也不会因为此事而感到后悔。我对我雇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这一点我相信赫尔特鲁蒂达斯会跟您说过了。不管是工作上还是道德上，我不允许他们有丝毫的差错。”

他一边用他那粗大多毛的手在我眼前打着手势，一边加重语气讲出了最后一句话。

此人令我反感极了。他来训导我，叮嘱我工作要认真，道德别出问题！难道看不出我的正派甚至已经绰绰有余了吗？去你的吧！十足的蠢货，白痴！我怨恨地注视他，但是，当看到他若无其事地离开我走进那个写着“非请莫入”的房间时，我的怨恨刹时变成了焦虑。不知为什么，赫尔特鲁蒂达斯呆在里边一直没出来。

这时，又一个人来到我的办公桌前，把我从焦虑中解脱出来。他热情地握起我的手大方地说道：

“您是新来的开票员吧，对吗？谢天谢地，我们这个人人都象丑八怪的办公室里终于看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您看，就连圣·阿古斯丁也都满意地向您微笑。”

“别瞎说了，佩利多斯。”卡拉萨先生打断了他。“您把那些发票账收上来了吗？”

佩利多斯·福斯蒂诺·佩雷斯是天下难得的讨人喜欢的老头儿。他高高的个子，瘦骨嶙峋，皮肤白如象牙，鼻子象罗马人，薄薄的嘴唇，又有一双令人赞叹的手。他那朴素的衣着，干净利落，无可挑剔。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慈祥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快乐的火花。

他没有搭理卡拉萨，继续对我说道：

"'嘿嘿嘿'先生已经见过您了吗？他该是对他的新职员非常满意，是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一下子就猜中了他肯定将成为我的朋友，或者只是因为他刚才的一番话使我高兴，反正当时我巴不得马上去吻一下他那波浪式的灰色头发。

六

时间象数念珠一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工作也天天如此，没有任何变化。随着时光的流逝，使我第一次参加工作的那股狂热劲儿逐渐冷了下来。我知道公共汽车不是把我载向王宫，而只是送我去那乏味的办公室。堂娜·玛利亚尼达曾多次向我保证说，聪明的男子眼睛总是盯着象我这样的姑娘……但是事实正相反，我没有遇到那种聪明的男子，却遇到了数不清的笨蛋，实在令我心灰意冷。

此外，"嘿嘿嘿"先生的办公室与我想象中的办公室相差甚远。在这个办公室里，似乎唯一有生命的人就只是佩利多斯。而看到那些圣像也不能不使我感到心情压抑。圣像有的从西班牙进口，有的从法国进口，两国的圣像迥然不同，仿佛他们是不同教派里的人物。西班牙的圣像神态威严，面色似苦行者一般苍白，大多数目光阴森可怖。看到他们，立刻会想到地狱中的种种刑罚，因而老老实实地乞求他们能给善良的人们赐个善终。相反，法国圣像无一例外的都是一张红润甜蜜的小脸，甚至表情中含有同情和愉悦。我微笑着恳求那些

法国圣像能赐给我一个和善、英俊的未婚夫。

但是，不管西班牙圣像，还是法国圣像，我都同样尊敬。每当看到某张发票上写着“耶稣圣心一张，七十五比索”并要把它贴起来或在上边盖章的时候，我都感到有一种犹大①的复杂心情。

我的同事们好象没有这样的感情。因为在办公室里经常听到他们这么说：

“您说呀，佩利多斯，圣·安东尼奥怎么还会下崽子？”因为他们进货时数的是五十张，卖出了三十四张，居然还剩下十九张……

也有人说：

“圣·贝尼托完全是‘母骡子’，只卖了两张，我再也不进他这种货了。”

不过，尽管我去办公室确实不象人们去参加舞会那么高高兴兴，然而我在办公室里日子过得很惬意这也是真的。当然要比我教母家那种因循守旧的生活有趣得多。

佩利多斯讲起事来绘声绘色，饶有风趣，别人和他相比，个个显得笨嘴笨舌。而卡拉萨先生则恰恰相反，他象拉丁文教师那样用陈词滥调来竭力卖弄他的学问，可总是说不到点子上，不能让人开心。佩利多斯称他的学识是“广播电台的大杂烩。”

“喂，佩利多斯！”卡拉萨先生冷不防地问道，“谁是德摩比

---

① 出卖耶稣的人。

——译注。

利战役①的英雄呀？"

"阿古斯丁·拉腊。"佩利多斯沉着冷静地回答。而我尽管对那位英雄的名字全然不知，却笑得前仰后合。

晚上，我的教母总喜欢向我打听白天发生的一切。她对我这个小办事员生活中的每一件琐事都很感兴趣。我给她讲佩利多斯胡诌瞎编的那些事情，她听了象孩子似的乐不可支。

一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从老远就看到客厅里灯火通明。"准又是来客人了。"我有点儿狐疑地想。可是，随着离家门越来越近，我感到有一种无名的痛苦向我袭来，我感到压抑。我迫不及待地敲门，沉重的大门终于打开了，迎接我的是贡奇多的一副悲伤的面孔。"玛利亚尼达，孩子，她……"他低声嘟囔着。我飞快地跑进客厅，心里扑腾扑腾地直跳，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的教母坐在她的摇椅上，头冲着门口，眼睛和嘴都张着，她死了！莎乐美守在她旁边，紧紧地攥着手，茫然不知所措……

接下来的时刻是多么令人悲痛是不言而喻的。医生确认教母已经死亡之后就走了。堂娜·鲁比达·金达尼亚帮我给死者穿上寿衣。每当我的手指触到那冰冷的尸体时，我浑身就毛骨悚然。堂娜·鲁比达协助我忙活到夜间十二点才离开。夜里守灵只有两个佣人和我。我们一遍接一遍地做念珠

---

① 希波战争中的一次战役。公元前480年发生在北、中希腊交界的德摩比利隘口。斯巴达三百名战士，在国王列奥尼达率领下，奋勇抗阻波斯侵略军，因众寡悬殊，全部战死。随后波斯侵入中希腊。

——译注。

祈祷，我一面祈祷一面呜咽不止。

“孩子，玛尔蒂达，不要太伤心了……”贡奇多非常难过地劝我，他自己也差点儿哭出来。

堂娜·鲁比达主持了葬礼。教母的许多朋友都前来送葬，跟在灵柩后边一直到了墓地。一路上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教母突然死亡的情况，同时为她当天还领过圣餐感到庆幸。我跟在送葬队伍后边，由于极度哀痛感到周身无力，只好由贡奇多扶着我往前走。贡奇多泪流满面，爱怜地抚摩着我的手，同时嘴里还象祈祷似地不断地唠叨着：“孩子，孩子，孩子……”我搞不清他是指死者还是指我。

第二天早晨，闯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是堂娜·玛利亚尼达的二侄子，约摸四十五、六岁，以前他来探望教母时我曾见过他两次。我知道他的婶母对他没有一点儿感情，常常称他是“十足的笨蛋”。说过几句哀悼的话之后，便狠狠地瞥了我一眼，摆出威严的面孔：“姑娘，我现在就开诚布公地说吧，婶母的公证人已经通知我说她没有立下遗嘱。那么好啦，您比谁都清楚，我是她唯一的亲属，因此，我也就是她唯一的财产继承人。为了您能有个好前程，我希望您不要想跟我打官司。我要提醒您，您绝不会打赢，我已向一位律师做了申述，他是我的朋友。我想您应该明白，我们会把问题妥善解决。因此，我可以给您八天的时间，准备从这儿搬走。当然，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提醒您，只要不是您个人的东西，都不能从这里拿走。为了让您收拾行装搬到某个朋友家中去住，八天的时间足够了。仆人的去留我自有安排。”

我的心又遭受了一次意外的打击。我还从未想过我不得

不从这个家里搬走，因为我从小就住在这里，它几乎就是我自己的家。此时此刻，我感到仿佛再次失去了教母，并且记起了她曾多次对我说过的话："孩子，你已经知道了，等我死后，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然而，何以能证明呢？正如这个男人说的，根据法律我没有任何权利。退一步讲，就是有，象我这样一个规规矩矩的姑娘，人情世故全然不懂，胆子也小得可怜，又怎能去行使这一权利呢？

我郑重地答应他八天之内离开这个家。教母的侄子听了我的许诺假惺惺地告辞了。我的心犹如针扎似地隐隐作疼，反复考虑着到哪个朋友家去栖身。

事实上我已举目无亲了。在我的心目中，堂娜·鲁比达·金达尼亚与其说是朋友，还不如说是个仇人。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一天，气度不凡的瓜尔贝尔托·加·冈萨雷斯先生象上帝一样来拯救我了。他来时由赫尔特鲁蒂达斯陪着，首先说了几句劝我节哀的话，而后对我的处境深表同情。突然间，他想起了一位太太，是他妻子的朋友，当然是高尚无比、可亲可敬的人了。她在阿尔蒂古罗大街一百二十三号有一座公寓，不知当时有没有空闲着的房间，他答应先去打听一下，第二天给我回话。

七

就这样，我把三件外衣，四件换洗的内衣和一些零碎的东西——那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财产——装进一只破旧

的手提箱，带着它永远离开了那个曾使我得到过一点儿母爱的善良女人的家，走进了巴卡的遗孀堂娜·卡罗利娜·巴雷拉太太屈尊租给我的房间。

这位太太在交给我钥匙的时候，不停地夸耀她的房间条件多优越：带穿衣镜的衣柜，弹簧床，窗户临街，特别是这家公寓服务周到，名声很好。

"姑娘,正因为这样，一般我不收单身女人，对您实在是个例外,因为您是堂·瓜尔贝尔托先生介绍来的……直到前几天，这个房间还被十分稳重的先生住着，他是交通部的职员，在这儿住了十六年。我们相处得很融洽，遗憾的是他被派到国外去工作了……隔壁这间房子住着另一位先生，人也十分老成。他在财政部工作。另外一个房间里住着……"

她说话象剧院的演员一般清脆，那副自鸣得意的神气令我想起了鲁比达·金达尼亚太太。我对这女人腻烦透了，再也不想听她唠叨。

她终于走开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什么都不想，只是坐到床沿上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哭过之后，我稍微平静了些，于是便着手整理我的东西，把三件外衣放在衣柜里，四件内衣放在五斗橱的一个抽屉里。晚上八点多钟，我决定上床就寝，感到似乎有人在偷看我，所以摸着黑脱了衣服。我怯生生地躺在交通部职员用过的床上，听着这个新家种种陌生的声音——关门声、呼唤佣人声、尽情的大笑声……——不断地传来，我时时都在胆颤心惊。

有轨电车在我窗下驶过，发出轰轰隆隆、叮叮当当的响声，这音响简直象拖着世界上所有鬼怪的锁链声。我觉得那

些锁链仿佛在我的脖子上滑过一般。这还不够，公寓对面有个中国人开的咖啡馆，门口有个招徕顾客的霓虹灯广告，忽红忽蓝，两秒钟一变。它的光亮正好直射在我床边靠墙的椅子上，把它辉映得忽红忽蓝，象个僵直的幽灵，我更加极度不安。

我痛苦地回忆起我在阿特卡波萨尔科度过的那些夜晚：我安全地睡在堂娜·玛利亚尼达身边象有母亲为伴。黑暗令人充满舒适之感，万籁俱静，偶尔只有犬吠声传到耳边。

次日早晨，度过了长长的失眠之夜，我没有吃早点就去办公室上班，因为我不敢去对面的咖啡馆，也不敢去前边的另一家咖啡馆。在后一家咖啡馆里，那些象餐具柜似的玻璃橱后边，聚集着形形色色、年龄不等的西班牙人，他们令人讨嫌地审视着人行道上所有的过往者。

在办公室里，我得到了佩利多斯真诚的同情，卡拉萨先生也说了几句礼貌上的安慰话。至于我的上司，他那天到教母家里去看我时所表现的亲切关怀完全是暂时的。此刻又一如既往，对我傲慢相待了。而赫尔特鲁蒂达斯则丝毫不改她那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神气。

"她忌妒你，玛尔蒂塔。"佩利多斯坚定地对我说。

我痛苦地表示反对："忌妒！我有什么好忌妒的呢？我又穷又丑，在这个世界上孤苦伶仃，谁也不会忌妒我的……"

我渐渐地适应了新的生活。下班后，我到阿连德大街的一家小饭馆去用餐。佩利多斯因有急事来不及回公寓吃饭，也常到那儿就餐。尽管我付小费很少，可大概是因为我对女招待很客气，所以，她们很快就喜欢上了我。不过，对我来说，

那些天对我的友爱与同情才是最珍贵的。

听了朋友的劝告，我开始到九月十六日大街的一所专科学校去学习速记和打字。它的学生都是渴望提高自己知识水平的在职人员。由于我生性腼腆，又求知心切，全部精力放在了学习上，所以在那儿没有交到一个朋友。

所学的课程，尤其是上学路上的见闻都使我觉得十分新鲜。城市的万家灯火和喧闹，令我悠然神往。达古巴大街上的鞋店象项链一样连绵不断。当我快步从这些鞋店前走过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按自己的爱好做一双鞋子呀！高跟要这家店里的，搭扣要那家店里的、鞋带则选更前边一家店里的。

不知为什么，一走进庄严的五月五日大街，就有一种异国情调。马德罗大街上的手饰店和时装店使我梦想得到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然而我最喜欢的是九月十六日大街。它的橱窗里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眼镜、假手饰、手提包、服装、绘画和家具。穿着入时的人群熙熙攘攘，我夹杂其间，完全不为人所注意。

有时候，我回到寓所去和房东或我的邻居，那个财政部的职员闲聊一会儿。我要求不高，这点儿不足挂齿的小事足以使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气氛。

一天，我正在饭馆里全神贯注地用刀叉切着一块硬肉，这时，一位神态自若的姑娘一边诚恳地说着抱歉话，一边在我桌子对面坐下来。

“可以吗?别处全坐满啦。”

我羞得满面红霞，以十分客气的口气告诉她，我很乐意

与她同桌进餐，尔后便去切那硬邦邦的肉。可是，她的目光一直盯着我，使我无法自如地使用刀叉。幸好女招待潘奇达转眼间就把汤给她送了上来。

“哎呀！烫死了！”她喝了一口就嚷起来，“这汤可以给小鸡退毛了。倒霉的是我不能等它凉下来，三点钟就得回去上班。您呢？”

“也是三点上班。”我惶惑地答道。

“这就麻烦了。而且我的上司是个可恶透顶的‘母骡子’，对人十分刻薄。您的上司怎么样？”

“还不那么坏……”我结结巴巴地说，对方说话如此随便，我颇感不好意思。

“哎呀！那可真好。我在香水店工作，您呢？”

“我在圣像商店工作……什么圣·安东尼奥、圣·胡安、圣·彼得罗……”看到她那询问的目光，我解释道。

倘若知道引出那样的后果，我就不会说了。我的说明逗得她忍不住纵声大笑起来。“哎呀！多好的地方啊！”她一边笑一边重复道。

当时真是羞煞了我。假如我的哪个圣像能显灵的话，快把我隐藏起来吧！我真是手足失措。所有在座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来望着我们的桌子，女人的目光里带着谴责，男人的目光里带着嘲弄。我差点儿要哭出来，此时多亏我对面的姑娘发现我神色不对，笑声嘎然而止。

“对不起。”她真诚地对我说，“我不知我怎么啦。真的，请您原谅，显然您很难过。请相信我，我刚才没有想……好吧，我诚心诚意地求你原谅我。”

她的眼里露出了懊悔的神色，这懊悔既含有真诚，也含有嘲讽。我朝她笑了，并向她保证说她没有什么好要求原谅的。她从桌上伸过手来，我紧紧地把它握住，那股高兴劲儿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

我们继续聊天。她每天下午七点下班，我六点下班。她在香水店里工作，几乎每天全都是跟女人打交道。

"女人罗罗嗦嗦烦人极啦。您比我要好多了，肯定是跟那些高尚的牧师打交道，对吗？"

我们谈得越来越投机。到了饭后吃甜食的时候，她已经亲切地称呼我玛尔塔，我也管她叫卡门。

谈话的语调对我来说是那么新奇，卡门是那样的爱笑，我们的话题是海阔天空的，这一切使我感到极大的愉悦。

我们一同离开了饭馆。

"你每天都来这儿，是吗？"卡门和我说话时已完全以'你'相称了。"那么从明天开始，我们坐一起，行吗？"

我目送她渐渐远去。她的臀部轻轻地摇动着，看上去举止优雅潇洒。

整个下午，我都兴奋异常地想着我的新朋友。请注意，她是我交的第一个朋友。毫无疑问，要是堂娜·玛利亚尼达看到我朋友卡门那长长的睫毛，浓抹的双唇和面颊，随风飘逸的黑色披肩发，以及紧身裤褂，肯定要说她是个风流姑娘，而且太轻浮了。那么，我们的友谊也必然会受到她的责骂。可堂娜·玛利亚尼达已经看不到这些事了，她什么也看不到了。我年方十八，便在这个世界上孑然一身……

八

我和佩利多斯坐在莱福尔马大街林荫道的一条长凳子上。此时正值日落西山，晚霞映红了半边天。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注意这个大圆盘，红彤彤的如此鲜艳壮观。望着她不禁记起了胡安娜①的热情诗句："血红的夕阳恰如巨大的灯笼。"

"多美啊！"我触景生情了，喃喃地说，"您不想干点儿什么吗？……我也不知道您想干什么。比如说，也许您想跳个舞，也许您想朝着太阳弯弯腰，或者沐浴着太阳的余辉，激动得蹦蹦高……"

佩利多斯讽刺地笑着打断了我：

"上帝保佑，孩子！你说话可真够出格了！如果让'嘿嘿嘿'先生听见，他该怎么说呀？你是忘却自己店里的生意……我可没有你那股热情劲儿了。我老了，跳不了舞，腰也弯不下去了，更不用说蹦蹦跳跳了。如果正当跳起来，太阳被云彩遮住了，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咚！会一下子掉下来，跌倒在地球上。不，这事我不干。我倒认为此时太阳正在装腔作势地卖弄自己。就象火鸡展开翅膀自我炫耀一样。我真想对她高喊一声：爱出风头的家伙！"我的老朋友这些风趣的话不禁使我愕然。自从我落得只身一人以来，就常和他一起外出长时

① 胡安娜·伊内斯·德·拉·格路丝（1651—1695）墨西哥修女和伟大的女诗人，诗作甚多，也写过剧本。

——译注。

间地散步。每当这时，他不厌其烦地教给我如何发现美的东西，并且看到我心情舒畅时他自己也显得很快活。但是，有时候他突然说出一句带刺的话，我认为那实际上反映了他内心的痛苦。于是我自己也回到可悲的现实中来。可每逢看到我心情抑郁时，佩利多斯便立即改口，郑重其事地宣称他讲的话是开玩笑的，并请求我原谅。

"玛尔蒂塔，你不要管我这孤老头子，继续欣赏你的太阳吧！今天下午她打扮得格外漂亮，因为她知道她会在树林里同你相会……"

我们继续往前走着。莱福尔马大街作为都市的林荫道，景色是无与伦比的。它把墨西哥的美和欧洲的风雅融为一体。美丽的大街啊，你象一个巨大的橱窗，在我的眼前集中了我所渴望的一切。

一种淡淡的忧伤犹如初冬的蒙蒙细雨渐渐地笼罩了我的心头。佩利多斯以他特殊的敏感觉察到了这一点。

"你为啥突然变得伤感，玛尔蒂塔？"他关切地问我。

我怎么向他解释那种怀念之情呢？那是一种模糊的渴望，然而我自己也说不清具体渴望什么，只知道它使我十分伤感。

"当想到我永远得不到所有这一切时，我内心十分痛苦。"我一边回答，一边把目光投向一个在草坪上追逐皮球的金发小姑娘。那里还有一个年轻力壮的男子，热恋中的情人正倚在他的胳膊上。同时，华丽的服饰，辉煌的宫廷大厦以及精美的小轿车也都出现在我的眼前。

"可是，我的孩子，是谁告诉你永远得不到这一切呢？"我

怀疑地耸了耸肩膀。“如果你住在农村，勤劳地耕种土地，你会得到好收成……”

“土地是宽厚而善良的。”我打断了他，“可是您相信播种在柏油马路上的梦能开花结果吗？”

佩利多斯甜蜜地笑了。

“播种在柏油路上的梦不能结果，可播种在花园却是可以的。只要我们精心管理，坚持要它们活着，肯定会开花结果的……和农村一样，城市里也同样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你不要去理会那些断言城市是魔鬼而心灰意懒的人，他们是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失败了。他们把事情想得很容易，所以一遇到困难就一蹶不振。城市并不坏，它怎么能坏呢，就连市徽上都醒目地写着它“极为高尚而忠诚”的字样……播种你的梦吧，玛尔蒂塔，就把它播种在这里吧，播种在这棵白蜡树下，好好地管理它，要有信心，要有勇气……”

好心的老头儿眼睛里光芒闪烁，显得特别明亮。我为他的激情所感染，把我的“渴望”真地播种在了那棵白蜡树下。那并非纯粹是爱情的渴望，也并非仅仅是对财富的渴望，更不是唯独渴望荣耀，而是这一切的混合体，一种难以揣度的、不可言喻的“渴望”。

九

佩利多斯鼓励我多看戏和接触文学。卡门则常带我去看电影。

读书是种乐趣，对我来说又是那么新鲜，我很快就变得

嗜书成癖了。我的头脑好似一块海绵，吸收呀，吸收呀，不停地吸收，但永远也装不满。晚上我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一直读到凌晨一两点。在办公室里，仅有的一点儿空余时间都用在阅读上面，就是去饭馆也把正在读的书带在身边，巴望卡门某一天不来时，好一边读书一边用餐。

佩利多斯给我送来国内外各种流派的文学作品。我的这位朋友特别喜欢墨西哥、西班牙和法国作家。在他的影响下，我逐步地改变了人生观，懂得了我原来的生活是何等的乏味和不合时代潮流，从而决心鼓起最大的勇气生活下去。

生活是美好的，它意味着爱；意味着痛苦和幸福；意味着忍饥挨饿；意味着名扬四海，当然也意味着很快会接受第一个吻或第一记耳光……

阿纳托尔·法朗士①的作品使我愕然，使我眼花缭乱。阿尔特米奥·德·巴列·阿里斯帕②和鲁文·罗美洛③的作品，既使我发笑，又使我气愤。马里亚诺·阿苏埃拉④、西罗·阿莱格里亚⑤和许多其他作家的作品，则使我更爱别人

---

①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法国最著名的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作品有《希尔维斯特·波纳尔的罪行》《友人的书》、《金色诗集》、《红宝石戒指》等，1921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② 阿尔特米奥·德·巴列·阿里斯帕（1888—1961），墨西哥作家，著有《过去的时光》等书。

③ 鲁文·罗美洛（1890—1952）·墨西哥作家，著有《皮托·佩雷斯无益的生活》、《我的马、我的狗、我的枪》等书。

④ 马里亚诺·阿苏埃拉（1873—1952）当代墨西哥文学的代表作家，现实主义作家，作品有《莠草》《在底层的人》、《违禁的道路》等。

⑤ 西罗·阿莱格里亚（1909—1967）秘鲁著名小说家。作品有《金蛇》、《饥饿的狗》。

——译注。

而不去理会那些教区神父的冗长说教和我教母的伦理道德。更令我欣喜的是，我在佩雷斯·加尔多斯的作品中，透彻地了解到我所认识的所有“十全十美的夫人”的虚伪品德。

戏剧使我着迷，舞台就象一本书，只是人物从书中跳出来，变成了有血有肉的形体。我多么羡慕那些演员啊！我觉得他们几乎个个都那么美，那么丰姿绰约，优雅而风趣。我尤其敬佩他们的演技，他们可以表演各式各样的生活，维妙维肖地扮演形形色色的人物。

卡门经常陪我去影院。每看过一个影片，几天后我都做着罗漫蒂克的梦。

这些如此新鲜的情愫，使我在教母死后的一年中的生活显得比她在世时任何一年都紧张。然而这一切变化都是内心的，从外表上看，我依旧是原来那个腼腆胆小的姑娘。

一天，我和卡门聊天时告诉她我打算利用周六休息发半月薪的机会去买两块衣料。

“去吧，这就对了。”她认真地说：“不过，假若你不想再作象你身上穿的这种衣服的话，还是让我陪你去买两件成衣吧。看你身上穿的这件衣服，简直和乡下人装土豆的大麻袋没什么两样。我亲爱的朋友，凭你这漂亮的身段，你没有权利……”

我觉得自己的脖颈好似被击了一掌。我的身段漂亮吗，这话从何说起！肯定是卡门戏弄我。她实在是不应该，一个人长得丑有什么过错！

虽然我对自己的身段心中有数，但她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还是牢牢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令我百感交集。晚上我谢

绝了佩利多斯的邀请，并没有去墨西哥旧城散步，而是关在自己的屋子里。我站在大衣柜的穿衣镜前，披着那件宽大的衣服进行自我欣赏。我一下惊呆了，简直是奇迹，我整天坐在办公桌旁，体型怎么发育成那个样子？乳房高高地隆起，双臂鼓得象圆球似的，这和短短的腰部形成明显的对比。真羞死人了！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实情就是如此。不错！卡门说对了，我的"身段是漂亮的"。我撩起裙子，露出大腿，发现下肢同样出现了奇迹。

我之所以没有早发现这种变化，实在是因为鬼迷心窍，一直太小看自己了。我激动地躺在床上，思潮起伏。我觉得单凭我这羸弱的身体大大发福这一点，成功的大门就已经在我面前打开了。我记得在提及我母亲的容貌时，堂娜·玛利亚尼达常常这样说："她的身材还是很魁梧。"这话真是对极了，托上帝的福，我到十九岁上就继承了母亲的身体素质，可同她的体型相媲美了。我满意地在清爽的被单中舒展开新发现的丰满的身躯，准备甜甜地进入梦乡。

我完全按照卡门的意见去办，买了一件方口领、袒胸露肩的黑上衣，穿上它委实显出"女人飘逸的丰姿"。我还买了一件深蓝色的高领衫，虽说看上去很朴素，可也有它自己的独到之处，它使身体各个部位的轮廓，显得清清楚楚。卡门喜形于色，连连夸我面目一新判若二人，当然也没有忘记提醒我，这完全是她的功劳。

"我说，朋友，你可真是脱胎换骨，艳如桃李了。"她笑逐颜开地对我说，"等着瞧吧，下星期一你穿上新装去上班的时候，看你办公室里那帮老家伙以怎样的神色看你吧。赫尔特

鲁蒂达斯准会忌妒得要命，气得脸色发青。真的，这个老妖婆从来都不跟我打招呼，好象你没有给我们介绍过似的……好吧，下次发半月薪的时候，我们再去买鞋。”

我心里琢磨着，我绝不可穿那身衣服上街去，那实在太叫人难为情了。卡门似乎猜中了我的心思，因而她急切地对我说：“我看你现在就穿上这件黑衣服。对，对，我们去看电影，我请客。快把蓝衣服和你的土豆口袋包起来吧！”

我一再反对毫无用处，她不仅要把我这样半裸着体——我是这样认为的——拖到街上去，而且还轻轻地给我抹了一点儿口红，在面颊上淡淡地擦了一点儿粉，并把我的发髻放开，让头发轻盈地披散在双肩上。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变化确实引人注目。

镜子里映出的影子真的是我吗？这个摩登的姑娘，怎么可能在阿特卡波萨尔科规规矩矩和默默无闻的生活中埋没了那么多年？

“星期一我送你一瓶口红，一瓶胭脂，一盒眼睫膏。你的睫毛那么长，又那么乱蓬蓬的，几乎让人看不出你有一双美丽的绿眼睛。”

有生以来，在我走过时破天荒地引起了男人们的注意。我是多么愿意走啊，走啊，在一片礼花似的赞美声中，全身颤动着，永不知疲倦地走下去。开始我还有点儿慌乱，之后马上就镇定自若了。我几乎是无意识地快步走着，让鞋跟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效法着我朋友走路的姿势。我感到自己过去仿佛是一直关在灰暗的地牢里，今天才刚刚得到自由，步入了阳光明媚、充满欢声笑语、绚丽多彩的世界里。

没有比这更动听的语言了："天哪，你真是美极了，亲爱的！"这仅仅是一声赞叹。为了不对那些恭维我的人喊出"谢谢"二字，我只好竭力控制自己。

我继续这样得意洋洋地走着，展示着我的丰姿，试穿着我的新衣。我的朋友慈母般地微笑着，她肯定知道我心中也是乐滋滋的。

十

可是，佩利多斯不喜欢我和卡门交往。

"您认为她是坏人吗？"一天，我不安地问他。

"我的孩子，"他答道，"你总是言过其实。坏人！我活了大半辈子，看到的真正坏人是寥寥无几的。当然罗，有人是自私的，有人是忌妒的，特别是有人是愚蠢的。然而我不认为你的朋友是坏人。相反，兴许她是个挺好的人。眼下她不惜工本地改造你，很有可能把你拉下水，把你往虎口里推。我们不要去责怪她，她认为这是为你作好事，你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自己有时也是这么想，尽管当我看到老奸巨滑的卡拉萨先生用贪婪的目光注视你时，我恨不得剃光你女友的头，再插上羽毛让她去示众。你的变化是那么突然，我尚未从惊讶中清醒过来。我说不清是应该为这一变化高兴，还是为这一变化难过。我要祝贺你，因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美貌几乎是幸福的亲兄弟。然而话又说回来，你的心灵使我感到不安，我不赞成你那摩登的外表。你有一种"热烈的天真"，当这"天真"隐藏在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小姑娘身上时，并没有多大危

险，可现在，由于卡门·科隆使你变成了所谓"美极了的女人"，它便可能招来巨大的不幸。玛尔塔，尽管你读了不少书，可你对生活仍然是一无所知的……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说你的朋友吧，概括地讲，我认为她是一个轻浮的女人，是个愚蠢的女人。她的一切行为都是听凭她那简单头脑的支配。我之所以不同意你与她交朋友，是因为担心她会把你引入一个和你的性格格格不入的生活环境。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你很清楚，我不是装腔作势的人。我实在害怕你爱上一个你根本不了解的男人，害怕他占有你的肉体，而抛掉你的灵魂……可是，我这些话使你害臊了……请原谅，小玛尔塔，我真不愿看到你出事……说说看，卡门下班后去干些什么？她有没有男朋友？倘若有，那又是谁？"

"我不认识她的男朋友。她总是说某一天要把他介绍给我，可至今尚未见到他。我唯一知道的是他叫路易斯，可卡门一向管他叫'我的小猴子'。"

我们两个人都笑了。

有一天晚上，我睡得很香甜，突然间前厅传来一阵哈哈大笑，震耳欲聋的砸门声把我惊醒。我以为是我那位邻居，财政部的职员喝醉酒回来了，尽管他是个稳重的人。这时，我清楚地听到在声嘶力竭的吵嚷声中有人呼唤我的名字。我的上帝！原来是卡门，她在大声喊着："玛尔塔，活见鬼，你到底开不开门？"我象一个上了发条的玩具娃娃似的一下子从床上蹦下来，披上晨衣匆忙就往楼下跑，为的是去制止那儿的吵闹。

到了门口一看，我吓得魂飞胆散。虽然我拚命往下跑，女房东还是抢在了我的前头。她死死地把住已经敞开的大门，极力阻止卡门进来。卡门旁边站着一个男人，他们都喝得醉醺醺的，拚命想推开堂娜·卡罗利娜挤进来。我赶到他们跟前的时候，卡门已经抓住那位贤良有德的太太的头发，正想把她的脑袋往门上撞，同时又用污秽不堪的语言破口大骂。看到我到场她更凶了，冲着我嚷道：

"玛尔塔，告诉这个老巫婆，叫她乖乖地让我们进去，我要把路易斯介绍给你。"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这样卡门！"我一边央求，一边死命地去掰她的手。

女房东趁势猛一使劲，终于从卡门手中挣脱出来，并且反手用力搡了她一下。我的朋友摔了个仰面朝天，手里攥着对方的几缕头发躺在人行道上。趁她来不及起身，女房东赶忙把门关上。两个醉鬼在门外骂得更凶了，门砸得更响，后来肯定是因为累了，他们才不得不离去。临走时卡门还象行告别礼似地吵给我听："玛尔塔，你这个大笨蛋，真不够朋友……"

最后只剩下女房东和我了，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要比罗得①的妻子变成的盐柱还要僵直。然而，我的不速之客的脚步声刚一消失，女房东就立刻转过身来，对我大发雷

---

① 《圣经·旧约》：罗得为亚伯拉罕的侄子。所多玛被毁灭时，他得到天使的救援而幸免。出逃时，神灵告诉他不可回头看，也不要在平原上站住，要往山上跑。但其妻不听，因后顾而被化为一根盐柱。
——译注。

霆。她眼中的怒火是如此可怕，以致我不禁战战兢兢地往后退，象是要躲开挨打似的。

“你，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东西，天一亮就给我滚，我不要婊子住在我这儿！”

吵架的时候，楼梯上挤满了看热闹的房客。我羞得无地自容，浑身哆嗦着从他们中间挤过去上楼。我象钻进庇护所似的一头冲进房间，把门一关，倚着它站在那儿。就这样我哭啊，哭啊，也不知绝望地哭了多久，只觉得永远也洗不掉刚才那两个人抹在我脸上的耻辱，让人看到原来的玛尔塔。

晨光熹微，我感到更加痛苦。在另一个可怕的时刻里，我也曾看到过这青灰色的光线，当时它从窗子里悄悄地射进来，照在墙壁的高处，然后慢慢地下移，最后直射在我慈悲的教母躺卧的灵柩上。我与教母在一起时，曾多少次无意识地想从她的保护下挣脱出来呀。可在她身边，我从未受过一次这样的污辱。此时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到教母对我的保护是何等重要啊！

那么，我必须尽速离开这里，绝不想再看到女房东和目睹我受辱现场的任何人。我匆匆忙忙地穿上衣服，拖出那只瘪瘪的破箱子，把所有的东西抓过来一股脑儿塞了进去。我很快算好了全部应付的房钱，把它留在床头柜上，然后便悄然穿过走廊下了楼。来到大街时，我才轻松地舒了口气。

我拔腿走动起来，也不知在这个时候要到哪儿去，尽管我无意识地走向了办公室。当我看到大街上冷冷清清只有我一个人时，不禁感到不寒而栗。我决定到咖啡馆去，与其说

想去吃点儿什么，倒不如说是去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为了在那儿消磨时间，我要了一杯牛奶。此时的咖啡馆里只有两个工人模样的顾客，他们好奇地盯着我。那大概是因为我神色很狼狈，这么早就到了这儿，而且满脸泪痕。

终于熬到了上班的时间。我打算在那个女房东来告状之前，就把昨晚发生的一切向冈萨雷斯先生做出解释。特别是，我巴不得见到佩利多斯，拉着他的手，在他那如此慈祥的眼睛里照一照自己，因为只有他那双眼睛才能看透我内心的一切。

可是不凑巧，我的老朋友没在那儿。我将永远感激卡拉萨先生那天的谨慎态度，他明明看到我拿着箱子，泪流满面，他感到异常惊讶，却一句话也没有问。

两个小时过去了，佩利多斯还没到，我决定问问卡拉萨先生是怎么回事。

"他上午不来，下午一点钟才到。玛尔蒂塔，他要去收很多账。不过，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将尽力而为……"

他的话使我多少得到了些安慰。我在绝望中开始担心，我的老朋友是否出了什么不测之事。工作起来使我平静了一点儿，泉涌般的泪水也止住了，只是依然连连叹息。那叹息仿佛发自心底，不住地摇撼着我的身躯。

冈萨雷斯先生到了。他照例低声说了句几乎听不清的"早安"，转身就消失在写着"非请莫入"的房门后边。机会来了，可是一种难以克服的怯懦使我不敢去向他讲述那件丢人的事。于是我找出种种借口，一次次推迟同他见面，直到他按铃叫我进去，我决心趁机顺便把事情说说清楚。

然而我没有达到目的，我看到冈萨雷斯先生站在他的办公桌后边，身旁是赫尔特鲁蒂达斯，后者正用一种空前严酷的眼光死盯着我。

不妙！我开始感到自己象是站到了两个法官面前，这时我的上司声色俱厉地讲话了：

“喂！您听着，今天早上卡罗利娜太太往我家打了个电话，把昨晚发生的事告诉了我，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您居然干出这种事情，让我丢面子，真想不到。不过，也好，这对我是个教训……我叫您来是要告诉您，这是一座正派的公寓，任何一座这样的公寓都不会接待您这样的人。拿去吧，这是您三个月的工资和解雇金①。把钱数好，签字后马上离开这里。”

我的心好象针扎似地紧缩在一起。

“可是，先生，”这新的一击把我打进了闷葫芦，我象个傻瓜似地结结巴巴地说，“可是，如果我……我没有……赫尔特鲁蒂达斯了解我，她知道……”

那个女人的目光逼得我不敢再说下去了，我怕极了，她向我投来她平常惯有的高傲的目光，那是充满仇恨的目光，一种发自内心的愤恨。

“我不了解您，过去我只了解堂娜·玛利亚尼达，今天才真正认识您了。”

啊！我要是个男人，是个强者，该多好啊！果真如此，我一定狠狠地揍他们一顿，把那些伪君子打个鼻青脸肿，堵

① 按照墨西哥政府规定，凡是企业和公司解雇职工，都要付三个月的工资和赔偿损失的解雇费。

——译注。

上他们的臭嘴，让他们不能再血口喷人颠倒黑白。

我拿起钱，在收据上签了字，头也不回地冲出那间“非请莫入”的办公室，顺手提起箱子，呜咽着从楼梯上跑下来，打定主意去葬身在有轨电车的铁轮下。

如果不是上苍有眼，使我在最后几节楼梯上摔倒滚下去的话，我肯定要成电车轨上的冤魂。我力图从楼梯上站起来，好继续疯狂地跑下去，可是，刚爬起来就又栽倒了。

我的右脚剧烈地疼痛，以致使我暂时忘记了自己还活在世上。求求谁发点儿慈悲吧，千万不要玷污我的灵魂，别再折磨我了。噢，万箭穿心一般的疼痛啊，你倒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得以活下来，功劳全在于“巨痛”。

我坐在最后一节台阶上，根本站不起来。我不知道上边的人是否听到我摔下来，反正没有一个人出来问一问。我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佩利多斯的到来。

是卡门第一个从这儿走过，她是去饭馆用餐的。看到我时，她茫然失措，踌躇了几秒钟，不知是该走过去，还是停下来，最后她还是进来了。说来奇怪，见了她，我的怒气一下飞到九霄云外，只是感到无边无际的痛楚从心中扩散开来。

“你坐这儿干什么？”她亲切而恭敬地问我，“不舒服了？好，我来帮助你，咱们一起去吃饭吧！”

我告诉她我的脚可能骨折了。

“我雇汽车送你回家。”她殷勤地说。

“我没有家，谢谢你。”我冷冰冰地回答。

她的脸唰地一下红了。

"好吧，那就上我家去。"她不好意思地说。

她的温顺反而使我火冒三丈。我一口气把因为她的过错而使我遭到的不幸全都说了出来。

"我不想去你家，我要等佩利多斯。"我斩钉截铁地说。

她听了我的回答，似乎并不感到委屈，因为她对我的一切不幸也太愤慨了。

"这个贱货！比瘟疫还可恶。这一切有你什么责任？我好象看到了赫尔特鲁蒂达斯这'母骡子'高声大气撒野的泼妇样。这个伪善透顶的婊子！让你知道好了，她是冈萨雷斯这个老色鬼的姘头……"

"不，这不会……"我好心地提出异议。

"为什么不会？这是真的！"她气呼呼地打断了我的话，"这事瞒不了我，我是有根有据的，一天晚上，我在妓院里看见她跟冈萨雷斯在一起……"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了：卡门言之有理。我记起了赫尔特鲁蒂达斯的母亲讲过的她经常加班到深夜十二点的事。如今真相大白，她加班并不是在办公室里做事。同时我也记起了佩利多斯一些吞吞吐吐的话，再说卡门是在一家妓院看见他们在一起的。噢，不过，那么卡门也是妓女了！我的天哪！这么看来，这一切都是肮脏的，一切都是下流的。

也许是天公作美吧，这时佩利多斯出现了。为了不让卡门过于难堪，我只是扼要地把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他满脸愁云地沉思了片刻。

"行了，我知道该把你送到哪儿去。"他终于说道，"我住的那家旅店没有一间空房子，不过，我有个老朋友倒有一间房

子要出租……你去那儿很合适。现在最要紧的是要让你躺在一张床上，尽快找医生来看看脚。”

他咚咚咚跑上楼去把卡拉萨先生找下来，两个人和卡门一起小心翼翼地把我架到汽车里。佩利多斯跟我一同上了车，他吩咐司机把我拉到五十七号大街。

卡门站在人行道上挥手向我告别，两眼噙满了泪水。

十一

在简陋的客厅里，我坐在沙发上，把包扎着绷带的脚放在一把椅子上，一边儿织着毛衣，一边听玛利基塔没完没了地谈天说地。玛利基塔是布拉沃家的大女儿。佩利多斯在我走投无路的那一天把我送到这儿。

象这样温暖，这么和睦美满的家庭，我还从来没见过。那是一个八口之家，可敬的老妈妈叫梅塞蒂达斯，她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

前些年，他们曾组织过一个剧团，在共和国中部的小村镇上巡回演出，演的都是上个世纪著名的但又是华而不实的节目。直到今天，遇有机会，他们仍然演出，而这种机会也不算太少：比如为贫民区的某个教堂进行义演。而到一定的季节则在郊区电影院里演出风流戏，并收取一定的报酬。每次演出，都是全家登台，加上两三个朋友，他们都是老演员。就连那个老妈妈也要找个隐身处充当提台词人。

领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佩利多斯曾提醒我说：

“我送你去的这家人，就好象一笼子发疯的鹦鹉，但是

都是厚道人。我保证你到那儿会跟他们合得来，爱上他们，他们也会喜欢你的。全家唯有老妈妈是个明白人。我可以预先告诉你，在那儿你会生活得很幸福，而且会很开心……等着瞧吧。”

果然不错，我看到的正是这样。不久我就爱上了他们全家人，特别是那个老妈妈，她对我比别人更热情，把我看作她的第六个女儿。我也爱那些姑娘们，她们中间三个大的已显出老相，简直和她们的母亲看不出年龄差别。我成了她们真诚的朋友，和两个男孩的友谊同样很深。

女孩子当中只有二姑娘结过婚。她在十五年中间受尽了丈夫的折磨，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丈夫一死，她便回到了家里。大概是出于对她结婚的一种说不出的忌妒感，尽管婚姻给她带来种种灾难，姊妹们对她都还是有点儿傲慢。这些四十至五十五岁的嫁不出去的老处女，几乎待她如同女仆一般。二姑娘叫卢佩，性格缄默，差不多整天关在厨房里刷地板，洗炊具，把锅擦得锃亮，摆放得有条有理。除了老太太谁也不把她放在心上。

玛利基塔是长女，心肠慈悲，富于狂想。人长得十分难看，但却象松鼠那样活泼愉快，讨人喜欢。她和她的妹妹们一样，待我很好，在我脚伤期间，象慈母那样对我悉心照料，并亲热地用“你”称呼我。在她看来，我对她那些靠美好的愿望而胡编乱造的故事能洗耳恭听，委实是难能可贵的。归根结底，是她的要求很低，只要她能长时间的独白，她也就感到满足了，既不要评论，也不要回答。我是有兴趣时就听她唠叨，厌倦时就作罢，对此，她居然毫无觉察。我们就

这样在一起打发着时光。她讲她的故事，我想我的事情，同时手里织着毛活或缝补衣裳。

她喜欢给我讲她们家黄金时代那些光辉灿烂的业绩。对此，我心中有数，懂得怎样应付得令她满意。因为佩利多斯曾跟我说过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屡遭贫困，甚至有出现灾难的历史。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严肃认真地听玛利基塔讲述。她津津有味地对我说：

“……要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客厅啊！那是什么样的花园呀！好吧，我只需告诉你我们吃早点时都喝香槟酒，你就可以想象得出我们当时阔气到什么程度了……”

或者说：

“我们住宅的花园是那样大，硬是有一条河从中央穿过去，我常常在河里洗澡。有一次我们不得不离家去巡回演出，回来时我发现我放肥皂的地方草都变香了。肥皂是我六个月前洗澡时放在草地上的……”

她还说：

“当时我长得漂亮极啦，天仙似的（可怜的姑娘身高仅一米五五，黑黑的，大嘴巴，小眼睛，而且眼屎不断），求婚的人踏破门槛。我有一个法国情人，一个英国情人，一个德国情人，一个西班牙情人和许多墨西哥情人，对了，甚至还有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黑人跟我很要好……”

卡洛塔排行第三，她象大姐一样身材矮小，但皮肤洁白，头发是栗色的，一双蓝眼睛闪烁着狡猾的光辉。她的鼻子很尖，小嘴巴薄得象片纸。在我眼里，她是全家最聪明也是最好逸恶劳的人。实际上她什么都不干，整天往椅子上一

坐，脑袋上顶个黑坎肩，抽着她的栀子叶①香烟，对别人指手划脚，吹毛求疵。姐妹们都怕她暴烈的脾气和那张尖酸刻薄的嘴。不过，她人并不坏。

四姑娘叫贝亚特里斯，虽已年过四十，但仍为姐妹们中间唯一的美人。她在演出中总是担任主角。我觉得她是唯一有资格讲讲自己的人，尽管她讲的事情并不一定十分有教益。当时她是一个经营保险事业的退休演员的意中人。那个男人每天晚上都来看她，他们在那黑乎乎的楼梯上聊上一会儿。她除了有表演天才之外，还是手巧的裁缝。靠这门手艺，挣的钱相当可观。

安赫利娜是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总以为自己是个孩子，整天和洋娃娃们过家家玩儿。玛利基塔是把刺绣好手，给洋娃娃们的房子里做了床单、钢琴罩、台布以及其它装饰品。安赫利娜对所有愿意听她讲的人都不厌其烦地重复"她是最小的孩子"。她不象贝亚特里斯那么漂亮，但也不象其他姐妹那么丑陋。倘若不是她那可笑的孩子气，她完全不为人所注意。她这种滑稽的老小孩脾气，大部分责任在家庭其他成员身上。他们对她一口一个"孩子"，从不允许她单独外出，甚至去门口都要有人跟在后边。

"我不明白你怎么敢一个人出出进进。"她对我说，"我想要是我的话，不是被汽车碰着，就是被男人抢走了。"

我觉得她讲的最后一句，未免有点儿言过其实。

---

① 一种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子有浓香，并可入药。——译注。

两个男孩也是各有特点的，佩德罗的年龄在卡洛塔和贝亚特里斯之间。简言之，他是个好人。他肩负着供给全家吃穿的重担，因为虽然贝亚特里斯为外人缝衣服，但是挣的钱几乎全部花在自己身上。只要看看她的穿着有多阔气，这一点就完全清楚了。相反，可怜的佩德罗即使身兼多职，整日忙得不可开交，却穿得不能再坏了。他是职业摄影师，有一架相机，两个背景幕：一个是东方宫殿的院子，一个是海景。他的主顾通常是些女仆，她们很喜欢他给她们拍的照片。她们在那些照片上或者象在阿兰布拉宫[①]里，或者象在海边呼吸着带咸味的空气。但是，始终不变的是，每次都坐在弹钢琴的小转椅上。

除了摄影之外，他还在农业部有个工作。这还不够，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他还教授"戏剧艺术和朗诵"课。谁要是没见过佩德罗在舞台上的表演和上课，谁就等于什么也没见过。他是古老戏剧流派的崇拜者，表演起来，又是作怪相，又是打手势，又是揪头发，又是打嗝儿，又是大步流星地走来走去，直到汗流浃背才肯罢休。这几项，出汗是最重要的，他把出汗看作是衡量戏剧艺术成就的尺子。汗水流得越多，艺术造诣也就越高深。所有墨西哥演员，无论是现有的或者将来的，和他相比，都只不过是些俄国卖咖啡的女人，好的充其量也只能跑跑龙套。在墨西哥戏剧的天空里，只有他是光芒四射的，他是彗星，别人都是蜡烛。佩德罗的弟弟叫贝贝，他是整个家庭的缩影。他得了疯病，是完全确诊

---

① 摩尔帝王著名的宫殿。

——译注。

了的疯子。整天穿着破衣烂衫坐在屋顶的平台或厨房里，反复琢磨他过去演出的戏剧中的一段段台词。

他是个绝对平和而不闹事的疯子，每当看到他那双光亮的眼睛，那张非常肮脏的脸，那堆乱糟糟的胡须，人们仍旧是心惊肉跳的。如果不是要口吃的，他从来不跟别人讲话。后来我成了他的好朋友，我给他去买香烟，他总是高兴地笑着从我手里抢走。

在我养伤的三十多天里，他们一家人都对我体贴入微，照顾得十分周道。

佩利多斯每天晚上都来看我。我们谨慎地避免谈及办公室的任何人，更不提及我离开那儿的事。他总是用风趣的语言评价我那些初交的朋友，逗得我眉开眼笑。

然而，那场冤屈在心灵上给我留下的隐痛永远难以抹去。有时候我好象觉得那些苦痛从胸中翻滚上来，象魔鬼似地逼得回过头去。

一天晚上，佩利多斯在我面前赞扬他带来的一本书，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我实在忍不住了，猛地打断了他的话：

“你怎么从来不跟我提起他们呢？他们还认为我是堕落的女人吗？”

我的朋友露出十分难过的表情。

“关于‘他们’，我能跟你说什么呢？他们不是那种令人喜欢，值得惦念的人。再说，他们也从来不提起你，至少在我面前是这样……那一天你总是忘不了，玛尔塔，我从你愁眉苦脸的样子看得出。设法振作起来吧，要有勇气，相信自己能做到这点，因为说实在话，你比他们都能干，都纯洁，他

们想什么说什么，跟你毫无关系。你知道你的生活比他们所有的人都清白、充实、光明磊落，这些对你还不够吗？

“不！”我真诚地回答，“坦率地说，这对我还不够，我要他们也懂得这一点，并且承认这一点，从而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给我带来的痛苦表示悔恨……我要上帝惩罚这些人，并让他们明白受了惩罚是因为在我身上他们欠了债……”

“对，他们的牙疼也好，脚疼也好，都要到大街上公之于众：‘我们受这种惩罚是罪有应得，因为我们错怪了玛尔塔·洛佩斯。’算啦，孩子，你不必过分看重他们，他们不配，因为是最卑鄙的忌妒使赫尔特鲁蒂达斯咬牙切齿地恨你，而冈萨雷斯把你赶走，是出于维护他伪善的道德，不让人发现他的不体面行为。你是忌妒和虚伪的牺牲品。你应该让他们看到，面对这种打击，你振作起来了，而没有消沉。”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的朋友跟我谈了好一阵子。我一边听一边默默地流泪，泪水顺着面颊淌下来，似乎减轻了淤积在我胸中的苦闷。那天夜里我睡得很香，醒来时好象完全治愈了心头的创伤，不再感到痛苦。

同样，卡门的情况也常使我思潮翻滚，她怎么能是个……啊，那就是说……她有一个情夫？我早就知道不结婚就委身于一个男人的女子是沉沦的女人。她们没有道德，没有宗教信仰，没有良心。按照堂娜·玛利亚尼达的说法，是“坏得不能再坏的人”。但是我知道对卡门不能这么说。我很清楚她是个天主教徒，虽说称不上虔诚，但至少还是严守教规的。尤其是，看得出她有一颗慈悲的心。她无私地周济所有无依无靠的人。我记得在达古巴和阿连德大街的拐角处总有一个

站着求乞的老太太，她满脸青紫色的赘瘤，活象一只火鸡，样子吓人。尽管如此，可卡门每天走过那儿时不仅给她二十个生太伏，还都要跟她聊上几句，问问她的身体，谈论几句天气。老太太感到这问寒问暖的话千金难买，似乎比对那些生太伏更令她感激。看到卡门走过来，她咧开畸形的嘴，露出骇人的微笑，那双埋在赘瘤中的豆粒般的小眼睛映现出亲切而欢愉的神色。

我还记得有一天，一辆汽车撞了一只小狗，对这一悲惨的场面，卡门的眼泪象断线的珍珠似地滚滚而下。她想把那个可爱的小动物抱到人行道上去抢救，小狗疼得令人撕心裂肺地嗷嗷叫着死在她怀里。

慈悲并不是她唯一的美德。她还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忌妒。因此不能说她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没有道德，没有良心的沉沦的女人。那么应该怎么看待卡门呢？她是那些女人中的例外，还是善恶、真伪、美丑的概念要比我教母所规范的更为广阔呢？

十二

这一天，我终于能自己下楼了。为了给瓜达鲁佩圣母还愿，我要去大教堂，卡洛塔陪着我。我必须从教堂的门口双膝跪地，一直蹭到祭坛前。只有这样，才能不使我变成瘸子或留下什么后遗症。卡洛塔一向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这次与我一同外出，她自然当成一件大事。而我在家中关了一个月后重见明媚的阳光，也感到心旷神怡。甚至嘈杂的汽车喇

叭声，在我听来都好象小铃铛那样清脆悦耳。

我们乘有轨电车到小镇去。离小镇越来越近了，当想到在圣母前还愿的情景，我开始感到不安了。“要有人的尊严！”倘若教母在世的话，她会这样训诫我的。眼下虽说没有教母了，但我一想到要在睽睽众目之下跪着行走，也委实感到难堪。羞愧又加上为有负教母的训导而感到内疚，两种感情将我推到了烦恼焦虑之中。

我向卡洛塔讲出了自己的心事。

“你就为这个觉得难为情吗？得啦，傻瓜！你要愿意的话，我陪你一块儿跪着走，省得你一个人不好意思。”

下了电车，我们在无数的小摊中穿行着，神圣的教堂前，仿佛变成了繁华的乡间集市。“买小饼啊，买小饼……尝尝小饼吧……”小贩们简直要把喷香的小饼放到我们手上，塞到我们嘴里了。这是小镇的特产啊！卖圣像的小贩一排排站在那儿，比比皆是，其中卖瓜达鲁佩圣母像的最多。这倒使我一时想起了来此地要办的第一件事。一串串念珠象烤肉串似的挂在长长的木拐杖上，色彩斑斓，参差不齐。最短的只能用来装饰布娃娃，最长的可以在修道士的肥胖的大肚子上绕一圈。

走到教堂的大门前，我跪下了，仿佛一个人跳进水里。我低垂着眼睛，不看任何人，立即快速地挪动双膝。卡洛塔确实言而有信，她也跪在我旁边。我两眼焦急地寻找着圣像，当看到那张温柔的棕色的小脸时，我忘掉了一切羞怯，虔诚地来到了圣母脚下，用目光亲吻了她，同时满怀激情地轻轻地说了声“谢谢”。我感谢她治好了我的脚，感谢她为我找到

了象布拉沃这样的好心人家，使我过着温暖而愉快的生活。看到我身旁的卡洛塔热心地祈祷时，我走了一点儿神。她也在感谢圣母为她安排了恬静的生活，还是有什么另外的祈求？卡洛塔祈求什么呢，可能与我一样，希望圣母给她指出一条生活之路。但是我看不出这个可怜的姑娘有什么别的道路可走。在我看来，新博士庞洛斯在评判别人生活时，一定会说根据我的女友的条件，她的生活已经是再好不过的了。

至于我的生活，那又另当别论。我觉得我好象置身于黑暗之中，面前是一道紧闭的大门。我预感到这大门顷刻就会打开。可是，在大门的后边等待我的是什么，我却全然不知。我感到十分恐惧，恳求圣母能紧紧牵着我的手，在我期待的生活中给我以引导。我既不愿过唐娜·玛利亚尼达那样简朴的生活，也不愿过卡门那种放浪行骸的生活。

我所追求的是一种介乎于两者之间的生活，求求您，圣母！

人生艰难的旅程开始了。

“本处招收年轻美貌、懂行称职的开票员。地址：五月五日大街……”

这是一个漂亮的办公室，不同年龄的职员，全都衣冠楚楚。姑娘们个个标致动人。

我被带到一个中年男子面前，他神色非常严肃。

“您请坐，干这一行您有经验吗？”

“是的，先生，开票员的工作我已经干过一年多了。”

“好极了，您的介绍信？”

“先生，我没有介绍信。”我结结巴巴地回答。这个没有预料到的细节，把我弄得惊慌失措。

“不过，您不是说您以前干过这工作吗？我想您可以去要介绍信的。”

“不，先生，”我一副窘态地回答说，“您看，我离开我工作的那家店子是因为……因为一件十分不愉快的偶然事件，而且我认为我在这一事件中没有任何过错……这您完全可以相信我。”

“啊哈，很遗憾，小姐，我们有规定，只收持有介绍信的人。”

实在粗野无礼！他重新埋头去阅读他手中的文件，一点不再理睬我。

面对这一打击，我的心再次沉重起来，感到很憋闷。那些人的不公道行为继续在追随着我，折磨着我。

我真想抽那个傲慢家伙的耳光。他刚才毫无道理地侮辱了我，不问青红皂白，轻率地决定了我的命运，那大概是有老板支持的。

人们向我投来怜悯或者是感到好奇的目光，先是在电梯上，随后是在大街上。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水夺眶而出，顺着面颊扑簌簌地流下来。这样的流泪对我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此处招收速记打字员，地址：华雷斯大街……”

这回我可不能再被弄得措手不及了，我知道应当如何应付他们了。

“介绍信？先生，我没有。因为我是第一次出来找工作……”

“啊！就是说，你以前没有工作过？这我很遗憾，小姐，这儿需要的是有经验的人，我们可不想白费时间去培养新手。”

为什么，为什么有人在给你当头一棒的时候，先还冠冕堂皇地说上一句“很遗憾”呢？

“招收年轻小姐，工作轻松，报酬优厚。地址：……号。”

这一次占卜吉凶的硬币会倒向哪一边呢？直到现在，它总是给我带来厄运。这里是需要介绍信呢，还是需要工作经验？

那是一座破旧的居民楼改成的营业处。二楼的一个办公室门向走廊开着，里面摆着积满污垢的几乎要散架的藤制家具。对着屋门放有一张木制写字台，和其它同样肮脏的家具。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他面容粗俗，尽管神色温柔，但让人一看便感到厌恶之极。这是搞什么生意的商号呢？

“您是看到广告来的吗，小姐？好极了……我想咱们能把事情谈妥。”他一边说，一边厚颜无耻地从头到脚打量着我，我的脸唰地一下红了。“工作非常简单，不需要什么经验，而且薪金很可观，一小时二十比索。”

“好的，可是要我做什么工作呀？”我问道，听说给那么高的酬金，我非但没有高兴，反而起了戒心。

“请允许我，小姐。这事我下边就讲……可是您请坐呀，请坐……”

我在一把椅子边上坐下来。这里的一切，从跟我交谈的人到那些肮脏的家具都使我感到恶心。

“我们这个机构遐迩闻名，信誉卓著，你知道吗？我们就是专门为象您这样漂亮的姑娘安排工作的。”

“好了，我的先生，别兜圈子了。我现在要知道的是我要干什么工作？”我又追问道，开始有些不耐烦了。

“工作很简单，我已经对您说过了。请允许我提醒您，我们每小时付您二十比索。（在他嘴里，这二十比索俨然是二百比索。）我们向墨西哥最著名的画家，雕刻家提供模特儿，懂吗，……您只要在他们面前摆好姿势就行了……当然罗，有时候需要裸体，这是可以理解的，艺术嘛……总而言之，这件事再容易不过了，可我们每小时给您二十比索。想想看，要是您一天工作三小时，那就能挣到……”

没等他说完，我转身就向门外跑去，脸上热辣辣的，象火烧一样难受。

“请等一等，还可以商量嘛，也许一小时我们可以给您二十五比索……”

我象轰苍蝇似地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说：

“见你的鬼去吧！”

离开那儿以后，我感到浑身不舒服，好象刚才沾上了什么粘糊糊的叫人恶心的东西，恨不得马上跳到水里去洗个澡，把沾到身上的脏物洗掉。

真的，生活确实比我那善良的教母所告诫的要复杂得多。

有如在孩提时代儿歌里唱的那样，一、二、三、四，几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我不知道究竟又过了多少星期，我开始缺钱花了。如果说脚伤了，没有引起太多的麻烦，可袋里空空却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了……天哪，得病应该是有钱人的事呀！

可怜的布拉沃一家和我这个引人注目的贵客的交往实在是太不上算了！我仅仅付了他们头两个月的房钱，其余的我一拖再拖，天天向他们解释，用一旦找到工作当立即付清的话来搪塞。然而，欠债并没有妨碍那一家善心人每天亲亲热热地对待我，安慰我，甚至当我提到为屡屡不能兑现的许诺而感到不好意思时，他们听都不要听。

“你安静会儿不好吗？别唠叨个没完，谁跟你要钱了，姑娘！”玛利基塔慷慨大方地说，“真是的，你不必难过……好象我们不了解你的境况似的！别犯傻，你没看到吗，八个人吃的饭，九个人照样吃，没必要担心，多个人吃饭没什么了不起！”

我从心底里感激他们。可是，他们本来口粮就不多，现在又因为多了我这张嘴，定量进一步减少，这样的饭我实在难以下咽。于是我决定不吃午饭，只吃早晚两餐。每餐和布拉沃一家一起喝一杯牛奶咖啡，吃两小块甜糕。他们的早晚饭一向是这样简单的。我向布拉沃一家解释，说有几位朋友请我吃饭，中午便离开他家到林荫道上去消磨时光。我在那儿慢慢地走着，感到心灰意冷。

我坐在一张长凳上，为了忘掉饥饿，眼睛盯着这时在公园里玩耍的寥寥无几的孩子，嘴里嚼着一片用许多我说不上

来的粮食做成的阿拉糊。①我嚼得很慢，为的是让甜味在口中多停留一会。

起初我苦行僧的生活过得还算不错。两顿牛奶咖啡之间长时间的饥饿比较容易熬过去。可是，天长日久，我感到身体愈来愈虚弱，极想吃一点儿带油脂的东西。我相信，此时就是把一块麻絮放在润滑油里蘸湿让我吃，我也会感到心满意足。

那么说，这就是饥饿的滋味了！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玛尔塔·洛佩斯，是唐娜·玛利亚尼达掌上“明珠”，今天竟然落到饿肚子的地步，这在过去只有在圣诞节发生的悲剧故事里才能想到。

然而，当时我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瞬息间两眼发黑，肠胃激烈地痉挛，双腿打颤，这并非文学上的夸张，而是残酷的现实。事情明摆着，赤裸裸的，毫无掩饰，那就是饥饿。

我甚至深深地自我安慰起来。“可怜的姑娘！”最后终于喃喃地对自己这样说道。那时，我才领悟到“饥饿教人做坏事”这句老生常谈的全部含意。真的，那几天杀人行凶的欲望在我身上充分地显露出来，大白天就梦想着亲手把所有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全部杀死，一个也不留。也有的时候是求上帝用最严酷的方式惩罚他们。

这些杀人的念头也常常被自寻短见的想法所代替。对，

---

① 阿拉糊：一种用杏仁粉、胡桃粉，面包屑等加香料和蜜做成的甜食，似我国米花糖。

——译注。

自杀更好些。想想吧，在这个世界上谁还需要我呢？回答是否定的："没有任何人需要我。绝对没有。"围绕我的只是孤独。

我采取什么方式自杀呢？……用一颗子弹，可是子弹很难打中心脏。要么冲着脑袋开枪，可万一死不了，一辈子便成了瞎子。最好还是不动枪。服毒，灭鼠药不难弄到，这我知道，不过，这么死，除了异常痛苦之外，也不太雅观。不然就葬身于有轨电车的铁轮下，可那要落得碎尸几段。这不行，我要死后也是一个"漂亮的死者"，遗体俏丽迷人，好叫世人为我惋惜："真遗憾，多可怜的姑娘！"

对了，还有安眠药，用它去自杀最体面，我躺在那儿，睡呀，睡呀，长眠不起，直到来世转胎……不过，万一我在坟墓中醒来可怎么办呀！不行，那太可怕了，我得另想办法。

我死了，布拉沃一家和好心的佩利多斯会怎样想呢？而"那些恶棍"们会不会感到悔恨而内疚呢？我在死前一定要给这些坏蛋每人留下封信，证明我的死是无辜的，并告诉他们来生来世还要再相会。

我病态地反复这样想着，那些阴暗的念头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倒是使我忘掉了一点饥饿。不过，事实上，我在心灵深处却又在嘲笑自己，因为我毫不含糊地对自己保证说：自杀的事，我决不会去干。当我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不禁又叹息不止，重新想到了上帝。

"上帝，"我悲切地对他说，"我从不怀疑您的公正。教母生前多次告诉过我，您的意愿是不可探知的。可是，请告诉

我，我的上帝，为什么偏偏让我来承担卡门那天晚上醉酒的恶果，而她却万事如意！她在家中仍然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职业也不必发愁，可我现在正心酸地嚼着一片阿拉糊。

时光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流逝。有个下午，我正准备照例去林荫道上呼吸新鲜空气，让其充当我的口粮，卡洛塔截住我了，气冲冲地问道：

“喂！你这个大傻瓜，上哪儿去？”

“和朋友吃饭去。”我回答说，我对她那样称呼我感到惊讶。

“是吗，嗯？哪个朋友？”

“这……是鲁比达·冈萨雷斯。”

“那么昨天呢？昨天跟谁吃饭去了？”

“昨天……昨天……和……卡梅拉·马丁内斯。”

“对，昨天和卡梅拉·马丁内斯，前天和萨图尼达·奥索里奥，那么大前天呢？再以前呢？会是成千上万的圣母请你吃饭了……你能不能跟我解释清楚，为什么你的脸这么蜡黄？”

“这是……这是因为……这几天我脚疼得厉害。”

“什么脚疼鼻子酸的，都是胡编，是饿的，这才是事实。你简直是块木头，是个大傻瓜……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吃饭？”

“我于心不忍……”说完我便放声大哭起来。

从这一天起，忍饥挨饿的日子总算结束了。说来荒唐，我深深地意识到，我已经开始一步一步地摆脱受苦受难的困境了。

十三

“保险单，一式两份……一式两份……”什么一式两份，我的上帝！速记的时候容易极啦，可等到回过头来再读它时，却变得象读天书那么难。我的上司（人们给这位先生起了个绰号叫“哥特人”，因为他大腹便便，粗壮的双腿支撑着肥大的臀部，由下而上，渐渐由粗变细，直到那尖尖的秃顶，看上去活象一个直立的圆锥体）斜视着我，吓得我更加不知所措。

那些该死的符号，有时候我觉得比汉字还神秘。为了掩饰阅读的困难和差错，我或者故意咳嗽两声，或者擤鼻涕，或者装模作样地翻抽屉。真糟糕，怎么没有一个来自天堂的纯洁可爱的速记员助我一臂之力呢？噢，这样的速记员来了，不过要加倍付酬。加倍付酬就加倍付酬，我才不在乎哩！于是我快速地写起来，魔鬼再也不让我把事情忘记了，我继续轻快地敏捷地按动打字机的键，直到遇上新的胡涂乱抹难以辨认的地方才停下来又去擤鼻涕。

我到这家保险公司工作，是贝亚特里斯·布拉沃的未婚夫里卡多介绍的。他是这家公司的代理商。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工作，不象第一次参加工作那样充满激情。不过，这家公司和我以前梦寐以求的公司很相象：豪华的办公室；大多数职员都很年轻英俊；与我年龄相仿的姑娘们个个心花怒放，几乎全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甚至也许对于办公时间来讲，那样的穿着有点过分了。有的姑娘上午九点一上班就浓妆艳抹，

好象准备下午去参加鸡尾酒会似的。

那些姑娘在走廊里遇到我时，都和蔼地微笑着，并且对我以“你”相称。我怯生生地用无人称方式回答问题，为的是不冒犯她们，因为我既不敢拒绝她们的以“你”相称，也不敢贸然以“你”来称呼她们。

小伙子们跟我讲话时，更是格外亲切。他们叫我小玛尔塔，可是在我眼里，他们都应是些先生了。

尽管人们对我都那样诚挚，但还是消除不了我的恐惧心理。我怕一切，怕一切人，这是过去的不幸灌输进我的脑海的。我好象在我的同事们的眼睛里看到了戏谑的目光，在我的上司的目光里看到了怒气。此外，还有这倒霉透顶的速记，我是平生第一次干这工作。

是的，应该说，我在保险公司任职开头并不是尽如人意的……可是工作一个月后，我对姑娘们的不信任感完全烟消云散了。我原以为她们会象卡门那样加害于我呢！其实不然。后来我还发现，我的上司虽然整天板着脸，神情严峻，但并没有坏心，并不触犯人。再加上速记工作我已干得得心应手，我便感到异常愉快了。那时，每当我追忆起几个月前曾令我愁肠百结的悲惨处境时，我似乎觉得那已是非常遥远的事了。正如我教母生前看到我精神变幻无常时多次教导我的那样：“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依。”

在我的生活旅程中，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欢乐过。干起工作来总觉得时间如流水，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我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工作，我也越来越喜欢跟姑娘们说说笑笑，男同事们近乎无耻地向我调情，我也感到是有趣的玩

笑。

“您有未婚夫了吗，小玛尔塔？”他们中许多人这样问我。对此我总是从容不迫地回答：

“当然有，难道你们从我脸上看不出来吗？”

我之所以撒谎，是出于一种无法解释的畏惧心理，我害怕他们当中有人向我纠缠。我不愿充当别人的消遣物。不过，尽管如此，看到我的同事们毫不掩饰地向我表露爱慕之情，我心中还是甜滋滋的。与此同时，我仍旧耐心地等待着。我深信，总有一天，我愿与之结为终生伴侣的“他”会来到我的身边。

晚上，我兴致勃勃地回家去，我知道，在那里我不仅可以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愉快，还能高高兴兴地吃上一盘配好佐料的香喷喷的饭菜。每天晚上，全家人都聚集在客厅里，客厅里只摆着一套旧藤制家具，陈设显得十分俭朴。梅塞蒂达斯为一家之主，坐在沙发上，旁边是佩德罗。女孩子们手中都有活，或缝缝补补，或刺绣，唯有卡洛塔例外，她与平日一样，只是盯着洋娃娃抽烟。贝贝靠门口坐着，一旦挨骂，便准备逃之夭夭。另外，每次也总有二、三个客人，一般都是些退休的老演员，而且一眼便可看出他们是些喜剧演员，因为他们言谈举止诙谐有趣，性格开朗，爱吹牛，总是高高兴兴。其中有个人尤为和蔼，讨人喜欢，大家都叫他堂·巴布里多。这是一位面容消瘦，鬓发花白的小老头，布满皱纹的脸上带着几分孩子气。一双栗色的小眼睛放射出狡黠的光芒。我喜欢坐在他旁边，听他得意地、不厌其烦地讲述个人当年的伟绩。不管是谁，只要听了他的讲述，都会以为

堂·巴布里多总是最佳演员。

“小玛尔塔。”他叹息着，“太遗憾了，你怎么没有在我年青时认识我，否则，我敢肯定你会乖乖地倒在我的怀抱里……”

我想到他演戏的情景，开心地笑了起来。他让我看过他青年时代的一些照片。在那些照片上，他梳着分头，留着整齐的大胡子，穿着扮演各种人物的衣服：行吟诗人、高贵的老爷、军人……

他发誓说，他在女人身上获得了巨大成功。每次演出结束，那些女人就对着舞台朝他扔鲜花，并且悄悄地约他去幽会。

“你不要以为那是些平平常常的女人，小玛尔塔，不，她们都是些名副其实的伯爵、侯爵夫人……”

可悲的老头儿！他还跳不出他所演的十九世纪剧目的圈子，在那些剧目中，只有贵夫人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我小心不去揭他的疮疤，没好意思去问他。他一向在我们省民主村镇里演出，从哪儿弄来的那么多高贵的女性。

看到我善意地笑起来，他以为我是怀疑他的话，于是便拉出唐娜·梅塞蒂达斯为他作证。那位老夫人对堂·巴布里多甚是客气，和蔼得象位母亲似的。她完全按照堂·巴布里多的意愿行事，担保他的话句句都是真情。

我的挚友佩利多斯也是布拉沃家的常客。看到我与巴布里多眉来眼去地套近乎，他脸上露出非常奇特的微笑。我心中有数，他是有点嫉妒。

那些好心人凑在一起，似乎组成了一个互相吹捧的社

团。

“哎！索科里多，”布拉沃家的大姑娘说，“你知道我是多么怀念你演的《幽禁的玛利娅》和《一个母亲的遭遇》呀！当时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你的演技简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从来没有人能与你媲美。”

“可你哪，孩子，”索科里多回答说，“谁能超过你在《汤姆叔叔的小屋》里扮演的夏娃呀？我记得看了你的演出，全场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同样，卡洛塔也有她的拿手好戏。嚯！谁也忘不了她在《可恶的金钱》和《穷人的面包》里扮演的那个高傲的侯爵夫人。她完全进入了角色，演得维妙维肖，使得所有的观众都对她恨之入骨……”

为了报答索科里多的友好表示，卡洛塔扔掉烟头，又提及她的赞美者的另外的成就。晚上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的，在融洽和谐的气氛中，我夸奖你，你颂扬我，大家快快乐乐。而唯独佩利多斯和我，这两个靠了神灵的恩惠被接受参加那些艺术天才聚会的小职员，这时却不断交换着带点嘲弄的目光。

我从来未在这些人中间听到过提及任何人的短处，不管是在场的还是不在场的。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在生活中的作为是由他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和他特有的气质所支配的。当一个熟人遇到某种不幸时，他们只是为他感到惋惜，表示遗憾，并不去迷信那无疑是上帝对他过去这样或那样罪过的惩罚。这使我时常想起教母那些德行无量的朋友们的谈话。在布拉沃家聚会的人多少是有点儿放荡不羁的。教母的朋友们肯定不屑同他们交往。可是，我认为这些人远比教母那些

朋友更讲人道，更慈悲。总之，更象基督徒。那些女人只是凭着自己按时参加各种宗教仪式而坚信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的，尽管实际上他们从不实行基督教要理。

我从不怀疑，布拉沃一家绝不会做任何有损于我的事。我甚至敢肯定，假如我的朋友卡门和她的未婚夫深夜来访时，我是和布拉沃一家住在一起的，老夫人和她的女儿们会笑我的那副狼狈相，佩德罗会把满面春风的来访者们让进客厅，说不定还会请他们再喝上一杯。

夜里，我躺在床上想着这些事，默默地向教母问道：

"现在您该是知道了，我已经摆脱了那些假仁假义、人面兽心的女人。您的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的，不是吗？"

十四

一天下午，我看见安赫利娜正在紧张地给洋娃娃们打扫房子，她忙得不可开交，脸上挂着一丝异乎寻常的狡黠的微笑。

"你知道吗？要举行'婚礼'啦，是玛利奥和费里佩结婚。"她对我说。

真的，女娃娃已经打扮得焕然一新，玛利奥身着白色礼服，头蒙白纱；费里佩象傻瓜似的赤身裸体地在那儿等着给他穿上黑色礼服。

看到安赫利娜那股天真劲儿，我也感到很开心，于是就帮她一块儿打扮。

"你看到了吗？"她突然对我说，"对面刚刚开设了一家营

业处，或是与广告有关的机构。那儿有一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每当我在阳台上露面时，他都亲切地跟我打招呼。”

噢，为洋娃娃在家中举行“婚礼”一事终于得到了解释……安赫利娜遇到了意中人，我感到由衷地高兴。对她来说，这肯定是平生第一次。

“你千万不要去告诉那些姑娘们。”她嘱咐我说，“你知道她们是些什么人……假若她们知道了，很可能会对他无礼的。”

几天以后，我从大街上就看见安赫利娜手里拿着一个咬过的苹果，站在阳台上东张西望，象疯子似的痴笑着。我猜想，那准是和她的“罗米欧”先生在尽兴调情。我回过头去看那个“罗米欧”是个何等人物。天哪！我的朋友可真是太容易动情了。原来她所说的那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大胖子，他长得又黑又俗气，简直叫人可怕。他在一边打着手势，一边看着姑娘手里的苹果垂涎欲滴，正是那副恳求的可怜相，逗得安赫利娜哈哈大笑，她已把有被姐妹们听见的危险置之脑后了。

经过曲折黑暗的道路，终于迎来了光明。爱神不仅给安赫利娜以爱情，而且也给我带来了佳音。一天，我刚进家门，玛利基塔就激动地跑着迎上来对我说：

“恭喜，恭喜！客厅里有你一件东西，你看了一定会惊讶……”

我匆匆忙忙地走进客厅，看见中央的小桌子上放着一个小巧玲珑的盒子，里面装着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漂亮的玫瑰花。

“这是给我的？”我激动地问。

“当然罗！”卡洛塔用嘲讽的声调回答我，“我可不知道在这个家里是否还有第二个玛尔塔·洛佩斯。”

果真是给我的。在那香气四溢的鲜花中，我看到了一张名片，上面简简单单地写着：“费尔民·特鲁埃瓦”。

费尔民·特鲁埃瓦？谁叫费尔民·特鲁埃瓦呢？我回忆着我所有的男朋友，没有想起一个人叫这个名字。

“这个费尔民·特鲁埃瓦是谁？”玛利基塔问我，她也象我一样激动。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我打听了所有我认识的人，结果都是失望的。无论是布拉沃家中的人，还是办公室的同事；无论是佩利多斯还是其他什么人，谁都不知道这个费尔民是何许人也。

在查询了五天一无所获之后，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纯属是开玩笑。我真是伤心透了。

然而到了下一个星期一，又送来了一个花盒。这次是一束兰花，名片和上次一模一样。如果是开玩笑，这玩笑也未免开得太下工本了……我象一个梦游症患者似的神魂颠倒，除了想着费尔民·特鲁埃瓦和他的花之外，其它什么都不想。上班的时候，在办公室里我居然无意识地在信封上写上了他的名字。

不单单是我，就连那些姑娘们也认为此事够浪漫的了。我们焦急地等着下一个星期一的到来。我从来没有感到时间这么难熬，真是度日如年。我敢说，每天都长得有八十六个小时。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第三个星期一他又送来了

花，是些美丽的山茶花。

不过，这次名片上多了两行字，十分谦恭地约我见面，并留下了电话号码。

当时的热闹场面那是可想而知的了！在我用颤动的手指夹着名片的时候，我的女友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卡洛塔认为我应当"稳坐钓鱼台"，等着追求者亲自上门；其他人则齐声反对，不同意这个对策。如果我不作出反应，他认为我是摆架子，一气之下不再理我怎么办！这并非没有可能，此事令我举棋不定，焦虑不安。

最后，我们决定暂不由我露面，而由玛利基塔代表我去找他。否则，他一招手，我便急急忙忙地跑向他身边，会显得我太不自尊，从而可能失掉这位如此罗曼蒂克的求婚者，我可不愿去冒这个风险。

玛利基塔和她的姐妹们一窝蜂似地冲进对面的杂货铺，去打一个对我的命运至关重要的电话。我在家里等待消息如坐针毡，紧张得五脏六腑都快贴在脊柱上了。玛利基塔回来时，说她一次又一次地拨通了电话，可等了半天没有人接，结果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这可能是某个办公室的电话。"贝亚特里斯合乎逻辑地推断说。

第二天早上，我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手中在干些什么连自己也不知道。焦急的心情驱使我向电话走去。我用抖动不止的手指拨了那早已背熟的号码，随即便听到一个不知身分的女人接电话。我有气无力地告诉她我要跟费尔民·特鲁埃瓦讲话。过了好大一会儿，听筒里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

"喂，找我吗？"我激动得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最后终于镇静下来，急促地告诉他我就是玛尔塔·洛佩斯，那些花漂亮极了，我想当面致谢……

当天晚上，我和他在一个豪华的饭店里相见。侍者走过来时，幸好他在我正想要一杯牛奶咖啡之前，就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对我说："来杯鸡尾酒，对吗？"我立即同意了，同时庆幸自己没有先于他提出那过分简单的要求。当时我已意识到，在那样的大雅之堂，提出喝牛奶咖啡是极不适宜的。

趁侍者送菜单的时候，我才敢抬头看了看他的脸。他的长相同我想象的完全吻合。高高的个儿，白皙的皮肤，面色略有点儿苍白，一头栗色的头发，端正的五官透出英俊之气，两只大眼睛是深褐色的。面对他那温柔的神态，我感到一股暖流流遍全身。我做梦也没想到他竟是如此文雅超众。

我们双方都沉默不语，显得很窘，直到侍者送来鸡尾酒才终于打破了这种尴尬的局面。我慌乱地端起了杯子，几乎是一饮而尽。他和蔼地笑了。

"好了，现在你认出我来了吗？"

我极其难为情，只好承认没有认出来。

"我是某某的秘书。"他解释说，并提及了一位高级官员的名字。

这时我才想了起来，进保险公司工作的前几天，我在佩利多斯的劝告下去某部的办事处找过工作。该部的头头是佩利多斯的同学。

那位官员很客气地接待了我，并向我打听佩利多斯的消息，我们还简单地聊了几分钟。他告诉我他不知道是否有缺

额，于是让我去找他的秘书，那就是现在这个费尔民·特鲁埃瓦。费尔民·特鲁埃瓦记下了我的姓名和地址，以便一有消息就通知我。我记得当我看到他那温文尔雅的风度和清秀的容貌时，心想，倘若我当共和国总统的话，一定要让他来做秘书，不，比秘书要大，我要任命他当部长。

"从那一天起，"他用深褐色的眼睛爱抚地注视着我，"我一心想着再见到你。"

我心花怒放了，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荣耀和幸福。我忘记了一切，只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那张桌子，只有他和我……第一次品尝的马尔蒂尼甜烧酒①，使我的血液变得热乎乎的，心中感到无比的惬意。

他要请我吃晚饭，我谢绝了。此时此刻，我哪里有心思去吃饭呢？但是我又接受一杯马尔蒂尼。我们都默默无言，局促不安。但是，相反我感到我的头发，我的眼睛，我全身的皮肤却都在表现出我的亢奋和愉快。毋庸置疑，"这"就是爱情，我激动万分地去迎接这宝贵的爱情。

"我们该走了吧，可以吗？"他问我。

（这么快！）不过我还是微笑着点头答应了。

我们走出饭店，坐上了他漂亮的黑色汽车。我把我的地址告诉了他。

---

① 这是驰名世界的意大利佳酿MARTINI的音译。也有译为"马天尔"的。这是马尔蒂尼酒厂的专家精心研究并加上四十多种有益人体的植物及名贵药材制成的。酒味香醇可口，有提神健胃，促进食欲，增强体力之功能。可以单饮，亦可加入冰块及柠檬汁，这样更为味美怡神。

——译注。

"何必回去那么早？"他反对说，"你不想咱们在分手前再转一圈吗？现在刚刚八点半钟……"

其实，他用不着央求我，我本来就是乐意的。

"你想去哪儿？"他亲热地问我。

我回答说我没想好，由他选择好了。实际上，对我来说到哪儿去都无所谓，只要能在安谧的汽车里，默默地呆在他身边就行。让汽车不停地跑下去，和这个仪表堂堂的美男子在一起，我感到无比幸福。

"去洛马斯城看看夜景怎么样？那场景令人百看不厌，对吗？"

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未去过那儿。他似乎有点儿愕然，双目死死地盯着我，仿佛要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我说的是不是真话。

"你说的话当真吗？从来没有人带你去过那儿？"

我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从来没有去过。同时告诉他，他不该如此惊讶，难道首都居民散步非去那儿不可吗？

汽车沿着莱福尔马林荫道奔驰，两旁的树木在黑暗中静静地沉睡着。我力图重温一下当天下午所发生的梦一般美妙的奇遇，可是徒然，汽车风驰电掣般地飞奔着。

汽车猛地停住了，我们即刻下车。

"我们到啦，城市就在你的脚下，让你来一饱眼福吧。"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广阔的城市里千万盏明灯星罗棋布，宛如一块镶满宝石的地毯。

我被迷人的景色惊呆了。倘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绝不会想到我所生活的这个城市竟有这幻影般的奇观。一道道灿烂

的光环在城市上空闪动。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高尚而忠实的佩利多斯曾说过，所有那些灯光都是繁花似锦的梦境。当然这中间毫无例外也有我的。幸福和喜悦的心情顿时使我颤抖起来。

“你冷吗?”他误解了我发抖的原因，关切地对我说，“我们回到车里去吧!”

我顺从地跟着他回到汽车里。和他在一起观赏这壮观的城市夜景有多么美好啊！突然他俯身靠近我，低声温柔地叫了一声“玛尔塔……”那甜蜜的语调使我重新又颤动起来。宛若进入了梦境，我感到他的双臂搂住了我，把我拉到他的怀里，他的嘴唇轻轻地触到了我的嘴唇，这就是接吻呀！时间仿佛凝滞了。我觉得在他又一次如此多情的抚摩下，我内心的一切都好象融化了，整个身体变得瘫软无力。

突然，他不再吻我了，也松开了双臂。我仰在那儿一动不动，脑袋依在车座的靠背上。他的眼里此刻射出一种奇异的目光，好象要看透我的灵魂最深处的一切。

“在这之前，你让人吻过多少次了?”他用一种几乎是生硬的使我感到陌生的声音问道。

“从来没有过。”我沉静地回答他。他的目光继续盯着我的眼睛，他似乎重新又慢慢变得温和起来。

“你再说一遍……”他命令我。我照他的话做了。

这时，我看见他脸上浮现出激动的神色。

“我送你回家。”他含情脉脉地对我说。汽车重新又慢慢地开动起来。

他用一只胳膊将我搂过去，我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我

们谁也不说话，他轻轻地吻着我的头发。我多么希望忘记一切，永无休止地陶醉在这幸福之中啊！

当我们来到布拉沃家门前的时候，他问我：

“你允许我明天再见到你吗？”

“当然！”我回答得很干脆，甚至对他这样发问感到奇怪。难道我能有一天不想见他吗？

和往常一样，家人和客人们都聚在客厅里。

“晚安！”我问候的声音很低，似乎象梦呓。

堂娜·梅塞蒂达斯担心地看了看我。

“你怎么啦，孩子？感到不舒服吗？好象在发烧，脸色苍白，眼睛也亮得出奇。”

“我感觉好极了，从来没有过这么好。”我眉飞色舞地回答，“对不起，我失陪了。”

我离开客厅走进卧室，我想独自回味那如醉如痴的欢乐，可是姑娘跟着乱哄哄地涌进来。

“你怎么才回来呀？见到他了吗？人长得怎么样？你喜欢他吗？他对你热情吗？让人喜欢吗？你们都到哪儿去了？”

“他是世界上最迷人的男子。”我慢悠悠地回答，“一表人才，心肠也善良极啦……”

“她已经看上他啦……”安赫利娜拍着巴掌叫道。

“这么快，亲爱的！”贝亚特里斯善意地嘲笑我。

“那又怎么啦，你们没看见他一连三个星期送花来，把她弄得神魂不定吗，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了……”卡洛塔打趣地说。

“给我们汇报汇报，好好讲讲，”玛利基塔催促着我，“你们

上哪儿去了?”

“去了一家饭店……我叫不出它的名字,反正非常豪华。”

“你们喝了点儿什么?”最讲实惠的卡洛塔问。

“我说不出是什么,反正是……名字好象是叫马丁内斯,差不多是这样,记不清啦。”

“还有什么?”安赫利娜兴致勃勃地追问。

“就这些,后来就把我送了回来。”

我要把那美妙的时刻留给自己。那一时刻把我带到了梦幻般城市的上方,有人向我表露了爱情。

十五

四个小时怎能容纳下如此巨大的幸福,每天从下午六点到十点,我都有一个美好的约会。我从办公室里急急忙忙地走出来,当看到门口附近停着的那辆黑色汽车时,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费尔民赶忙下车,迫不及待地迎上来,多情地吻着我的手。我们对众多的过往行人可能看到我们根本不去理睬。他非常谦恭地扶我上车,尔后我们便开始了每日一次的游玩,沿着不同路线绕城兜风。在洛马斯,到处矗立着富丽堂皇的住宅,然而我更羡慕的不是它的房子,而是它的花园,我们是那里的常客。

我多么喜欢有这样一座花园呀!我感慨不已地说,“你看呀,那些花园都围着高高的围墙,妨碍人们观赏。周围的栅栏把它们变得更象装饰品,而不是供人消遣游玩的地方。当你知道所有从这里经过的人都在注意着你的时候,你能安静

地躺在草坪上晒太阳或是在花园里踱步赏花吗？可是你发现了吗，在这些漂亮的房子里，从来都看不到有什么人？偶尔只能看到一两个仆人，似乎这住宅是供他们享用的。”

壮观的巴里拉科，风沙弥漫，荒凉而忧郁，令人不胜惆怅。这里也是我们喜欢涉足的另一个地方。

高亚干区到处是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考究的大房子，征服者们曾在那儿居住。此地的景物令我心醉神迷。那些天，我恰好开始读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①写的动人的编年史。我感到我爱上了书中的那个美貌的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想到那些街道上曾留下他的足迹，当年他甚至翘首向某个窗口中探望，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冲击着我的心扉。

我们也曾多次漫步在纳尔瓦特和科洛尼亚·德尔·巴列的大街上。我很喜欢这些居民区。这里有许多雅致的小房子和精心管理的小花园。尽管看上去比洛马斯要朴素，可是更令人感到亲切和舒适，因为这里有众多的欢乐家庭，无数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在人行道上嬉戏。

“等我盖房子的时候，”我一边在心中象以前挑选鞋的样式那样品评着房子的风格，一边对费尔民说，“我要安一扇那样的大门……这样的窗户……阳台要象那个样子的……”

“那么，这座房子可就奇妙动人、精美如画罗。”他笑了。

---

① 西班牙士兵和编年史家(1492—1581？)，参加了征服墨西哥的战争，著有《征服新西班牙的历史真相》一书。
——译注。

"我们把它叫'玛尔塔式'，是加利福尼亚殖民地、巴罗克①和现代派建筑风格的混合体。我想象不出房子盖出来会是什么样子，不过，我可以肯定，只要你住在里边，它肯定是迷人的。"

有一天，费尔民带我到被人称为无产者新区的地方转了一圈，说是要做个对比。天哪，这是何等鲜明的对比呀！在一个如此美丽富有的城市里，怎么残存着这么严重的贫困现象！真是不堪设想。这里也有数不清的孩子在外边玩，但是不是在装饰着草坪的、清扫得干干净净的人行道上，而是在污泥尘土之中。孩子们发呆的小脸上脏得几乎叫人恶心。虚弱的身体裹着破布似的烂衣，原来的颜色已经褪掉，见到的只是一片污迹。光着的小脚丫粘着一层厚厚的干泥和黄土，如同一双特制的泥靴子。

目睹这样的惨景，我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以前，我曾认为布拉沃一家以及其他许多人已经够得上贫苦，然而从来没想到居然有人穷困到这等地步。想到自己身上穿的衣服，我感到无比的内疚。我急切地希望自己手里能有许多钱，多得不可胜数，以便攥着大把大把的钞票走进每一家陋室（这些房子好一点儿的是用土坯和木板盖成的，差的简直是用别人吃过的罐头盒子的铁皮拼成的），把它交给父亲或母亲，并对他们说："拿着吧，这是给你们的，去换一座好点儿的房子吧，让父亲去开个小铺子，母亲去买一台缝纫机，全家穿得暖暖和和的，孩子们穿上鞋子，高高兴兴地上学去，学会微笑……"

---

① 十七、八世纪的一种建筑风格。过分雕琢和怪诞。

——译注。

“我不该带你到这儿来，玛尔塔。”费尔民自我责备地说，“你感到伤心了。”

“你做得太对了。”我激动地说，“我从未想象过世界上还有人如此悲惨和不幸……我向你保证，从今以后，在乱花每一个比索之前，都要想想这些人。”

“我真没想到我这位娇媚的情人还有一副菩萨心肠。”他吻着我笑了。

但是，幸福终究是自私的，我很快就忘掉了参观贫民区的事，忘掉了那些一贫如洗的人，在乱花一个比索之前，非但没有去想想他们，反而放弃了一直都在攒钱的好习惯，开始大手大脚地用我的工资购置衣服和装饰品。我希望他能看到我的服装越来越华丽，人越来越漂亮。而且，费尔民也常给我送些贵重的礼物，给我买了一个镶有闪光大钻石的戒指，一只精美的金手镯和高级香水……

一天晚上，由于费尔民另外有事，我们没能一起吃晚饭。我回家比平素早，兴冲冲地参加间断了好久的聚会。

我发现佩利多斯面色苍白，身体消瘦，我诚心诚意地问他是什么原因。

“我病了一场，玛尔蒂塔。”他用一种带点儿责怪的语气回答我。“半个月来，今天是第一次来这里。当然罗，你是不会注意到这件事的……”

我感到惭愧内疚，这是真的，自从有了爱情的欢乐之后，我再也没有想起过我这位老朋友。

“您说得对，佩利多斯。”我懊悔地低声说，“我太不象话了，简直是个无赖。”

“你的话太过分了……”他异常高兴，昔日的笑意重新浮现在嘴角上。“你怎么是无赖，孩子，你是幸福的。你手里握着一颗星星，它耀眼的光芒使你看不见一切别的东西……现在你给了我一个机会，请你亲自谈谈你的田园诗般的爱情生活，我早就想听了，以便向你祝贺。”

我羞愧得满脸绯红。真的，我非常对不起这位老朋友……可是，我和费尔民相会的时间本来就不够用，怎么能再抽出其它时间来呢，就是几分钟也难啊！是啊，我们那相会的时光太宝贵了呀！

几天之后，我回家时发现只有安赫利娜和贝贝孤单单地呆在家里，感到十分奇怪。而且，我的女友见到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感谢上帝，你可回来了。”她如释重负地对我说，“真把人急死啦……”

“怎么啦，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在家，其他人呢？”

“出车祸了，堂·巴布里多让车撞了。急救车把他拉到医院去了。所有的人都到那儿去看他，让我留下照顾贝贝，因为妈妈不愿叫我看到这种事。”

看到她那痛苦的表情，我也很难过。可怜的巴布里多！我们齐声为他祈祷起来，衷心恳求上帝拯救这位善良的老人，不要让他受很多苦，更不要让他死去。

深夜十一点左右，全家人终于回来了。还好，事故不很严重，堂·巴布里多躺在急救站的床上，很安静。医生保证说很快就会康复。多谢上帝，这个精明的小老头在所有人心

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我对他那么津津乐道的他青年时曾把许多女人搞到手的事不再持怀疑态度了。

十六

在牙科诊所候诊的时间是多么令人厌倦呀……一个星期以来，由于一颗蛀齿引起的怪诞的小毛病，害得我不得不缩短了六个月以来，一直由费尔民陪我度过的每天必不可少的四小时约会时间。我真羡慕那些小鸡，它们没有牙，不需受这份罪。一想到坐在折磨人的椅子上，听着医疗器械发出令人浑身发麻的声音，忍受着时间的煎熬，我就火冒三丈。那就象在宗教法庭的监狱里呀！此时，我本来是可以看到费尔民爱抚的目光，得到他亲吻的呀！

一天晚上，我在无可奈何、百无聊赖地等着叫号看病的时候，为了消磨时光，顺手从过期的旧杂志堆里抽出了一张当天的报纸浏览起来，不想突然在“社交版上”看到了某部部长的名字。这位部长是费尔民的顶头上司，对于他的一切我都很感兴趣。我开始读那篇简讯，它报道的是部长在家里设晚宴招待另一位官员的事。我耐心地读着出席宴会者的名单，忽然感到心脏象是一下子停止了跳动，因为在这个名单上竟然出现了“费尔民·特鲁埃瓦和夫人”！

这不可能！是我看错了……不，这不可能！我敢肯定是编辑搞错了。——为了看清举行招待会的日期，我又重新仔细地阅读了那条消息。招待会三天前举行的，果真，三天前他确实也说是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没有到诊所来接我。为什么

他要对我扯谎呢？这事有点儿蹊跷……可是，不，这不可能，我不愿意那是真的。

我用颤抖的手撕下那条该死的新闻。虽然牙科护士保证说下一个号就叫到我，我也没有理睬就从诊所跑出来。我停在大门口等他来接我。我知道不到八点他是不会来的，可当时刚七点十分。我一边焦急不安地揉搓着那片报纸，一边为预感到费尔民从绝对可信的人变成负心汉，正为自己的前程将是一片黑暗而忧心如焚。

有个人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停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显然是想调戏我，我恨不得走过去痛痛快快地打他一顿耳光。

我感到战栗，冷得直打哆嗦，竭尽全力地支撑着，奢望快见到费尔民。片刻之后，一想起他那忠实的目光，我渐渐地平静下来。肯定是报纸搞错了，不会有那种事，报上的消息常常是荒谬的。如果费尔民是有配偶的人，那就意味着他干了双重背叛的事。他没有这种胆量，也不可能干出这等事来。若有妻子，他怎能六个月来把那么多时间给我呢？他怎么敢带着我到处游玩呢？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们常去剧场看戏，也曾一起去欣赏芭蕾舞。

不，这当然不是真的。对此事信以为真的人才是白痴。他对生活有足够的了解，懂得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去追求一个姑娘是不道德的，要么是把她变成自己的情妇，要么至少是图个一时的痛快。可我的费尔民却始终表现得温文尔雅，对我彬彬有礼……

但是，当我看到他从车上下来，笑眯眯地朝我走来时，

我的种种怀疑又一下子重新涌上了心头。他已经把我的手拉到他的唇边，我下意识地猛地抽了回来。他的眼睛里闪出惊奇的光芒。

“我要跟你谈谈，但不是在这里。”看到我把手抽回来的时候，刚才旁边想跟我调情的那个男子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表情。我紧张不安地说道，“带我去一个我们能安静呆着的地方。”

前面几步之外，就是一家咖啡馆，这时候里面几乎空无一人。“就在这儿。”我一边对他说，一边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他困惑不解地跟在我后边。

我在医院门口等他的时候，心中就盘算着先把报纸拿给他看，观察他读那条消息时的表情。可是，刚一坐下来，我就控制不住了，一针见血地问：

“我听说你是有妇之夫，这是真的吗？”

他转移了视线，面部的肌肉抽搐了一下。我紧张地向前探过身子，等着他的回答。

“是这样。”他终于有气无力地说。

我的幻想破灭了。

“可是……那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欺骗我？为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他开始讲话了，脸色苍白，神情紧张，讲得很快：

“因为我不想失去你，玛尔塔！……说真话，当时我给你送花时，仅仅是想你。可是后来，看你是那样天真，那样诚实，那样多情，我就渐渐地爱上了你……而现在，现在我还是爱你，崇拜你，玛尔塔！”

此时，在我混乱的头脑里只有一个想法："不哭，决不在他面前哭。"我竭尽全力做到了这一点。

我的身旁又响起了他的几句话，仿佛是从弱音器里发出来的："我们会很幸福的……你将会得到你梦寐以求的小房子……我将永远爱你，永远，永远……"

我把他给我戴在手上的戒指摘下来扔到桌子上。这只戒指曾被我亲吻多少次呀！我也想把手镯摘下来，可是因为手指颤抖，保险扣又打不开，只好硬捋下来扔给了他。

我起身离开咖啡馆，他没有敢跟出来。

十七

常言道："爬得越高，摔得越重。"我的痛苦之大，无法与我曾经享受过的奇迹般的幸福相提并论。我悲恸已极，热切地盼望得到安慰。但是，同时又出于自尊，唯恐别人发现我上当受骗之事。

我为我那可悲的爱情伤心痛哭。那爱情曾经是那么神奇，那么真挚，可是它现在已经死去了，只在我心灵上留下了一片空虚。一个个疑团始终萦回在我的脑际：他为什么这样耍弄我？他为什么能使我对他一往情深？我知道他不是坏人，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担心布拉沃一家会觉察到我的悲伤，所以极力强作笑颜，但实际上难以做到。为了解释我为什么又象从前那样早早回家，我告诉玛利基塔费尔民已不在墨西哥城。

"是吗？但愿他早点儿回来……"她若无其事地回答。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她们好象商量好了似的，没有任何人问起我恋爱的事。对此，我既感到宽慰，也感到委屈，难道她们已经不象以前那样爱我了吗！

唯一看出我苦闷的是我的忠实的佩利多斯。一天晚上，在客厅里我坐在他的身边，一反常态，什么事都不干，双手扶着膝盖，茫然若失地陷入沉思。突然，他那亲切的声音使我为之一惊，他附在我耳朵上悄悄地说：

“是星星熄灭了吗，亲爱的孩子？”

“是的。”我老实地回答了他。这就是一切。不过，当我把自己的秘密倾吐给了自己忠实的朋友时，心灵上得到了一种苦涩的安慰。

悲伤与幸福都是自私的。几个月之后，我才发现吞食这生活苦果不只是我一个人，忧愁也降临到我周围人的心头。我留心观察布拉沃一家人，发现除了贝贝还象往日那样乐呵呵地抽烟和读诗之外，其余的人，从堂娜·梅塞蒂达斯开始，都象是心事重重，脸上一副我从未见过的灰心丧气的样子。这就是姑娘们对我的恋爱已经漠不关心的原因。出了什么事？一天下午，我和玛利基塔单独在她的房间里，便朝她问起这件事。

她没有回答我，反倒哭了起来，我大为震惊，竭力催她把话讲出来。

“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她一边说着一边擤鼻涕。

“可是……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是好朋友吗？也许我能做点补救的事情……如果是钱的问题，我想办公室里是可以借给我的。”

“不，不是钱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我都非常感谢你。无论是你，无论是任何人，我们都无能为力……”她叹息着结束了自己的话。

我没有能使她把话说得更清楚。面对这一家人的不幸，我把个人的痛苦置诸脑后。我是在脚被扭伤，精神受到打击的情况下来到这个家的，她们收留了我，并且待我如亲人，耐心周到地照料，直到我从两种痛苦中恢复过来。

到底是什么事呢？佩德罗偷人东西了吗？这样猜想未免太荒唐，可是……为什么这么神秘呢？

最后我终于知道了。一天，我进客厅去，正碰上卡洛塔两眼泪汪汪地走出来。我看到了她最小的妹妹安赫利娜，于是问她：

“看在上帝的份上，安赫利娜，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也是家里的一员，看到你们难过，可又不知道为什么，这怎么能行呢？说不定我能帮帮你们呢！”

“你什么忙也帮不了，玛尔塔……”她沉吟一下，然后突然下了决心，降低声音对我说，“我已经有了……”

“你？！……可是，这不可能！……你怎么落到这个地步？”

“唉，你呀！”她满脸羞愧地对我说，“就象其他人一样呗……”

“当然！”我为她那回答的语气感到害臊，因此打断了她。“我想知道的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你从来没有单独出过门啊。”

“就是堂·巴布里多出车祸的那天下午，你还记得吗？我告诉‘他’只有我一人在家，后来‘他’就来陪我。”

这时候，卡洛塔怒气冲冲地走进来，肯定她在虚掩着的门后听到了我们的谈话。

“说吧！说吧！统统说出来吧！好象你干了什么光彩的事似的……”

安赫利娜呜咽着走出了房间。

“不要再折磨她了。”我恳切地央求卡洛塔，“她还是个孩子呢，根本想不到这样作会有什么后果。”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讽刺的意思。

卡洛塔哭起来。

“可是还可以采取点儿补救的措施。”我难过地接着说，“要迫使那个男人和她结婚。”

“没有可能，佩德罗已经和他谈过了……他有妻子。”

我心头燃起了一团怒火，我恨所有的男人。我明白了，男人可以是聪明而有教养的，甚至是心地善良的人。但是在性欲问题上，他们仍然是些原始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可以不顾一切。对，这就是费尔民为什么折磨我的原因所在。否则，还能有什么别的东西驱使那个流氓对安赫利娜干出这等丑事呢？显然，他不爱安赫利娜，而安赫利娜也不是绝代佳人使他神魂颠倒。道理很简单，那是他一时兽性大发，而又不想克制的结果。

费尔民·特鲁埃瓦先生同样下贱，只是更加狡猾罢了。他看出我不会轻易满足他的欲望，于是便先使我成为他的恋人。他就是这样阴险地企图以恋爱的方式对我干出那伤天害理的事。倘若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知道了他的底细，也许他的目的真地达到了。

我感到厌恶和悲伤。我哭了，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这眼泪是为安赫利娜而流，也是为我自己。

十八

为了排解自己抑郁的心绪，我决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搞一次慈善活动。圣诞节前夕，我请求同事们把他们小弟弟、小侄子、外甥们玩腻了，可尚有六七成新的玩具送给我，我想叫贫民区的那些孩子们也高兴高兴。我第一次去贫民区散步时的情景，曾搅乱了我昔日对幸福的迷梦。

我收集了一批数量可观的布娃娃、皮球和小手枪，又买了几公斤糖块。拿上这些东西，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向贫民区驶去。

"您去贫民区是天主教的慈善机构委派的吗？"司机问我。

当知道我是完全出于自愿去搞这项活动时，司机热烈地表示赞同，他显得十分兴奋。到达那个贫困的"王国"时，他竟拒收我的车费。

"我也很想跟您合作。"他向我解释道。

我把大部分东西摆在地上，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该找谁联系。同上次游玩时一样，我看到成群的孩子在大街上玩耍，他们困惑不解地看着我，不敢走近我这个天外飞来的儿童"保护神"。其中有个孩子看上去胆子似乎大一些，于是我一面微笑着一面问他：

"你想要个皮球玩吗？"

"不！"他绷着小脸回答。

我顿时惶惑起来，不知如何是好，脸上一阵热辣辣的。如果此时此刻过来一辆汽车的话，我准会把东西收起来，当即登车离去。一些女人们也站在她们陋室的门口，向我投来不信任的目光。最后，我鼓起最大的勇气，向一个急需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的小女孩走过去。

“拿着吧，这是给你的。”我对她说，同时把一个布娃娃塞到她手里。她拿到布娃娃，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我难过得简直要哭起来。我恨自己无能、可笑，竟找不到良策来取得孩子们的信任。我本来以为孩子们见到我会呼拉一下围过来，我看到的将是一张张笑嘻嘻的小脸，听到的是欢天喜地的赞叹。

我开始不加挑选地分发玩具，分得很快，有时候竟把手枪给了一个小女孩，又把布娃娃给了一个男孩。他们收到玩具并不感到快活，而是感到诧异。分完了玩具，我又给孩子们分糖果。

当我注意到孩子们肮脏的小手时，心中感到大失所望。这些小手可真表现出了他们脸上所不愿表现的东西！他们用力抓紧礼物，生怕被别人抢走。孩子们有的抚摩布娃娃的头发，有的抚摩着光滑的皮球。不管怎么说，当把玩具分完，我还是感到如释重负。

“好吧，孩子们，玩具分完啦。”我笑呵呵地对他们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笑了），“不久我还会来的，下次给你们带点儿衣服来，再见！”

我刚一离开，背后便乱哄哄地喊叫起来。

“妈妈，妈妈，您看给我的这个！”“喂，我看看，你们分到

什么啦?"

当我跨进驶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时，我感到自己是幸福的，精神得到莫大的安慰。

我把这桩得意的壮举告诉佩利多斯时，他心领神会地笑了，并且说道：

"实际上，我国人民不是一个热情的民族，特别在首都更是如此。其根源是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逞强好胜的心理……"

"什么心理?"

"狭隘的逞强好胜心理。他们从小处处听到的是'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从来不要让人'，'从来不吃亏'等教诲……强烈的自卑心理使他们把别人最善意的表情和暗示都看成是一种挑衅。因此，小至抬杠顶嘴，大至动刀动枪，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不让人，不吃亏'。然而在一些真正关系到人的尊严的事情上，却又可悲地低声下气，屈从迁就。"

"这是真的?他们会永远这样下去吗?"

"不，我不这样认为。目前，他们的孩子已经大批地上学读书了。当这批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们一定会更注意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如此代代相传，终将会有一天，知识会代替自卑心理，狭隘的盲目的逞强好胜怪癖会消失。那时，人民将懂得怎样区分玩笑和辱骂；怎样区分别人是与他们为善，还是要羞辱他们。"

"这么说来，我们看不到那美好的一天了。太倒霉了……"

"可能看到。"佩利多斯笑了，"眼下我们要谅解他们，尽量宽容他们的缺点，正确评价他们的优点。优点他们也是有

的。”

那些日子，我对宗教颇有一股狂热劲儿。如果堂娜·玛利亚尼达活着，看到我这样酷爱宗教的话，她一定会兴奋得夜不能寐。我从未间断过去教堂听训戒，从内心感到需要神的庇护。每天下班后我都去马德罗大街的某个教堂，在那儿跪下来，双目凝视着祭坛，把那颗受过男人伤害的心奉献给上帝。慢慢我变得听天由命，寡言少语了。这至少使我精神得到慰藉，心情平静下来了。

一天晚上，我从教堂回到家里，刚上楼梯就听到从楼上传来声声凄惨的喊叫，那是苦痛难忍的哀号。我飞速跑上去，心急如火地敲着门。出来开门的是贝贝，他神态慌乱，异常恐惧。

“出了什么事？”我惊讶地问。竟然忘记了他是个可怜的疯子，能回答我什么呢！

“他们要杀死她！”他悲伤地回答，“她丈夫逮住了她和别人通奸……”

“他们要杀死谁？”我吓得头发根都竖了起来。

听到我说话的声音，玛利基塔迎了过来。

“是安赫利娜，”她全身打着哆嗦解释道，“从四点钟就这样，接生婆守着她呢……”

又一声更加凄惨的吼叫之后，她暂时安静下来。

面对朋友的巨大痛苦而无能为力，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我感到她每尖叫一声，我的脸就立刻变得煞白。

“妈妈和卡洛塔都在她身边。”玛利基塔断断续续地低声

说，“接生婆让我出来，人多会妨碍她。贝亚特里斯找佩德罗去了……”

安赫利娜继续哀叫着，而且声音越来越高。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是多么残酷的事啊！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晚上八点钟，终于生下了一个女孩。半小时以后，安赫利娜因为流血不止而被死神夺去了生命。

可怜的人儿静静地躺在她的床上，身体软得象棉花。苍白的脸上还挂着惊讶的表情。她为她所受的折磨而惊讶，想不到这种折磨竟是如此意外地闯入了她平庸而安静的生活。也许觉得自己走得不合时宜而感到惊讶，因为正是需要给她派点儿用场的时候，她却与世长辞了。

安赫利娜的死使全家人悲伤地哭作一团。我也忧伤地躲进客厅暗自流泪。阳台上射来的微弱灯光洒在房间的地板上。啊，就在这个阳台上，安赫利娜曾多次面带笑容地探出身，去听对面那个男人胡诌！啊，屋角那边是她的布娃娃们的家。我走过去，一边哭一边抚摩着那块地方。那些布娃娃还是按照安赫利娜当时摆放的位置安详地站立在那里。我从他们中间认出了费里佩。“他”的“婚礼”正好与其女主人倒霉透顶的打情骂俏相呼应。“他”呆在那里，满脸傻气。从这张脸上，我似乎又看到了某种嘲弄的表情……当我把“他”拿到手里时，我仿佛觉得“他”是所有男性的象征。一气之下，狠狠地把“他”摔在地上，一边呜咽，一边在“他”身上乱踩，直到把“他”变成一堆乱糟糟的塑料和破布。

十九

展卷有益，读书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可此时此刻我怎能读得下去呢！安赫利娜留下的女儿小克劳迪亚每隔两分钟就来打搅一次，象小鸟儿似的叽叽喳喳，说些逗人乐的话。

“妈妈，妈妈，瞧我的比皮塔……”她一边咯咯地笑着，一边对我说，同时用小手指着那仰面朝天躺着的布娃娃。

小姑娘开始学话的时候，卡洛塔就决定让她管她们姊妹都叫“妈妈”，这就意味着她失去一个妈妈，而得到了五个。结果小姑娘真管她的几个姨叫妈妈，甚至也管我叫妈妈。可是说来也怪，她就是偏不这样称呼卡洛塔，而是简单地叫她“奥塔”。

“叫妈妈……”卡洛塔生气地纠正她。

“奥塔！”小姑娘固执地回答，两个绿眼珠滴溜溜地转动着。

令人不解的是，安赫利娜的女儿长着一双绿色的眼睛。“这是因为她可怜的妈妈总是盯着玛尔塔……”玛利基塔说，她觉得这样的解释很合乎逻辑。

小姑娘到了三岁的时候，发育得真的活象个玩具娃娃。她有些地方象她的母亲，继承她白皙的皮肤和栗色的头发，不过要比她母亲清秀得多。她聪明伶俐，这肯定是上天的恩赐，而不是父母的哪一方传给她的。她是个多好的孩子呀！虽说我们都十分钟爱她，可她从不撒娇淘气，而是十分听话。

安赫利娜之死，特别是死得那么突然，那么凄惨，使我

的朋友们异常悲痛，尤其是老母亲更是痛不欲生。然而，当死神夺走她生命的同时，上帝又送来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小姑娘十分可爱，当家人为死去的亲人伤心流泪的时候，常常是，她的一个滑稽的怪相使她们破涕为笑，泪水流进被笑意启开的嘴里。对死者的怀念和对小姑娘的爱慢慢地有机地结合起来，直至形成统一的感情。有时候觉得安赫利娜并没有死，只不过她的灵魂战胜了她的躯体，把躯体缩小到同她的思想更为和谐的躯体中。

每当想到我死去的朋友时，我都认为她在天堂里，在我的想象中，她安静地呆在一个角落里，和一伙布娃娃们玩耍着。那些娃娃住在一所奇妙的房子里，穿着金色的衣服，饰有珍贵的宝石。他们也会走路、说话、吃饭、睡觉，一切与真人一模一样。

玛利基塔是小姑娘的教母，而我则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克劳迪亚。全家人和朋友们给她起了各式各样的名字，最后我取的名字在那众多的名字中获得了胜利。我还做到了让大家都称呼她的名字，而不是象他们原来想的那样叫她“孩子”。不，不能让这个小姑娘再象安赫利娜一样成为牺牲品。这我在安赫利娜墓前许过愿，同时自己在心中发过誓。我要负责让孩子长心眼、长知识，到时候擦亮眼睛，提高警惕，避免再象妈妈那样成为过分天真的牺牲品。

那三年中，我在办公室的工作很有起色，被晋升为副经理的私人秘书，薪金也提高了许多。我的新上司丑得象猴子，可又十分讲究穿戴打扮，几乎象个女人一样。职员们送

他一个绰号，叫他“母猴玛利亚”。

在那三年中曾有四个人向我表露爱情，我一概拒绝了。这倒不是因为我仍旧没有摆脱初恋失败的痛苦，或因我已经重新获得了欢乐，而是由于任何一个男人对我说“我爱你”的时候，我都无法相信他。简言之，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心理。

不过，如果说我回绝了四个求爱者的话，那么我也交上了一个新朋友，他叫哈依麦，是办公室所有同事中长得最丑最让人看不起的人。他矮矮的个子，稍显过胖了点儿，无血色的脸上长着一对和善的凸眼睛。他穿着极为普通，又时常不那么爱干净，可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对谁都那么彬彬有礼，十分和蔼可亲。阿克塞尔·蒙特[①]在他的《圣·米歇尔的故事》里说，有一次他听到有人呼唤他，称他“好得象大海”。对于哈依麦，我们可以说他好得象一条盖满木本大荨麻的小溪，他的整个面貌都是温和而静穆的。

哈依麦是办公室里受气的“小脏猪”，就是说，大家都拿他寻开心，而且玩笑开得一个比一个更过火。

“他们为什么那么不尊重您？”我问他，对他成为众人的嘲弄对象我感到愤愤不平。

“可怜的人……”他对我说，那双蛤蟆眼里露出了柔和的目光。

我对他的回答大惑不解。

---

① 阿克塞尔·蒙特（1857—1949），瑞典医生和作家。《圣·米歇尔的故事》是他的自传体小说，出版于1929年。

——译注。

一天，他颇神秘地靠近我，窘得脸色青一阵红一阵，吭哧吭哧地说：

“请您原谅，玛尔塔……您知道吗？玛尔塔，我想求您帮个忙……这可不是招摇撞骗，不，我不会干那种事。知道吗？我想借借您的手……”

“……”我无言而对。

“我是说，我正在画一幅圣像，我很希望用您的手作模特。”

怎么！哈依麦是画家？我除了快速打字和遭受别人讨厌的戏谑之外还能派别的用场吗？

我先是一怔，接下去是惊喜参半，我同意了。

“非常感谢您，玛尔塔，那么好吧，您要是认为合适的话，我们从今天就开始。我下星期必得完成任务，这是别人预订的。您知道吗，我们得到一个朋友家的画室里去工作。不过我还得求求您，玛尔塔，在办公室里，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这件事。对我来说，艺术是……是件神圣的东西，我不愿意让他们在这方面拿我开玩笑。”

看着他蛤蟆眼里的那种恳求的神情，我深为感动，当即爽快地答应了。

根据我们的协商，下了班就一同去画室。一想到要步入吉普赛人似的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环境，我兴奋极了。就连“画室”这个单词本身，也让我想到与罪过有关的事情。我在那儿将看到什么呢？

我们到了。陈旧的画室座落在圣·伊尔德丰索大街上，它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只不过是一间铺设过地面的大房子。

门冲着大街，没有院子，安有铁栅栏的后窗对着花园，这个花园属于一个教堂，而这间房子从前也是教堂附属机构的一部分。

画室里有两男一女，他们亲切地跟哈依麦打招呼，并且惊奇地瞅了我一眼。两个男人一个在窗户旁作画，一个在他对面雕刻石像，后者每凿一下，就飞起很多石粉末。女的坐在画家旁边，观赏他的工作。

哈依麦给我们一一作了介绍。

“这是玛尔塔·洛佩斯小姐，我办公室的同事，也是最好的朋友……这位是梅塞德斯·布埃诺小姐。那两位是胡安·门德斯先生和卡洛斯·贝尔特兰先生。”他一边介绍着，一边逐个指着被介绍者。

“见到你们很高兴。”我低声说道。看着那三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我的脸涨得比虞美人还红。

为了不耽误时间，哈依麦立刻让我靠画架坐下来，他的画架也在窗口旁边。接着他把我的手摆成一个抱小男孩的姿势。姑娘冲我和蔼地笑着，而那个叫胡安的男子则评论说：

“多漂亮的手啊！”

我的脸羞得从虞美人变成了樱桃。幸好那两位先生又埋头于他们的工作，只有姑娘仍旧笑容可掬地看着我。哈依麦开始作画，他画得很慢，牙齿轻轻地咬着舌头。看到画面上渐渐出现了我手的轮廓，我的心情激动万分。我觉得哈依麦画得漂亮极了。年青的圣母，美丽的脸庞上带着一种难以解释的表情，温情地注视着手中的孩子。孩子笑眯眯的，把一只手放在母亲的脸上。

“很好，好极了，哈依麦！”梅塞德斯说，别人都管她叫梅奇达斯。“真可谓色彩鲜亮，浓淡相宜，维妙维肖，形神兼备，有如天使亲手所画。”

哈依麦得意地笑了。

“您不这样看吗，卡洛斯？”梅奇达斯问雕刻家，语气中带着挑战的味道。

雕刻家耸了耸肩膀。

“如果真是出于天使之手……或者一个土头土脑的姑娘之手，画得肯定错不了……不过，我看这幅画缺乏活力，缺乏男子气……”

“啊哈，您想在一个女子身上找到男子气？”梅奇达斯悻悻地打断了他。于是，两个人没完没了地争论起来，并且动不动就搬出拉斐尔、迭戈·里维拉、毕加索、奥罗斯科、卡夫雷拉[1]和其他许多我第一次听到的人作论据。不难看出，梅奇达斯极为仇视墨西哥现代派，她认为现代派画面粗糙，缺乏透视感，不讲比例，天晓得还有什么缺点和不足。对于梅奇达斯的论点，雕刻家当然是气势汹汹地予以驳斥。他举出现代派的线条富有表现力，色泽艳丽，具有内在的美……”

“内在的美？”梅奇达斯吼叫着，“劳您大驾，请给解释解释什么叫内在的美？……难道艺术还需要内在东西吗？一幅作品是美丽的，就因为它外表美丽，并非因为它内在的意义。假若一幅画是十分漂亮的栖落在枝头上的小鸟，另一幅是头面人

---

① 所列举的五人均系世界著名的画家。——译注。

物的烦人的布道式的演说，那么，对不起，我的朋友，我是喜欢第一幅的……”

我担心他们的争论会导致一场官司，怕得要命。然而看到哈依麦那温和的微笑和胡安的忍俊不禁，我便放下心来。肯定梅奇达斯和卡洛斯三天两头地争论，可从不会翻脸。因此，我决定耐心听他们的高见，打算记在脑子里，以便日后有机会时炫耀一下我的博学。我想在布拉沃家里或在办公室里挑起一场有关墨西哥绘画的争论，为的是掌握梅奇达斯或卡洛斯的理论。至于到底能学哪一位的理论，这要取决于我对争论者的评价。

晚上八点钟，他们工作结束，我们开始聊天。这时我也可以更好地观察他们三个人了。梅奇达斯尽管称不上长得漂亮，但也不算丑。她脸上有一种聪明善良的表情，让人一见面立刻就愿意向她倾吐心曲。她的语言充满了讽喻和很深的哲理，象我这样第一次听她讲话的人，懂她的意思实在不易。当她知道哈依麦那幅画将得到相当高的报酬时，她说那是“在那双手上发了财”，应该马上把画作完，莫要坐失良机。

胡安是个普普通通的小伙子。他的突出特点是性格乐观，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火花，嘴角上挂着愉快的笑意，两颊泛着喜色。无论谁看到他，都会为他的满身愉悦所感染而面露笑容。

胡安和卡洛斯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雕刻家卡洛斯是个真正的美男子，他高高的个儿，肌肉匀称而健美，黑溜溜的大眼睛和漆黑的头发，在五官端正的白皙的脸庞映衬下，显

得格外秀气。胡安满面喜色而卡洛斯神情显得忧郁。

“他多美呀！简直象个电影演员！”我偷偷地看卡洛斯时，兴奋地这样想。

“您也作画吗？”为了交谈几句，我主动地问梅奇达斯。

“不。”胡安急忙回答说，“梅奇达斯是律师……一个还没有拿到文凭的律师，不过，总有一天会拿到的。她在法律学院因学习刻苦而得到了一枚奖章。她从胡斯托·谢拉① 时期就在那里学习。几次她都差一点儿参加了职业考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推迟。”

“原因只有一个，”她十分幽默地说，“没钱，我几次都跃跃欲试，终未如愿以偿。”

他们继续起劲地谈着，天南海北，无所不谈。我和哈依麦几乎只是听着，不时地听到他们提及一些知名人士以及类似这样的词语：“了不起、内秀、奇迹”等等。

离开的时候，梅奇达斯表示愿意陪我一同散步。我们从圣·伊尔德丰索大街起步，一直慢腾腾地踱到五十七号大街，其间她不时地停下来给我介绍大学区那些高大的老房子。月光洒在这些房子上，宛如为其蒙上一层蓝白色的薄纱，冲淡了火山岩墙壁的红色，使这些建筑变得虚幻，看上去仿佛是神话故事中的宫殿。

---

① 胡斯托·谢拉·门德斯（1848—1912）墨西哥历史学家、浪漫主义诗人、演说家和教育家。著有《墨西哥政治演变》、《祖国的历史》等书。——译注。

二十

哈依麦的画已经交出去两个星期了，可我每天晚上仍然去胡安的画室。梅奇达斯按意大利人的方式称胡安为希奥瓦尼。在那里看着那几个怪人，我感到比去电影院还有意思。我很快就学会了在我的言谈中也用上连串的“了不起”，“奇迹”一类的词语。每逢别人邀我做别的事情时，不管对题不对题，我总是冷冷淡淡地回答“我到画室去”。我好象在专门从事一项绘画事业，其作品将千秋万代为人所赞颂。

一天晚上，我把常去布拉沃家闲谈的佩利多斯拉到画室去，在那儿他同样感到很合心意。他渊博的文化知识和精神上的青春活力使他与我的新朋友谈得很投机。他认为他们是些“脸皮厚但讨人喜欢的人”，让他特别开心的是梅奇达斯和一个叫佩德里多的小伙子。梅奇达斯按俄国人的方式把佩德里多称作佩德洛夫什卡。我认为这个佩德洛夫什卡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天真无邪的人。我相信小克劳迪亚和他都是机灵鬼。自然，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是所有人的笑料。

他以他那安静的、不尚纠缠的方式爱上了我，这爱情使他成了众人无休无止的开玩笑的对象。佩德里多的爱既不使我高兴，也不使我动情，不过，我也不感到讨厌。唯一使我感到可乐的是他那古怪的言行。我敢肯定，如果他是世界上唯一的男子的话，我宁可变卖资产维持生活也不会跟他结婚。他又矮又胖，浓抹着凡士林的头发直挺挺竖起来，酷似豪猪身上的刺。他那双温和的大眼睛使人记起任人挤奶的

牛。他的鼻子和嘴巴使人想到陶制攒钱罐上的小猪。

他也作画，临摹迭戈·里维拉（别人都断言所有他那些走了样的人物画都是他的自画像），不过他的艺术活动不限于绘画，他还是个诗人。而且不是一般的诗人，是一个思维非常敏捷的精明诗人，并且精明到如此地步。按照胡安的说法，只有圣灵才懂他的诗。他几乎每天晚上都给我写诗。那些诗在大家手上传来传去，他们评论的腔调又挖苦又讥讽。只有梅奇达斯最正直，把真情实感告诉佩德里多。

“我说佩德洛夫什卡，您写的诗您自己读吗？”她恼火地问他。

由于这一原因，不难设想，佩德里多十分厌恶她，相反，我们大家对她都非常敬仰，她是最高尚、最善良、最聪明的女人，可谓天下难得。她是个孤儿，一个人住在普埃夫拉公路旁边自己的一所极为简陋的房子里。虽然生活清苦，她却象小鸟一样快乐。她很少找到工作，但这反而使她高兴，在她看来，既然一天能用三个比索活下来——这是她创造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何必再去费劲多挣一个！虽说她尚未获取律师证书，间或也有人来请她帮着打官司，而且每次都打赢。据卡洛斯说，这是因为法官觉得与其由于不懂她的词语而表现得愚昧无知，莫不如早早判她辩护有理。不过，尽管如此，她的雇主并不多。我坚信我的朋友过的是忍饥挨饿的生活，虽然她总是一本正经地说：“我吃得不能再好啦：牛奶、柠檬水加水果。”我想她之所以能活下去，完全是多亏和我们一同吃晚饭时喝那份免费的咖啡。

她穿的是朋友们扔掉的旧衣服，几乎没有一件是合体

的。然而尽管这一切，她比谁都生活得快乐和幸福。她酷爱艺术和哲学，她渊博的文化知识并不妨碍她随便和谁都能谈到一起。她对交谈者的问题怀有浓厚的兴趣，并力图用她的诱导来解决这些问题。

她狂热地爱着胡安，可胡安却只是被动地让她爱，不表现出任何热情。她也从不苛求，这一相情愿的爱情已使她感到无限的愉快和欢乐。只要看看她如何入迷地看他绘画，这一点便一目了然。

“你为什么不和梅奇达斯结婚？”一天我问胡安。他惊愕地睁圆了眼睛看了看我。

“我和梅奇达斯结婚？那么你为什么不和卡洛斯结婚呢？不，不要开玩笑，说真格的，你看梅奇达斯有结婚的打算吗？……你可也真想得出来……我想如果我和她结婚，那我的早餐也就是上午十点钟喝一杯冰镇柠檬汁吧。尽管是一边慢悠悠地喝着，一边可以讨论哲学上的各个流派……不，玛尔塔，谁都不会和梅奇达斯结婚，一个人可以爱她，可以作为一个好朋友敬佩她，可以因为与她的友谊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可是要她来作妻子，乖乖！”

我第一次感到胡安令人厌恶。过了几天，我想试试梅奇达斯，冷不防地对她说：

“你知道我是多么愿意你和胡安结婚呀！”

她和希奥瓦尼一样，感到惊讶。

“哎哟，不，玛尔特！”她按法国人的方式称呼我玛尔特。“真荒唐，那将意味着‘天鹅之死’……为什么要用平淡的生活破坏美好的浪漫生活呢？我和他讲话，我看着他，我也

就是幸福的人了。”

好啦，事情就是这样……我立即又恢复了对胡安的好感。他也确实值得我喜欢。我敢肯定，他根本不了解什么叫自私自利，也许连这个词怎么写都不知道。他非常乐意把画室借出去，不仅借给卡洛斯和哈依麦，让他们在那里作画，而且还借给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是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面部表情严肃，戴着一副厚玻璃眼镜。他是一个实验剧团的导演，借胡安的画室为的是让他的男女青年演员在那儿排练。

排戏使我们大家都得到消遣，只有安东尼奥除外。每当某个演员不能恰如其分地进入角色时，他就气得暴跳如雷。而这些演员看到导演发脾气，变得越来越紧张，常常使排练不得不在歇斯底里的喊叫声中结束。扮演主角的几乎总是那个叫胡列塔的姑娘。她是个褐色皮肤的美丽姑娘，不过她的神态很令人反感。她自以为自己是只凤凰。我敢说，她对我的反感不亚于我对她的反感，她不时地向我流露出她的不满。至于安东尼奥为什么选她演主角，这对大家都是个谜。因为她的表演才能很可怜，并且总是那么冷冰冰的，有如北极圈的冰块。

“看在神圣的基督份上，胡列塔！”导演雄狮般地吼着，“你要注意，你扮演的是个天真纯洁的姑娘，不要把她演成个老气横秋的女人……”

面对这种盛气凌人的训斥，她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怒。

二十一

有一天，堂娜·梅塞蒂达斯红着脸，强颜为笑地对我说，不久他们就要为佩拉勒比略教堂举行义演，要我扮演可怜的安赫利娜从前一直扮演的那个角色。在目睹安东尼奥的苦恼时，我一时还没有想到自己很快也要体验到那种滋味。

“我们找不到别人来代替我的小女儿……如果你能承担，那可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不过，堂娜·梅塞蒂达斯，我可从来没演过戏……我想我干不了。”

“不要害怕，玛尔蒂塔！”佩德罗以保护神的声调对我说，“我教你，你完全可以演。”

他们遇到了为难的事，我不能袖手旁观。因此，我硬着头皮答应了。

“好吧，就我本身来说倒没有什么不方便，可演好演不好，现在还不敢说……”

大家又鼓励我一番。显然，我答应演这个角色，使他们都有如释重负之感。从那天晚上起，我们马上着手排练。我请佩利多斯转告画室的朋友们，我要给布拉沃家帮几天忙，得过几天才能再去那里。我再三叮嘱我的朋友不要告诉他们我帮忙的内情，因为我怕他们知道了必定会取笑我。

我不知道如果安东尼奥看到我们排练，他会对佩德罗的工作评价如何。

“现在该你啦，玛尔蒂塔，向前走三步。对，就这样。现

在头稍微转一转，不！这样不对，头要向左偏，好啦。现在要笑一笑，啊呀！姑娘，你笑得太愉快啦。应当是苦笑，嘴唇向下。好！再来一次，就这样。现在哭……怎么啦，哭啊！你不知道什么是哭吗？”

这样的排练持续了半小时，我可真地要哭了。尽管佩德罗与安东尼奥不同，他不去关心人物的内心活动，即演员如何真正进入角色，而是只注意一个固定模式的动作和表情，但我演来演去，总不能使他满意。

我们排练的戏叫《维奥莱塔》或《仁慈的胜利》。我在这个戏中扮演一个小女孩。一个狼心狗肺的江湖艺人剥削她，强迫她白天黑夜地唱歌跳舞，只要她稍微休息一会儿，就对她拳打脚踢，骂不绝口。一天恰好有位侯爵夫人从她前面走过，这位夫人非常富有，且又心地善良。她对江湖艺人的惨无人道甚为不满，于是收养了这个小女孩，把她带到了她的贵族府邸。她给小姑娘换上衣服，把她打扮得象个阔小姐，并且对她表现得百般温存。（玛利基塔饰侯爵夫人）。可是小姑娘的苦难并未就此了结，侯爵夫人的女儿罗莎乌拉是个容貌俏丽但很自私的姑娘（贝亚特里斯饰）。她仇视这个小姑娘，不欢迎这个闯入者，因而时刻找碴儿欺负她，制造出种种恶作剧。然而小姑娘从不反抗，也从不向侯爵夫人告状。更可气的是侯爵（堂·巴布里多饰）那个老色鬼看上了小姑娘，企图诱奸她。可怜的姑娘拼命挣扎、反抗，直到罗莎乌拉的未婚夫（佩德罗饰）来到时，把她从侯爵的魔爪下拯救出来。末了，所有的坏人都奇迹般地变成了好人。侯爵真诚地悔恨自己一时的感情冲动。罗莎乌拉小姐居然高高兴兴地看着她

的未婚夫与那个可怜的姑娘结为夫妻。

当年我住在阿特卡波萨尔科那段时间，我是多么喜欢这出戏啊！

排练期间，我曾使佩德罗大失所望。特别是侯爵要诱奸我的那个粗暴无礼的场面，当我看到堂·巴布里多的卑鄙下流的目光，想到只要用一只手就可以战胜那个欲火烧身的勾引者时，我总是忍不住要大笑起来。尽管我很想演好和佩德罗情意绵绵的场面，但总是力不从心。每当这时，还有那个可怜的疯子在捣乱，他站在大门口兴冲冲地观看排练，不断地向我打着表示赞赏的手势。

不过，就是在这玩笑和愚弄当中，我逐渐地爱上了我演的这个角色，可以说达到了入迷的程度，整天脑子中转的就是如何塑造好那个少女的形象。在办公室里，我一边机械地按着打字机的键盘，记录下“母猴玛利娅”口授给我的那些夸大其实的词句——开头向来不变："我尊敬的先生和朋友"——，心中却在上百次地重复着我的台词："发发善心吧老爷，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小女孩！"

演出的日子终于来临了。神父们在布道的大厅里临时搭起了一个小剧场。一个小小的舞台用恰巧同样大的两个床单围起来，前面摆着许多排椅子。大厅前一半座位每人收两个比索，后一半座位每人收一个比索。

一个与圣器室相邻的屋子用来作女化妆室。我第一场戏的衣服是贝亚特里斯制作的，它兼有吉卜赛舞蹈演员和村妇衣服的双重特点。当我穿上这身衣服时，我想在大厅中诸位圣神亲切的目光下，我注定可以创出任何奇迹来。真的，那

间大厅中的圣像，几乎和堂·瓜尔贝尔托·加·冈萨雷斯店子里的圣像一样名目繁多。

尽管我的心情非常紧张，可我看到玛利基塔的模样时，还是不得不强忍着不致笑出声来。她的服饰完全象个侯爵夫人的样子，与她扮演的角色极为相宜。身上的绿绸长衫一直拖到地上，领口、袖口和腰间均带有红色的饰物。肩膀上插着一朵红布花，那是特意从大厅的花瓶中取出来的。头上戴一顶大礼帽，饰有鸵鸟的羽毛，那大概是堂娜·梅塞蒂达斯的祖母留下来的。有一回她弯下身去系她松开的鞋带时，我真真切切地看到她酷似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要到街上去跳舞而被挂住了尾巴的小猴子。

贝亚特里斯要到第二幕才出场，她来帮我化妆和穿好衣服。在神父细心周到地为我们安放在衣柜上的大镜子里，我满意地看到我长得还不错哩。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要是卡洛斯能看到我现在的这副模样该有多好啊！

我们的戏开始之前，演了一些音乐节目。这时，我走进男化妆室，想和他们聊会儿天，镇定一下情绪。堂·巴布里多穿着他那身旧提花戏装，显得十分耀眼。他个子不高，那衣服不大不小相当合身。他打着灰色的裹腿，胸前戴一条白色的宽领带，领带上有块小玻璃闪闪发光，看上去宛如珍奇的钻石。我对巴布里多说："你真象一位贵人。"

"哎呀，玛尔蒂塔，如果你在我的黄金时代看见我！"他感叹不已地说，同时天花乱坠地赞誉着我的容颜，并且向我保证，他一定千方百计把诱奸那场戏演好。

佩德罗没有特别打扮，只是穿上了他节日的服装，轻妆

淡抹，说实在的那种打扮并不坏。

可是……糟糕！这时最后一个歌唱家用手向欢呼的观众送着飞吻退下来啦。

天哪，轮到我啦……在布拉沃家一位常客——他扮演我的第一个仇人，是个我平生在游艺会上看到的最瘦的“大力士”——陪同下，我等待着那庄严的时刻。这当儿，我手中的铃鼓不摇自鸣，因为我在浑身打哆嗦。我暗暗地咒骂自己当初不该一时心血来潮接了安赫利娜的角色。我怨恨地重复道：“啊呀，我何苦自找这种麻烦？”

随着一阵嗞嗞拉拉的响声，两条床单徐徐拉开，展现在观众面前是一条普通大街的布景。五秒钟以后，我和“大力士”登上了台。我站在那儿，垂着头，听他毫不客气地用那些少用的语言对我责骂：“笨蛋，蠢货，十足的大傻瓜，”等等，等等。当时我认为他骂得完全有理：谁让我干那种蠢事，稀里糊涂地去演那场戏呢？

我不敢朝大厅中看。我真愿呆在另一个地方，哪怕是呆在医院的病床上，也不愿穿着那身滑稽可笑的衣服，面对着观众惊异的目光，站在那个舞台上。我按照佩德罗的指导，象一个机器人似地动作起来：向前走三步，停！再向左跨两步，把手举到齐眉高，要举得正好，一厘米不能低，一厘米也不能高……可是，转眼间，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再理会注视着我的观众了，只觉得好象真的维奥莱塔潜入我心中，使我确实为她的痛苦而难过。

我突然把佩德罗排练时对我的严格要求忘得精光，象做梦一样，开始体验可怜的姑娘倍受熬煎时的情感。此时，我

不再觉得自己是故弄风雅和荒唐可笑。一个孤儿落在那个残忍的江湖艺人手中，是多么的不幸啊！后来，那个心肠慈悲的夫人把她从那个无赖的魔爪下救出来，给她以保护，使她过上了安静、温暖的生活，她又该是多么喜悦啊！

这一幕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我十分惊喜，第一次把目光正面投向大厅。大厅里坐得满满的，简直都要撑破了。那些品德高尚的人，来看戏时都穿了节日的盛装。在前面的一排座位上，坐着佩利多斯和所有常去布拉沃家聚会的人。我的朋友热烈地鼓着掌，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还看到许多妇女在不停地擦去泪水，我真感到自豪。

剧场休息的时候，佩德罗气急败坏地责骂我：

“我教你的全忘啦，你这是独出心裁，爱怎么演就怎么演……”

他的话使我很难过。我打算记住他教我练习的那些芭蕾舞动作，可是在下面的两场戏中，我完全和第一场一样，开始上场时，依然是害怕，几分钟过去后就忘记了周围的一切，进入了那种悲惨的生活氛围，自然，也莫名其妙地忘掉了佩德罗的教导。我在舞台上活动着，糟啦，没有数步伐。

演出结束时，我伤心地听着佩德罗对我的严厉训斥。他毫不含混地说，我洋相百出，演得可笑极啦。这时，有个教堂的神父走过来。他是个面容和蔼可亲，显得很精明的小老头。他没去理睬导演，而是对我说：

“请允许我向您祝贺，我的孩子。您的表演使我非常感动，尽管这出小戏很……有点儿……我是说，有点落俗套，可我还是真诚地祝贺您。”佩德罗脸“唰”地一下红到了耳根，

仿佛自己挨了骂似的。接神父之后，佩利多斯和许多观众也都争先恐后地向我祝贺。其实，那些观众我压根不认识。我觉得很幸福，但又害怕看见布拉沃一家人。这次演出是老妈妈做提词员，她象慈母一样冲我笑了笑。

“看见了吧，演戏没有什么神秘的。不要泄气，下次你会演得更好……”

二十二

我对卡洛斯的感情一天深似一天，这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了。他工作的时候，我静静地凝视着他。他魁梧的身材和俊美、苍白而略带忧伤的面孔使我感到如痴如醉。我日夜思念他，连做梦都离不开他。有时梦见他利用戏剧节目单的背面给我写情书，有时梦见他把我从佩德里多的怀中拉出来，用他的双臂保护着，甚至有的夜晚竟梦见他把我绑在他雕好的塑像上，强迫我象吻玛利基塔·布拉沃一样狂吻他。

那么多的梦和对他如此频繁的凝神观察，使我心神不宁。我在办公室同哈依麦聊天时，总是巧妙地把话题引到他身上。但遗憾的是，我们这位善良的朋友对他了解甚少。他告诉我他们认识也仅仅几个月，他认为卡洛斯是个严肃的小伙子，专心致力于他的艺术。至于卡洛斯有没有未婚妻，对此他一无所知。

梅奇达斯和胡安肯定是比哈依麦更了解卡洛斯的，可是我怕他们猜到我对雕刻家有意思，因此没有去向他们打听。

卡洛斯呢，他对我比对其他人都显得客气一些。有时候

他迅速地扫视我一眼，那目光是如此的深沉，使我的恋情油然而生，全身象是融化了。我想假若堂娜·鲁比达·金达尼亚看见我当时的情景，准会又让我去洗冷水澡。

我一边听着佩德里多口若悬河地对我讲着爱抚赞扬的话，一边偷偷地看着卡洛斯，并且痴情地想象着怎样去轻轻地咬着他的嘴唇和弄乱他的头发。

如同昔日我教母要我吃泄药时一样，我开始消瘦下来。在夜间的梦中我也变得越来越放肆。天哪，多么难熬的日子哟！

一天，我再也憋不住了，就把我对卡洛斯的感情告诉了梅奇达斯，尽管我没有和盘托出，而是避开了一切有关梦景和想去咬他的嘴唇以及弄乱他头发的细节。

"哎呀，玛尔特，这真是你有情，他有意，两厢情愿啊！"她眉飞色舞地对我说，"我早就觉察到他也喜欢你啦，好极了！"

我觉得事情并非她所说的那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我们还是一如既住，看不出他对我有什么进一步的表示。他是在等待着我主动向他表露爱情吗？于是我采取了一种自以为很高明的策略，一个星期没有去画室。每天下午下班的时候，我都着意地打扮一番，心想他可能会在门口等我。可是连他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既然如此，我只好"回心转意"，重新回到画室去。

所有我的朋友见到我都感到惊讶："你怎么好久没来啦？"，"你知道我们多么想你吗？"……除卡洛斯以外，别人都热情地欢迎我。他只是亲切地看了我一眼，这使我感到满心

欢喜。尔后，日子又一如既往地过去了。

实际上，那种情况是令人感到羞辱的。难道他以为我是另一个梅奇达斯，只要他让我看着就行啦！于是我打定主意反击一下。每逢来到画室里，我只是冷淡地跟他打一声招呼，他还是同样亲切地看我一眼作为回答。然后，我也就不再看他，只和其他人说说笑笑。可是这样做非但没有使我感到宽慰，反而给我造成了更加沉重的负担——为了不去看他，我不得不再三克制自己。

一天晚上，因为过了十点，佩德里多自告奋勇要送我回家。我们尚未走出两个街区，这时卡洛斯追上了我们。他粗暴地一下子把佩德洛夫什卡推到一边，并且以不容辩驳的口吻对他说：

"滚……我来送她。"

佩德里多表示抗议，可是卡洛斯根本不听他，挽起我的胳膊拖着我就走。诗人离我们而去，嘴里嘟囔着对卡洛斯的霸道不满的话。

一路上我心情紧张，一直等他说话，可是等呀，等呀，空等了半天，他一言不发。他的手触摸着我的胳膊，上上下下，缓缓地摸个不停，我不禁寒噤连连，脊背上渗出冷汗。

到家时我打开大门，晃了下身子，想抽出胳膊和他告别。可是他的手死死地抓住我，并且轻轻地把我推向门内，接着他自己也跟了进来。在那黑糊糊的门洞里，他悄然无声，双臂突然把我搂在怀里，摸索着亲吻我。我的手指也立即插进了他的头发，抚摩着，梳理着，我身上象燃烧着一团火。

玛利基塔吓人的声音从楼上传来。

"是你吗，玛尔蒂塔？……"

我们急忙分开来。我紧张地透不过气，极力以正常的语调回答她：

"是的，是我，……我这就上去。"

他又飞速地吻了我一下就走了。我感到浑身乏力，颤颤巍巍地上楼去。费尔民的吻没有一次令我这样心醉。

那天晚上和第二天一整天，我都感到十分激动。这个吻之后，情况将会如何发展呢？卡洛斯是个怪人，他完全还会象过去那样对待我。倘若如此，又怎么来解释所发生的这一切呢？进画室的时候，想到他有可能给我一个冷脸，我不免怕得打起抖来。跟他打招呼时，我羞红了脸。

"你坐在这儿吧，就在我身边。"他直截了当地命令道。并且面对大家惊奇的目光，又冲着佩德里多说，"喂，你放明白点。听着，胡闹的事到此为止了。玛尔塔是我的未婚妻。"

听了他的这些话，我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噢，他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佩德里多象个伤心的孩子似的哭丧着脸，我真想给他一块糖果哄哄他。梅奇达斯兴高彩烈地跑过来拥抱我和卡洛斯，安东尼奥赞许地微笑着，哈依麦则是温和地看了我们一眼，同时用一个手指威胁着我说：

"你可真狡猾！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他弄到手啦……"

胡安仍是全神贯注地画他的画，仿佛他什么也没听见。

"我建议我们为这对情人悄悄地干一杯。"梅奇达斯满面春风地说："喂，佩德洛夫什卡，您为这瓶酒出多少钱？"

佩德里多有难言之隐，愁眉苦脸地给了她二十个生太

伏。而卡洛斯和安东尼奥都高高兴兴地同意了梅奇达斯的意见。

当胡安为我斟第二杯酒的时候，我似乎听到他小声嘀咕说：

"你干了一件地地道道的蠢事，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你说什么？"我不安地问他。

然而他没有回答我就去给佩德里多倒酒。佩德里多要求说："斟满点，斟满点，为了忘却这一切。"

这说不上是悄悄地饮酒庆祝。九点钟，戏班里的小伙子赶到了，他们也来凑热闹。我们正在唱波莱乐舞曲，这时忽听大街上传来手摇风琴声。梅奇达斯提议请他进来为跳舞伴奏，我们都举双手赞成。在手摇风琴手和梅奇达斯一阵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跳舞开始了。

手摇风琴能演奏四部曲子：两部波莱乐舞曲，一部华尔兹舞曲，一部科里多舞曲。每部曲子最后延音长达十秒钟，然后接上另一部曲子。我觉得每一部曲子都很优美，就象用竖琴演奏那样悦耳动听。

伴着卡洛斯翩翩起舞，真叫人心摇神荡！他轻轻地拥抱着我，偷偷地吻着我的头发。当手摇风琴手休息片刻，喝一杯我们打开的第二瓶酒时，他把风琴交给了佩德里多。后者摇着风琴时，那张愁云密布的脸显得更加滑稽可笑。这个玛尔塔，已经由在堂娜·玛利亚尼达身边天天作念珠祈祷的正派姑娘，变得完全沉溺于享乐，天哪，她走得太远了吧！

二十三

上帝呀，我干了件多么愚蠢可笑的事啊！维纳斯女神和蒲拉克西蒂利[1]赞助下开始的那场如此浪漫的恋爱很快就使我陷入了不可解脱的烦恼。同往常一样，我仍旧只能在画室里见到卡洛斯，他从不来办公室接我。一天，我鼓起勇气撒娇似地嗔怪他，没想到他却不讲情面地回答：

“你不知道我要工作吗？”

每天我就这样坐在他身边，默默无声地看着他雕像，打发两个小时的时光。起初，我看着他感到陶醉，就象梅奇达斯看着胡安一样。只要他不时地冲我笑笑，或者伸手抚弄一下我的头发，我也就十分满足了。可是，过了不久，仅仅是笑笑或抚弄一下头发就不能再激起我的兴趣了。我对这种单调的亲昵表示厌倦得不能再忍受了。我们这种冷落的场面与房间另一端的谈笑风生形成鲜明的对照。

卡洛斯是那样的忌妒，同他相比，奥赛罗都称得是满意的丈夫。甚至佩德里多有时候温顺得象头母牛似地看我两眼，他都会气得暴跳如雷。我说什么好呢，就连凭年纪不应对其有任何怀疑的佩利多斯，都引起他的醋意。结果，弄得别人谁也不再跟我讲话，而且我伤心地看到，他们几乎都用厌恶的目光看我，正象卡洛斯使他们感到厌恶一样。

这还不算，自从和他结识以后，我再没看过一场戏，也

---

① 蒲拉克西蒂利，公元前第四世纪的雅典著名雕刻家。
——译注。

没有进过一次电影院，他说他没有这份闲钱。当然，他也不允许我独自或由另外的人陪着去看电影或进戏院。所以，就连星期天我也要在画室里度过，所不同的只是吃过午饭就要早早到达那儿。

晚上，他送我回家，一路上几乎象个哑巴。说真的，我真没有见过比他更沉默的人。到家之后，他依旧象第一天那样在门洞里吻我，可是我对他的吻愈来愈感到索然无味。

我绞尽脑汁想找个借口堂堂正正地结束我们的关系。可是找不到，于是我开始恨卡洛斯了。一天，我下了决心，刚刚从画室出来，就跟他说，我认为我们恋爱是干了一件错事，因为在我们中间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爱情，因此，我们还是平心静气地了结这种关系，只是做个普通朋友吧。

他的反应简直令我胆战心惊。刹时他的脸变得苍白了，使劲地把我搂在了怀里。我想挣脱时，他几乎是扯着嗓门喊了起来：

“不，玛尔塔！我爱你，爱你胜过爱一切人，我不能没有你。”

当时我吓坏了，急忙回答说：

“那好，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继续好下去。”

可是后来，我实在恨自己，为什么这样软弱呢！

“你以后再也不要这样想了，听见了吗？……”他粗野地说，显得大言不惭。

这就是我干的好事！打那以后，我被他束缚得死死的，内心中对他更为反感了。而他则不停地责备我，不分青红皂白地咒骂我不该离开他。有时他伤感地说：

"当然罗，你这位小姐对我已经厌倦啦……"

我不敢去抽他耳光，只是限于愤愤地冲他苦笑。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了。

有一次，我可真是愤怒已极，我从办公室出来遇上了佩德里多，他神色紧张地等着我。他回过头去望望四周，确信那个吃人"妖魔"不在时，他向我走来，单刀直入地说道：

"我来这儿是要告诉你一件事。由于那个野蛮的家伙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你……你知道我听到了什么事吗？……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千万不能告诉他是我说的！……你不要以为这是拨弄是非，我告诉你是为你好。你心里有数，我是爱你的，只是你无情无义……"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迫不及待地问他，同时做着好梦，奢望他和费尔民一样是个有妇之夫。

"事情是这样的，卡洛斯他……你可不要把我说的事情告诉他……想不到吧，他吸大麻！对此你有何感想？"他以胜利者的语调结束了这段话。

不消说，我听了这消息甚是高兴。我终于找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不过，这事你敢肯定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当然罗，我敢肯定……我不会告诉你是谁跟我说的，不过，你可以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好象卡洛斯有段时间给一个疯人院的病人上过雕塑艺术课，他就是在那儿学会了吸毒。我为使你痛苦而感到遗憾，但是我是为你好。你不要哭，玛尔蒂塔。"他轻轻地拍着我的手恳求着。

"我尽力忍住就是了。"我容光焕发地回答说，"谢谢你，佩

德洛夫什卡，你不知道你为我做了一件多么好的事。”

为了慎重起见——这是佩德里多的叮嘱——我们就在原地分手，两个人沿着不同的街道去画室。我迈着轻快的步子，心中乐滋滋地向着过往行人微笑。

到了画室，我用洪亮的声音向大家问候：“你们好，孩子们！”我这样做使在场的人感到惊奇。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朝我射来，卡洛斯则是皱起了眉头。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摆出一副挑战者的架势，一边不怀好意地笑眯眯地看着他，一边心中想道：“你倒真是心安理得，若无其事，想不到我已经知道了……我们就要分道扬镳了，好小子。佩德里多万岁！”

然而，当我只身一人和他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我可就慌了神儿。面对即将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争吵，我感到六神无主了。最后，我突然横下了一条心：

“我们得好好谈谈，卡洛斯……”我细声细气地说。

“是吗？谈什么？”他问道，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

“谈谈……我已经知道了，你吸毒，吸大麻……”我说这话时是那样怯懦和不好意思，真象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而给自己开脱一样。

“我从前吸过，现在不吸了，还有事吗？”他没事儿般地回答我。

“没有了。”我泄气地说。

我们继续向前走着，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他泰然自若，而我却希望上帝从空中抛下一块不大不小的陨石，不偏不倚地落到我们头上。

那天晚上，他照样在门洞里吻了我，可我觉得那不是吻，而是在咬我。他的手也十分可怕，似乎成了猛兽的利爪。

“畜牲！”我气狠狠地暗中骂道，猛地从他怀里挣脱出来。

我拼命地跑上楼，咒骂着自己性格懦弱。我想疏散一下淤积在心中的苦闷，就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卡洛塔。

“怎么，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漂亮迷人的小伙子？上帝保佑……可是，孩子，你是自作自受。谁叫你不痛痛快快地打发他滚开呢！这还要什么借口。”

“是的，这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可是我跟你说，我怕他怕得要命。”

“我们来说说清楚，你怕什么？怕象有一天他说的那样，把你杀死吗？”

“要是真那样就好了！”

“那么你怕他什么呢？比如，怕他打你？可是，孩子，你不要傻头傻脑的。在画室里他不敢打你，那儿有许多人会保护你……如果是在大街上，你就叫宪兵来，不就万事大吉了！”

“是啊，说来很容易，要是闹得满城风雨，第二天报上就会发消息。我宁肯让他打我，也不愿落到这步天地，不是吗？……尽管我不知道我怕的是不是挨打……不，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否则，我要得神经病了。”

“你瘦多了，孩子……不过，你也不必担心。”她突然双目生辉地补充道，“你会看到，一切很快都会得到解决的……我知道该怎样行事。”

我看了她一眼，对她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卡洛塔是个聪明人，她会出什么主意？她要去找他谈吗？

“您打算怎么办呢？”我焦灼地问。

“我今天晚上就开始为丽塔·德·卡西亚圣母作九日祭。”

二十四

人常说：“祈求神灵，要见行动。”我记起了这句话，打算为卡洛塔安排的九日祭祈祷效点儿犬马之劳。那天晚上我临时决定不去画室。

我为能重新参加布拉沃一家的聚谈而感到无限欢喜。听着巴布里多的信口雌黄，我笑了，真的，我好长时间没有这样笑过了。我也全神贯注地听索科里多详尽的叙说“她的风湿症”。与此同时，我的脑海里时不时地映现出卡洛斯狂怒的面孔，我想这会儿他该是这样的。我得意洋洋地想道：“气死你，坏蛋，气死你！”我是那样心花怒放，以致决定第二天晚上也不去画室。

可是，我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却出乎意料地碰到了他。这使我大为扫兴。他穿一身我从未见过的深蓝色衣服，不大不小，十分合体，多么英俊呀！可我仍是厌恶已极！

他以他特有的冷漠的微笑向我问候，并伸手挽起了我的胳臂。看到他那副令我生厌的笑脸，我真想转身而去。

“我带你去看电影。”他很得意地说。

“您太客气啦！”我生气地说。

来到电影院门口，卡洛斯放开我的胳膊准备去买票。这时，我没有想清楚我要作什么，只是木偶似地脱口而出道：

“你不要去买票……至少不要买两张，我不进去。”

“为什么？你喜欢去别的地方吗？”

“不，我哪儿也不去，跟你在一起，连天堂都不去……！我跟你在一起呆腻了，我讨厌你，我不能看到你，我恨你。这些你不是很清楚吗？不要用这样的眼光看我，如果你认为我怕你，那你就错了，而且是一错十万八千里！出于礼貌，我以前什么也没跟你讲，可是如今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要跟你讲得清清楚楚，让你明白，我不愿意你再来找我。我再说一遍，我讨厌你，听见了吧？我对你讨厌透了，懂吗？”

“我完全懂得你的意思，你说得够清楚了……可是，你是否想到我有时候也很讨厌你呢？”

“那好，咱们各奔东西吧……”

“好好，我同意，你也不要再来找我。”

他转身匆匆而去。我仍在原地站着，一直看着他拐过街角，再也看不见他了……天哪，多叫人伤心哪！我顿时热泪滚滚不知是气愤、还是伤心。

我慢吞吞地走回家去。可怜的卡洛斯！他今天下午穿上那身蓝色的衣服，显得格外英俊和风流倜傥……

“你怎么啦？为什么哭？”玛利基塔一看见我进来就惊讶地问。

“吹了……和卡洛斯吹了……”

“就因为这个哭？”玛利基塔感到诧异，“可是，这不正是你求之不得的吗？你不是说你恨他吗，不是说这不是生活吗？

不是说怕他吗？天晓得你还说了些什么。”

“是这样……可是现在，一想到再也见不到他，我心中又有些难过……”

“哎呀！亲爱的，你变成疯子啦！”玛利基塔伤心地摇着脑袋说，“好吧，究竟怎么回事，跟我说说吧。”

“没什么……那个可怜鬼到办公室来找，这是从没有过的事。他请我去看电影，到了电影院我对他说……“我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好啦，姑娘，不要再哭了，给我把话讲完，你跟他怎么说的？”

“我对他说我讨厌他，我恨他，我一辈子也不想再见他，天晓得还说了多少粗鲁的话……”

“这些话都是你说的吗？姑娘，你比第一个吃人心果的人还有胆量……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你在我们面前把他描绘得如狼似虎……他呢，他有什么反应？对你说了些什么？讲呀，讲呀！”

“你想这个可怜虫能说出什么来呢？他说他也恨我，也不要我再去找他。”说到这儿，我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玛利基塔耸耸肩膀，又去绣她手中的活。

在那天晚上的聚谈中，我听到他们称我“疯子”不下二十次。男人们还一遍又一遍地说什么“女人的心是琢磨不透的”。

“我认为你的哭不是由于心中痛苦，而是由于神经质，玛尔塔。”佩利多斯对我说，“你应该为干净利落地一下子结束了那么难堪的局面而感到高兴。我为你庆幸，你居然有那么大

的勇气。我不明白你现在为什么难过，但是我相信你是不好受的。恕我冒昧地说一句，以我之见，你还是去休息几天。离开墨西哥城，去别的地方玩上一个星期，换换环境，看看别的人……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你从来没有休过假，因此你有这个权利。去请假吧，快去休息休息，等回来时，你肯定会变成另一个样子。这你会看到的。”

听了朋友的劝告，我在办公室讲出了休假的想法。有个人称“机灵鬼”的女同事对坦皮科赞不绝口，于是我打定了主意就去那儿休假。由于我的目的是离开墨西哥城休息几天，所以去坦皮科，去阿卡普尔科，还是去圣·安德列斯、恰尔奇科穆拉，对我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

“我给我妹妹写封信，让她去机场接你，并且帮助你安排个设备好，但价钱又不很贵的饭店。”我的朋友补充道，她显得比我还兴奋。

二十五

布拉沃一家把我送到飞机场。那么多的飞机起起落落，姑娘们看得发了呆，她们说呀，笑呀，还啧啧地赞叹着：

“这么大个玩艺儿竟然能飞起来……”玛利基塔出神地望着飞机这样说。

“你们看那个刚下飞机的美国佬，脸色铁青，肯定是晕飞机了。”

“可怜的先生。”

机场上的情景我望而生畏，仿佛是脊背上有千百只蚂蚁

在来来往往地爬动。登机时间到了，我告别了那些可亲可敬的好心人，向飞机走去。我极力装出神情自若的样子，好象这次旅行对我来说至少是第二十次。可是，上飞机的时候，我的腿还是有些抖了。当我靠一个窗口坐下来的时候，看到飞机滑行了一段便起飞了。我觉得心脏好象跳上来堵住了嗓子，差点儿就要被吐出来。可是，渐渐的，我就象一个上了绞刑架的人那样无可奈何地安静下来，开始一个个观察我的旅伴。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外国人，他一头金发，长得很英俊。他装模作样地象是在读一张非常奇怪的洋文报纸，其实在不时地偷偷看我。

“请您原谅，这是什么河？”他指着一条我们刚刚飞越的河流，用一口相当准确的西班牙语问我。

“不知道，我也在琢磨这是哪条河呢。”我客气地回答他，

就这样，我们慢慢地开始闲聊起来。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波兰记者，到墨西哥来考察旅行。

“从小我就幻想了解墨西哥，想这事我都入了迷……我可以向您保证，墨西哥一点儿没有使我失望。”他一边说一边微笑，露出了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

旅行是多么美妙啊！乘坐这么舒适的飞机，又和一个有文化的彬彬有礼的欧洲人为伴，我感到十分惬意。那欧洲人的聪明才智和殷勤，使我脸上不时地荡起笑意。可是，哎呀！飞机并不是总平安无事，它骤然降了下去，接着又陡然升了起来。从前我曾听人说过，这是遇上了强气流。真是讨厌！

为了掩饰我的恐慌，我开始欣赏两侧连绵不断的丛山峻

岭。那景色蔚为壮观，分外妖娆。突然又遇上一股强气流，又一股，又一股，强气流接连不断地冲来……我可以发誓，那架飞机已经变成了一个约约①。

大概是因为我的脸色发青了，我的旅伴关切地俯下身子朝我问道：

“您觉得不舒服吗？”

“不——不是”，我一边回答，一边迅速地抄起一个放在我前面座位背后的纸袋。凭直观感觉，我一看就知道它的用途。

多不好意思呀！我不敢正面去看那个黄头发的波兰人。他殷勤地问我是否想吃橙子。橙子嘛，我实在想吃……可是我慢慢地感到困倦，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当飞机在图斯潘降落的时候，他叫醒了我，问我想不想下去活动几分钟，换换新鲜空气。

我谢绝了他，一个人留在飞机上，利用这个时间修饰一下我那黄里透青的面容。我在双颊上抹了点儿胭脂，又在双唇上涂了点儿口红。这一番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从图斯潘飞往坦皮科的途中，没有遇上一次强气流，因此纸口袋也就排不上用场了。这样我的精神又好起来，得以继续与我的同伴说说笑笑了。

我朋友的妹妹在机场等我，由于她和她姐姐长得非常相象，我一眼就认出她来。

---

① 约约，一种儿童玩具，由一根轴连结起来的两个圆盘顺着一根绳升降。

——译注。

我恋恋不舍地告别了那个波兰人，为不能照他的愿望把我的地址留给他而深感遗憾。那时，我尚不知自己将住在哪儿，于是我和我朋友的妹妹上了一辆汽车。

“现在暂时到我家去，您把东西放下，咱们先去吃饭，下午再帮您找个地方住宿。”

我好奇地观看着眼前的一切，那些临街的住宅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们的门窗都敞开着，外人随便可以看见里边。房主对一切已习以为常，生人的目光并不使他们感到讨厌。好热的天哟！太阳热辣辣地从天上射下来，我感到一种昏沉沉的快慰。

由于难过地想起我住的那个堂娜·卡罗利娜公寓一大早就被赶了出来的辛酸情景，我拒绝了这位新朋友安排我住公寓的建议，决定去住旅馆。我们在市中心离电业公司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旅馆，尽管不算豪华，但至少很整洁，家具摆设齐全。我租了一间带洗澡间的房子。

我朋友的妹妹叫埃斯特里塔，她象是看出了我的意思，立即向我告辞，让我一个人留下来。我高高兴兴地哼着小曲着手收拾我的行李，把衣服放在衣柜和五斗橱里，把我的小克劳迪亚的照片摆在五斗橱上面。

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换上了一件薄薄的白底蓝花的新衣。之后又在脸上抹了胭脂，照了照镜子感到满意，就上街去了。

我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就我一个人，一身轻松，无忧无虑，我对自己的处境和一举一动都感到称心。怎样来描写我的喜悦呢，我真想在大街中央翩翩起舞，反正那儿没

有一个人认识我。

暮色降临，闷热开始消退了。我从容不迫地在大街上走着，想找个咖啡馆用晚餐。用不着迪奥赫内斯打灯笼①，到处可以找到。但是大多数咖啡馆都挤满了人，而且几乎都是男人。我正在犹豫不决时，突然有个人拉住了我的胳臂。我断定在那儿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可我一转身，不禁大为惊愕，原来是我飞机上的旅伴，他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出现在我的面前。

"喂，看到了吗？……我很快就找到你了。"

我们进了一家咖啡馆，在电扇送来的凉爽中共进晚餐。我的伙伴穿的是热带服装，带着薰衣草的适度芳香，他显得气度不凡，洒脱大方。

"您说我们去哪儿好呢？"饭后他问我。

"去看看坦皮科好吗？"

他欣然同意，于是我们走出了咖啡馆。在繁星密布的夜空下，我们慢悠悠地走着，走着，享受着夜晚的凉爽，陶醉于相互陪伴之中。我的恐惧、我的担心、五十七号大街、卡洛斯和他的吻，以及他的讥讽，都已无影无踪。我觉得那一切如同是在极其久远的年代，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的事。

在穿过一个街角的时候，我诧异地停住了脚。

"天哪！那是一条船，对吗？"我激动得象个孩子似的，用手指着远处的一片灯光和一个多少有点倾斜的大烟囱问他。我们信步往那儿走去，他看到我那股亢奋劲儿，不禁笑了起

---

① 迪奥赫内斯为希腊哲学家（公元前413—327）以其古怪行为而著称。他曾大白天打着灯笼到雅典去找一个人。

——译注。

来。我们沿着黑糊糊的街道走近那条船。我们终于来到了码头，我的面前出现了雄伟壮观的景象。这景象我童年时就憧憬着，至今方如愿以偿。噢，我终于看到了一条大船。

我慢慢地观赏着那条船，从船头看到船尾，又从船尾看到船头。灯光映照在宽阔的、由此流入大海的帕努科河的水面上。此时河水在夜幕笼罩之中，一片黑黝黝的。船上有一些和我的同伴一样身材魁梧，满头金发的男人。他们有的穿着军官制服，有的着海员装。他们双肘撑在栏杆上，一边聊天，一边看着我们。

我也好奇地望着他们。他们身上飘溢着大海的气息。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不知迎击过多少次暴风雨的挑战……

我看了多少时间船，已不记得了，只觉得我默默无语地站着。微风轻轻吹动着头发，衣服紧贴在身上，我在那儿站得太久了。我渴望登船而去，随船漂流四方，走向天涯海角，去认识新的土地，新的人，学会新的语言。

前不久，也是同样的时刻，我和卡洛斯从画室出来，怀着郁闷的心情默不作声地向布拉沃家走去。在那里，我厌恶地接受了他一个狂怒的亲吻。

站在这美丽的河边，清风迎面吹来，身边有一个我所敬重的男性陪伴着，不免心猿意马，情不自禁地轻声低语道："非常感谢！"这"感谢"中浸透着赤诚，浸透着幸福。它大概会飞向天空，从一个星星弹到另一个星星上，直到象一个小小的发光体似地落在丽塔·德·卡西亚圣母的怀中。

在码头附近的大街上，有无数灯火通明的酒店。从那里传出一阵阵探松或波莱乐舞曲。愉快的海员不停地出出进

进，或是独自踱步，或是比肩而过。他们都喝得醉醺醺的。

我惊异地看着这一切。

“和电影中的人一模一样。”我说道。

我的朋友微笑着拉住了我的手。

“小姑娘……你多大啦？有十八岁了吧？”

“噢，不，我二十二岁了。”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我们坐在广场的一条长凳上，虽然夜已很深，依然能看到很多人悠然自得地来来往往。我发现坦皮科的夜生活比首都还要热闹。

“明天我要去看大海。”我把自己的愿望不知不觉地说了出来。

“如果您允许我陪您的话，那么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情景会永远留在您的脑海里。我真愿自己也能留在您的记忆中。”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妙的：夜晚、我的同伴、我的服饰、我所看到的船只，以及我要去看的大海……一切，一切，当然蚊虫除外。那些可恶的蚊虫，不断地追逼着我们，向我们连连发动进攻。由于我的身体比同伴裸露得多，它们叮我叮得更厉害了。我们不得不往回走了。他一直把我送到饭店的门口，在那儿约好了第二天仍旧一同出去。告别的时候，他落落大方地俯身吻了我的手。

“对不起，请您再说一遍您的名字。”我恳求道。

他笑了，慢慢地重复了若干遍“约瑟夫……”接下去他说出了一大串美妙动听的音节，而我只记住了最后他说的“伊斯科”，结果还不知道他叫什么。

“好吧，感谢您的热心关照，先生……约瑟夫。”

回到房间打开灯时，我看到克劳迪亚稚气的小脸从相片上朝我微笑，象是在欢迎我。

二十六

大海展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它是宇宙万物中的佼佼者。它似乎有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激情，这种激情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当我看到人们穿着各式各样，颜色刺眼的小得只能遮羞的游泳衣在浪花中嬉戏翻腾时，我觉得那是对雄浑壮观的大海的亵渎，从而也就是亵渎神明。我记得我对约瑟夫说过：

“应该制定一条法律，禁止人们在大海里洗澡……您看这些人……就象一大批奇形怪状引人发笑的猴子，跳跃在一个无比广阔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上。”

“您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亲爱的朋友，我认为应该禁止那些体型不美的人下海。”

“也应该禁止那些体型漂亮的人下海……对于大海，只能观赏，不能糟蹋。我们到那边去，走远一点儿，到没有人洗海水浴的地方去。”

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坐在了沙滩上。这里是另一番情景，只能听见大海庄严的声音，而听不到那些刺耳的尖叫声，如：“哎呀！水真凉呀！”“喂，不要怕，我们跳到浪里耍一耍吧！”等等。我们一直在那儿逗留到天色将晚。我觉得嘴唇上有股咸味，一阵阵海风从远处随浪吹到岸边，使我周身感到凉爽舒适。

我的朋友说得对，大海给我的印象将永远留在记忆中。这位朋友有着渊博的学识，丰富的情感，高尚的品德。他在大海面前把我拉在怀里轻柔地亲吻，那吻里饱含着快乐和谅解，而不是情欲。我将把这位朋友和大海一起铭刻在心底。

这之后的一些日子里，我们继续去游览坦皮科，有时是我们两个人，有时埃斯特里塔陪我们去。说真的，我真不愿埃斯特里塔多此一举。我讨厌她絮絮叨叨地讲个没完，嘴里又不时地吐出污秽的字眼。不过最令我反感的是她恬不知耻地和约瑟夫打情骂俏，攀着他的肩膀放肆地笑呀，叫呀，直到累得气喘吁吁。她疯疯张张地使本来就热乎乎的空气仿佛也沸腾起来。我走在她身边时感到更加烦闷。她双颊上涂着两个鲜艳的大红点，看了令人感到作呕。每当她装模作样地擦去脸上不断流下来的汗珠时，那股酸溜溜劲儿更叫我烦透了。

虽说我的朋友摆出了全部的绅士派头，有时也掩饰不住对这位姑娘过分殷勤所产生的厌倦。他时常看看我，好似在祈求我的帮助。参观炼油厂是约瑟夫来墨考察的主要目的，就连去这地方她都不愿离他一步。对我们来说，幸好她的父母对她回家的时间控制得很严，这样晚上的时间就完全属于我们了。

我对坦皮科的咖啡馆将是永难遗忘的，那里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天花板上吊扇发出的嗡嗡声，压过了人们轻轻的说话声。在那儿，约瑟夫用欧洲人特有的轻松的语调给我讲述了种种轶闻趣事。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非常美好的时刻。而他则喜欢听我讲述我教母的事。他认为我教母是一个极为奇特而古怪的女人。

“您真可怜，亲爱的朋友。我母亲也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可是她从来没要我妹妹穿上她自己年青时代那样的服装，也不禁止妹妹外出参加适合她年龄的娱乐活动。”

他的容貌是令我侧目的，但我更乐于听他讲话。他有一头金发，五官端正，聪明的面孔上洋溢着迷人的微笑。他那长满金黄色汗毛的黝黑的双臂，他从嘴里拿下装满香喷喷烟草的烟斗时的姿势，以至他身上经久不散的熏衣草的香味，都使我陶然欲醉。在和卡洛斯一起度过了那些愁苦的日子之后，呆在他身边是何等的快慰和幸福啊！

夜里，我躺在床上，剖析着我如此兴奋、激动的原因，我是否又爱上了约瑟夫？倘若如此，那又怎么办呢？我是在寻找着理想的情人，得到了真正的爱情，还是说我在爱情上是一个变幻无常的人？

二十七

我终于下海了。机灵的约瑟夫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晓得怎样来精心谋划。一天下午，我们坐在海滩上，我象往日一样凝视着大海，茫然若失，忽然，我的朋友冲动地叫了起来：

“您瞧，那个女人多漂亮啊！”

“哪一个？”我问他，同时面有不悦之色。

“那一个，看见了吗？”

是的，那女人身材确实不错，尽管不值得我朋友那么大惊小怪。她的臀部不够丰满，小腿也显瘦了些。

“还算说过得去。”

“不，不是过得去，而是体型不胖不瘦，很标致。这样的人您不会认为是糟蹋了大海吧，对吗，亲爱的朋友？”

为了掩饰我的不满，我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显得无动于衷。看来这位好心的先生把我这样的女人看得一钱不值了……我忿忿地看了那个风流娘们一眼，几乎是下意识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遗憾的是我没有游泳衣……天气这么热，要是也能到水里去泡泡该是十分惬意的。”

--听到我说这话，约瑟夫立即跳了起来。

“您不必为此焦急，这里准能租到游泳衣。对，对，我可以肯定，准有适合您穿的号码，而且都是消过毒的，您来呀！”

他拉着我的手把我从地上拽起来，拖着我几乎是跑着到了租衣处。我懵懵懂懂地挑了一件相当新的白色游泳衣，尔后进了更衣室，神不守舍地脱下了衣服。这是我第一次穿游泳衣，我总觉得穿着这半裸的衣服一步也迈不出去。我真想借口头疼或借口风湿性关节炎突然发作，或是借口什么别的病，脱下游泳衣，重新穿上自己的衣服。正在这时候约瑟夫叫门了：

“穿好了吗，玛尔塔？”

现在已是悔之晚矣了。我几乎是羞涩得哆嗦着从更衣室走出来。我抱胸弯腿，徒劳地想遮掩自己半裸露的躯体。

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下海的可怕。大海呀，您会不会由于感到阿佛洛狄忒① 终于返回大地而感到震惊？

---

① 阿佛洛狄忒，希腊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即罗马神话中维纳斯女神。——译注。

这时，虚荣心战胜了羞耻，我得意地笑了，变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姑娘。我直起身来，再也不想遮掩自己。

大海没有震惊，没有激动，我只是感到有些发冷。但是，顷刻间，好象海底有个爱嘟哝但心地善良的巨人听到我内心的辩白之后，以最大的仁慈迎接了我。海水在极短的时间内变得不那么冷了，使我逐渐感到温暖而舒适，沉浸在极大的欢乐之中。大海就这样款待了我，并且开始同我嬉戏，先是用它的波涛荡涤着我，尔后立刻平静下来，再用它的浪花抚摩我。

就这样，我在波涛的拥抱和浪花的抚摩之中幸福地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感到自己纯洁而天真，正直而朴实，好似一个远古时期的原始人。有时我真想大吼一声，让声音在海面上回荡，一直传到遥远的地平线上。

作为旅游者，我在尽情地享受欢乐，痛痛快快地象富人那样玩上几天，过过人们所憧憬的生活。我全凭自己的意愿决定何时起床，而不是被烦人的闹钟吵醒。我不慌不忙地洗澡，不慌不忙地穿衣，而且嘴里还低声哼着歌曲。尔后，我步履轻松、精神清爽地去用早点。早点之后，则悠然自得地到前一天约好的地方与约瑟夫和埃斯特里塔会面。那时我心中没有别的想法，一心想的就是“今天我们去什么地方玩”。

有钱人能理解这样的幸福吗？

在我回墨西哥城的前一天，约瑟夫离开了坦皮科。我与那个象尾巴一般难以甩掉的埃斯特里塔把他送到机场。告别的时候，我向他保证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并且告诉他，他在我面前为男人恢复了名誉。我在同男人的交往中，曾经有过

多少辛酸事呀！他则向我保证，他也永远不会忘记我，美景如画的墨西哥也将永远留在他的心中，使他无限怀念。想到我将留在他的记忆中，心中委实高兴，哪怕只是象一棵龙舌兰或者象一棵椰子树。

与埃斯特里塔握过手之后，约瑟夫吻了我的手。他朝飞机走去的时候还冲我微笑着。我最后向他挥手告别时，心里一酸，喉咙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了。我想如果他提出要同我结婚的话，我会欣然接受的。

二十八

我还没有放下手提箱，就在布拉沃家客厅门口惊恐万状地停下了。他们全家人围住沉默寡言的寡妇卢佩，一齐高声吵嚷着。老妈妈力图使大家镇静下来，可是枉费了心机。

“你给我们这个家丢人！”玛利基塔尖叫道，没有睫毛的小眼睛快速地眨巴着。

“她才不怕给我们丢人哩……”贝亚特里斯眯缝着眼睛鄙夷地抱怨说。似乎是对她大姐没有睫毛的补偿，她的睫毛又长又弯曲。

“那么你就别走啦，从此咱们一切不提！”卡洛塔气得脸色煞白，在卢佩面前摇晃着她那双葡萄藤似的手保证说。

“不，我一定要走，我现在就走。”卢佩坚定地说，她表面显得很镇静，但是两眼迸发着怒火。

“看在上帝的份上，孩子们，别吵啦！”堂娜·梅塞蒂达斯低声嘟哝着，不知跟谁说才好。

"等一等，姑娘们。"佩德罗庄严地举起手，让他的四个姐妹镇静下来。"请允许我向你提一个问题，卢佩……你想到没想到，你将是一个佣人，一个卑贱的佣人？"

"是这样，佩德罗。我在这儿恰好也是个佣人，只不过在那儿我能挣到一份工资，每个星期还可以休息一天。"

"在自己家谁都不是佣人……你在这个家里，就得干活，这没错，正象我们大家都干活一样，但这并不是说……"

"对，我们大家都干活，当然罗，卡洛塔除外。但是玛利基塔和贝亚特里斯做的是针线活，可我呢，我要做饭，炒菜，刷锅洗碗，擦洗你们弄脏的一大堆家具，拖地板，照料贝贝。每逢有什么事，总是要我去……我要去的那个使馆，工作比在家里轻松得多，这是给我介绍工作的姑娘保证过的。"

"是啊，那儿的工作可能比家里少。"佩德罗仍旧是一副严肃的神气，"可是……在你去当厨娘之前，你想没想过你是个梨园世家的后代，这个家至少有两代人都献身于艺术？"

"献身于艺术？这话真叫我好笑。"卢佩的脸气得发紫，丝毫没有笑意。"艺术……我们大家只不过是些巡回演出的滑稽演员罢了……"

她这话未免说得太出格了，好心的佩德罗脸色霎时气得如一张白纸，仿佛那里的血一下子全被吸走了。不多时，他的脸猛然间又涨红起来，仿佛血流从四面八方一齐往这儿涌来。他晃动着拳头，有如正在舞台上作精彩的表演，同时用颤抖的声音对他姐姐说：

"你这是侮辱戏剧艺术……你走吧，快走！"

围着卢佩的人闪开了，她走了出来，神情是如此的泰然

自若，仿佛她并没有侮辱戏剧艺术。她走到妈妈跟前，迅速地吻了吻老人。

“我走了，妈妈。你和贝贝是我唯一牵挂的人。我星期五休息，到时会来看你的。”

“再见，卢佩！”堂娜·梅塞蒂达斯吻着女儿的前额，无可奈何地说，一边还为她划十字祈祷。

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卢佩伸过手来。

“再见了，玛尔塔，我还会回来的，后会有期。”我相信，此刻人们才发现我在场。

“你知道了吧，她要去当厨娘……当厨娘！”贝亚特里斯对姐姐的选择百思而不得其解。

“忘恩负义的东西！她丈夫死后我们把她接回家来，如今她就这样报答我们……好在她去的地方是个使馆，你又能怎么样呢？”对于幻想种种奇迹的玛利基塔来说，这不能不是个安慰。

“好啦，现在谁来做饭呢？我得提醒你们，不要在我身上打主意，我可不来伺候你们……你们都别想得那么美！”为了强调她提醒的话，卡洛塔拍了一下自己的屁股。

布拉沃家人员的出走并没有到此为止。卢佩愤然离家之后的第五天，贝亚特里斯的未婚夫便提出要求结婚。答应这件事时，家里人各有各的心情：堂娜·梅塞蒂达斯愁眉苦脸，佩德罗神情严肃，玛利基塔象孩子一样高兴，卡洛塔气得发疯，恨不得大闹一通。后者看到姐妹们相继离家而去，知道她再想过闲散日子已不可能。

贝亚特里斯的婚礼定于两个月后举行。这两个月，我们人人都忙得团团转。

贝亚特里斯一大早就趴在缝纫机上干活，她除了准备自己的婚服之外，还要给小克劳迪亚做衣服。这个小家伙还不晓得到时候怎样为姨妈拉起拖地的裙纱。

堂娜·梅塞蒂达斯、卡洛塔和玛利基塔的衣服也都要贝亚特里斯来作。玛利基塔为床单、枕套、桌布、餐巾和毛巾绣标记，那股忙碌地高兴劲儿就象是自己要结婚。

贝亚特里斯的未婚夫里卡多在古巴共和国大街弄到了一套不太大的房间，对此全家人都十分高兴，因为他们可以住得很近。

每天晚上，我都匆匆忙忙地赶回家去，帮助姑娘们刺绣或缝制衣服。老妈妈苦笑着看我们干活，克劳迪亚和可怜的贝贝则是争着要一段花边或一片掉在地上的丝绸。

我为贝亚特里斯的结婚感到高兴，她为什么不应该结婚呢？但同时内心中又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忧伤和忌妒。为什么大家不是为我忙碌呢？一想到有一天我也可能成为另一个玛利基塔·布拉沃，只是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侄子外甥，我便为自己的晦气暗自垂泪。

婚礼是在一个星期天举行的。“虽不够排场，但所有亲友都能够出席。”新郎这样说。

贝亚特里斯穿上白色的结婚礼服，着实妩媚动人。她在镜子里照来照去，感到十分满意。

“别的都甭说了，对于我这个三十五岁的新娘来说，这样就算可以了。”

她仅仅把自己的年龄减去了十岁。

那一天，样样东西都好象被一个顽皮嬉闹的魔鬼赋予了生命，跟我们捉起迷藏来。新娘的念珠、堂娜·梅塞蒂达斯的手提包、卡洛塔的头巾以及克劳迪亚的小手套一时都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我们找啊找啊，急得满头大汗，好半天才把它们找到，然后才威风凛凛地下楼来。贝亚特里斯走在最前面，她把一只胳膊伸给佩德罗，另一只胳膊把白色礼服提到齐膝盖的地方。她身后是克劳迪亚和我，我们穿着同样的粉色薄罗纱衣服，戴着象草帽一样的鲜花头饰。我们后边是堂娜·梅塞蒂达斯和玛利基塔，前者穿着黑色衣服，后者穿海蓝色衣服。她们紧紧地抓着楼梯扶手往下走，唯恐不小心跌倒。卡洛塔穿一身深灰色衣服，包着黑色头巾，走在最后头。

贝贝站在楼梯口，好心的朋友索科里多自愿留下来照顾他。他看到我们"浩浩荡荡"下楼去的动人场面，顿时产生了灵感，以洪亮的声音作诗相送：

"……就这样，您穿着白色礼服，被人们带去作牺牲品。"

"别胡说了，贝贝！"卡洛塔紧张地高声制止道。

布拉沃和里卡多两家的朋友们都已在教堂里等候了。他们的穿着大同小异，但个个都和我们一样，衣冠楚楚，打扮得漂漂亮亮。那些衣服都是专门用来出席婚礼的，特别是女宾的衣饰更是如此。但是，每个人本来都力图使自己的衣服高雅脱俗，结果却令人可笑地搞成了千篇一律。就是在公共汽车上，人们也会说：

"看，这些人是去参加婚礼的。"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

样的判断是不会有错的。

尽管我突然担心起在向新娘、新郎伸绳结绊住他们的脚而心情紧张，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的眼里闪烁出笑意，因为我想起了——肯定又是那个在家中藏东西跟我们逗乐的顽皮的小魔鬼悄悄告诉我的——在鸽子咕咕叫着结婚时，人们唱的几句有趣的歌词："……多么美好的仪式！这些动物的服饰各个都这样华丽！"

我没有绊住新郎新娘的脚，报纸"社会交际"版的记者们以肯定的语气报道说：婚礼自始至终气氛都是庄严的。

仪式完毕后，贝亚特里斯变成了鲁埃拉斯·莫雷诺夫人。为了让佩德罗给大伙照相，我们又一起返回家去。先为新娘拍照，接下去是新婚夫妇合影，再后边是新婚夫妇和男女傧相合影。除此之外，新娘还要与我和克劳迪亚分别合影。最后，折腾了一个小时，才轮到新婚夫妇与所有客人一起合影。

婚礼没有摆婚筵。据里卡多说，他"心绪不佳"。但是，晚上在新娘家举行了一个"文艺晚会"，自然是布拉沃一家和他们的朋友们都到场了。

我们把客厅的一半留出当舞台，另一半地方则摆好一排排的椅子作观众席。

傍晚时分，客人们陆续到场，他们自然地分成了两伙儿，一伙儿是新娘家的朋友，另一伙儿是新郎家的朋友。

家中人把贝贝骗进他睡觉的小房间里关起来。可是他大吵大闹，不得不把门给他打开。他出来后气呼呼地站在客厅门口，两眼闪着凶光，天晓得他嘴里咕咕哝哝地讲了些什么

东西。里卡多的朋友们见到贝贝这样先是惊恐地骚动了一阵，接着马上个个又都偷着笑起来。看到人们那么乐和，可怜的疯子自己也忍不住傻笑起来了。

相反，我真想哭出来。人们拿贝贝取笑，我难过得如万箭穿心，仿佛他是我的亲弟弟。我恨不得把那些人全部赶到大街上去。

我把贝贝叫过来，这个可怜虫就地坐在我的脚旁边。他老老实实地呆在那儿，专心地听着舞台上讲些什么，并且使劲地点着头表示赞许。

文艺晚会第一个出场的是布拉沃姐妹的老朋友索科里多。她穿着一身黑衣服，酷似"1900年的高等妓女"。宽大的领口露出她那丰满的肌肉，好象它们是要钻出来张望一下观众。她头上装饰着白鹭羽毛，轻轻一动便摇来晃去。

客厅的观众兴奋异常，他们把疯子忘在了一边，将火力转到了那个可怜的女人身上。那女人很想大出风头，我想她选的是胡安·德·迪奥斯·佩萨①的一段诗作为独白。玛利基塔对我低声耳语说，那是索科里多青年时代的拿手好戏之一。

索科里多步履轻捷地走近窗户，掀起窗帘，象是对着外面的某个人，煞有介事地说道：

"谢谢，上车走吧，

明天你会看到我的……

---

① 胡安·德·迪奥斯·佩萨（1852—1910）墨西哥浪漫主义诗人，著有诗集《家庭之歌》和《心灵之花》等。

——译注。

他终于走了……

多么可怕的夜晚啊！……”

她继续说着，说呀，说呀，直到最后真地哭得流下泪来。

听她朗诵的时候，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一方面我也感到激动，另一方面，看到随着她的呜咽不止，头上的白鹭羽毛和浑身的肌肉不住地颤动，我又不得不用力控制自己才不致笑出声来。我想所有在座的人，都与我有同感。

下面是佩德罗、堂·巴布里多和贝亚特里斯的诗歌朗诵。索科里多的两个表妹演唱了几首古老的歌曲，尽管她们很卖力气，但那声调却使观众为之掩耳。

午夜时分，最后一批客人走了，新婚夫妇也离开了。

玛利基塔神采奕奕地说：

“喂，看见了吧，玛尔塔，够排场吧？来宾的梳妆打扮多漂亮！多么高级的香水呀！那些男人有多尊贵！可是，这又算得了什么！……你要是看到我妹妹卢佩结婚的场面，对今天的婚礼就不会过分赞赏啦！那时候我们住在别的地方，就是我给你讲过的那个家。舞会在大客厅里举行，打开朝着花园的巨大玻璃窗，一阵阵玫瑰香扑鼻而来……乐队安置在一个小房间里，不，不是一个小房间，而是用锦花绸缎围起来的类似房间的布篷。这样人们欣赏优美动听的音乐时，却看不见乐师。晚宴是多么丰盛啊！人们开怀畅饮香槟，酒多得象流水。穿制服的仆人们桌前桌后伺候着，穿梭似地忙个不停……你要是看到那个场面……”

可敬可爱的玛利基塔，听着她的描绘，我就象在读卡罗

利娜·伊贝尔尼索的小说一样。

向老妈妈祝晚安的时候，我看见老人热泪盈眶。我想是舍不得贝亚特里斯离开，于是便说了几句安慰她的话。

“您不要哭，太太，不管怎么说，贝亚特里斯住得很近，您每天都能见到她……”

但是她摇了摇头，泪水哗哗地流下来，同时喃喃自语道：“安赫利娜……”。

二十九

有一天，我去贝亚特里斯家的时候，一股饭烧糊的气味迎面扑来，我大吃一惊。门大开着，想必是为了让糊味尽快散去。我看到我的朋友正偎依在丈夫怀里，用围裙角擦眼泪。丈夫一边抚弄着妻子的头发，一边快活地笑着。

“进来吧，玛尔蒂塔！”看见我，他这样喊道，“请您来帮我安慰一下这个蹩脚的厨娘，今天她把饭全烧糊了。”

“您知道，只是……”贝亚特里斯向我解释道，立刻变得笑容可掬了。“饭烧糊的时候，我正在盥洗室里给里卡多洗衬衫。”

“为了惩罚你，今天晚上我带你去看电影，夫人……”

他们是多么幸福啊！我自己好象又重新回到了十八岁，产生了要结婚的强烈愿望。在生活中，有什么能和这种卿卿我我，情投意合相提并论呢？我把贝亚特里斯的生活与我的生活作了比较，她的职责似乎就是爱，就连扫地都充满了温情；而我的职责是处理抽屉里的信件：“我尊敬的先生和朋

友”，千篇一律，天天如此。四年以来，我和硕士天天见面，两个人呆在一起的时间比谁都长，可是又怎么样呢？我对他的生活又了解什么呢？而他，他对我的痛苦和欢乐又知道什么呢？他把我只当作一件劳动工具，就象一枝铅笔或一个计算器，如此而已。而在我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钱包，就是说，我的工资。

是的，我决心要同我的第三个情人结婚，并且竭尽全力去实现这一目的。

“真可怕，玛尔特，”梅奇达斯坐在我床上，靠在我身边说，“自从你甩掉卡洛斯以后，他变得一天比一天令人讨厌，简直不可思议。希奥瓦尼正在考虑要求他别再去画室。可怜的佩德洛夫什卡不得不离开那里，因为卡洛斯的挖苦讽刺使他无法再呆下去。”

“最好胡安也快点离开那里……我实在希望再回画室去。”

这是真话，我很怀念画室里的生活。那里有充满着智慧的话语，那里可以悠闲自得，那里有快乐，那里有探讨艺术的谈话，那里有安东尼奥和他的青年男女们的排练。

“提起安东尼奥……我真傻，差一点儿给忘了，他让我给你捎来个口信，明天晚上八点在阿维拉多·马德里格斯市场的人民剧院进行首场演出，他委托我请你去看戏。”

“要上演一段时间吗？”我兴奋地问。

“哎呀，不，玛尔特，你太天真啦！只把剧场借给他们一个晚上……”

我被夹在梅奇达斯和佩利多斯中间，坐在别别扭扭的剧院扶手椅上。我紧张地等待着幕布快点拉开，以便场内的灯全部关上。尽管梅奇达斯再三向我保证卡洛斯不会来，可我还是忐忑不安，唯恐看到他突然出现。

演出前几分钟，我去后台问候了安东尼奥和青年演员们。那场景真是既紧张又热闹。一条过道把小得象鸟笼似的男女化妆室分开，有些姑娘就站在过道上互相化着妆。

每个演员都喜形于色，那股兴奋劲儿会让你以为他们刚刚中了彩。这是因为他们终于要实现这个实验剧团的黄金梦了——登台。他们的演出挣不到一个生太伏，因为入场是免费的。这对他们完全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演出本身。他们演戏，只是做为一种乐趣，是出于热爱戏剧艺术。尽管只有一个晚上，而且是在一个市场内的小剧场，他们还是无比的欢欣。剧场里散发出一阵阵刺鼻难闻的味道，使人想到那些上演的戏，似乎对观众起了莫大的利尿作用。

每个演员都把自己的亲友请来，这样剧场里的位置才勉勉强强坐满一半多一点，其余的座位上稀稀落落地坐了一些剧场附近的居民。

这是一位英国作家编的剧，剧情很生动。年轻演员们表演十分认真，尽管他们缺少经验，但却有着发自内心的激情。只是胡列塔，那个冷若冰霜的漂亮的胡列塔漏洞百出，使演出大煞风景。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几乎是恼火地低声咕哝着，“她企图使我们相信她在为爱情而痛苦，可是没有做到……如果我来演这场戏，我敢肯定，一定能演成功。我可以把我的情

感传达给所有的观众。"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往日的一切又一幕幕地在脑海中闪过。我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怎么说，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还是艺术。有什么能象艺术这样使人得到种种满足呢？精神上的享受、荣誉、旅行、金钱……我还记得那天下午，我在那个华而不实的小剧中扮演维奥莱塔，看到纯朴的观众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也感到心醉神迷。既然我能触动最聪明的观众的心灵，那么我的艺术前程就应该是光辉的。我可以变成观众崇拜的偶像，每天晚上都在他们热烈的掌声中度过。对，不要动摇了，这正是我所追求的。

那么，还要不要结婚呢？是的，当然要结婚……里卡多和贝亚特里斯是幸福的……不过，谁能向我保证，在两年之后，情况还是这样的！当他的夫人把一锅饭烧糊的时候，里卡多还会看作是世界上最滑稽有趣的事吗？贝亚特里斯还能这样高高兴兴地拖地板吗？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一切快乐和幸福都烟消云散，而留下的只是沉重的劳动呢？

然而，如果把爱情和荣誉连到一起……那自然是最理想的了……一对艺术家夫妻，他们相亲相爱，同时又共同分享艺术上的成功给他们带来的欢愉。他们可以听到雷鸣般的掌声，可以得到金钱，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吃不完的山珍海味，噢，这简直是在作梦！

为什么上帝没有安排我走上艺术的道路？难道没有一条小径可以把我引上这条路吗？比如说，能不能搞音乐，成为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的钢琴家……可是，不行！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学习"多、来、米、发、索"呢？那么去学跳

舞，更不行了，年龄对跳舞同样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对绘画我没有起码的天资。由于卡洛斯的原因，雕刻已使我感到讨厌，而且在这方面同绘画一样我不具备任何条件。学习写诗，这我曾练习过一次，结果几乎累得得了脑膜炎，可诗句比佩利多斯的作品还要糟。那么去演戏，噢，对了，演戏！这是个妙主意。我确信走这条路可以获得成功，可是怎么开始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安东尼奥，可他从来没有想让我参加他的剧团的意思，尽管有几次我已向他表示我对戏剧爱得发疯。他会不会认为我只是想奉承他，或者是怀疑我的才能，不管他怎么想，我还是不敢公开求他接受我参加他领导的剧团。因此只剩下布拉沃一家了，贝亚特里斯出嫁后，若是演出，更显得人手不足，他们很可能会用上我。可是……年年都只是在一个城区的电影院里演堂娜·伊内斯这个角色，能使我在艺术上有所长进吗？何时才有出头之日呢？在一些美国电影里，我曾看到制片厂经理为发现人才，常常走访一些小剧团，但这毕竟是美国电影里的事呀……

我看不到一条出路。尽管我一再热切地乞求，可缪斯①们对我还是不理不睬，只是冷淡地耸耸肩膀，转身而去。

几天之后，我的朋友哈依麦偷偷地走近我的办公桌，小声地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前一天，卡洛斯已经把他的雕刻

---

① 缪斯，希腊神话中掌管音乐、文艺、天文等的九女神。——译注。

从画室取走，并且带上它们，连同他的阴郁的性格一起搬到另外的地方去了。

三 十

没有卡洛斯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幽灵，往昔的快乐日子又重新回到我们中间。画室里的气氛和谐融洽，一切都是令人欣慰的。(胡安断言说："自从那家伙走后，晦气再也不来画室) 那个目光不祥的人原来工作的角落，现在由好心人佩德里多占用。他正在尽心竭力地打一幅壁画草图，那是一个声誉卓著的市场请他画的。谁知道他为了画这幅画费了多少难以想象的周折，付出了多大代价啊。每天晚上，他都忙碌在画室里，一言不发，就象一个小学生似地埋头苦干，勤奋努力。如果我们中某一个人凑过去想看看他的画有什么进展，他都感到厌烦。

那幅壁画，左侧画的是一群瘦骨嶙峋的牛和绵羊，那些动物神情凄惨，让人看了感到难过。右侧画的也是一群牛羊，可是大不一样，它们膘肥体壮，油光可鉴，眼睛里熠熠生辉，一看就知道它们生活得很快活。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把两群牛羊分开，看到两边天壤地别的情景，使人自然地会想到，大树一旁长的是青草，另一旁是石块。

"佩德洛夫什卡，您可以给我解释一下法老①的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吗？"梅奇达斯好奇地问。

---

① 法老，古埃及王称号。

——译注。

“这很简单，这一边的牲畜是听其自便，无人照管，而另一边的牲畜则是得到了细心的照料，有病治病，打针灌药。这是为了让农民们看到这幅画时，懂得必须好好地照顾自己的牲口。怎么，寓意不清楚吗？”

“不太清楚，”胡安一本正经地回答，“你应当在每一个肥壮的牲口臀部画一个注射器，这样人们一看就明白了。”

“噢，这主意倒不坏，你怎么看，玛尔蒂塔？”佩德里多真心实意地问我。

“坦白地说，这不可取，”我一边回答一边用眼睛盯着胡安。“想想看，那些牲畜整天身上扎个注射器，怎么能快活起来呢？”

“对了，你讲的有理，玛尔蒂塔。最好就让它这样吧。”

对于佩德洛夫什卡来说，最后一个人讲话总是有理的。

胡安和哈依麦也在不声不响地努力工作。他们正在准备一个展览会，并希望这次展览会取得可喜成果。安东尼奥和他的青年演员们自从在市场内的那个小剧场首演以后，声誉大震。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又在电业工人工会礼堂演出了两出戏，在话务员礼堂演了一出戏。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赶排另一个新剧目，准备在拉丁美洲礼堂演出，他们获准在这个礼堂演出两星期。

导演和全体演员对这个剧目都很重视，认为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因为他们演出的剧场名气很大，同时，门票也是收费的。这一次不是让演员的亲朋好友来塞满剧场，而是要看看是否能吸引来观众，是那些真正的观众。

三十一

“小姐！洛佩斯小姐！您得等一会儿，罗哈斯硕士要口授，让您速记点东西。”

我气鼓鼓地走出了电梯又回到办公室。

真讨厌！什么事非得今天不行呢，今天安东尼奥剧团在拉丁美洲礼堂举行首场演出，偏偏是这时候让我加班。看来我在赶往剧场之前，连换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了。

我恼怒地看了经理一眼。

“我尽量不占您太多的时间，小姐。”

这声音是多么悦耳呀！我转过身来看看硕士，目光变得温柔起来，并且漾出了笑意，我以为甚至迸发出了快乐的火花。噢，那时我一定是个美丽动人的姑娘！

“您不必担心，硕士。”我甜甜地对他说。

我的手指紧张而熟练地勾画着速记符号，笔记本写满了一页又一页。不过这没关系，我利用硕士不时停下来的空隙，偷偷地去看他那张英俊的脸庞。我想只有我“亲爱的”卡洛斯可与他媲美。不过，这张脸上的微笑是和蔼可亲的，而不是讽刺挖苦的。他的神情同样是严肃的，但是并不忧郁。

正当我担心硕士会要我没完没了地记下去的时候，没想到他微笑地对我宣布说：

“就这些，小姐，我请您明天上班的时候把它誊写清楚。非常抱歉，拖了您那么久，不过您已看到了，这是件非常紧

急的事情。”

“我唯一看到的是您长得非常漂亮。”我真想这样回答他。

“可是，现在已经八点……您的未婚夫肯定感到失望了。”

“我没有未婚夫。”我赶忙解释道，羞得红了脸，就象我从前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处女时那样。

“可是，也可能您要去什么地方？……”他执意地说。

“不，我不去什么地方，而是去看戏。您知道吗？我的一个朋友今天晚上要演出一部奥尼尔①的作品，他领导一个实验剧团，懂吗？……我能赶到那儿，戏八点半才开演。”

“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可以用车送您去，您的时间太紧了。”

上车以后，我有一会儿想起了费尔民·特鲁埃瓦。多遗憾呀！我的这个新同伴只陪我这一次。他多大了？有三十二岁吗？

不消说，我要把自己卖弄一番。我把我要看的那出戏的长篇独白全部讲给他听，因为我已经记在脑子里，而且我讲的完全符合事实。看到他很惊讶，我就笑着向他解释，至少两个月来我每天晚上都去看他们排练。我还利用这个机会大肆炫耀我们画室里的朋友：安东尼奥，一个卓越的导演；胡安和哈依麦是出色的画家；梅奇达斯是个文雅大方、彬彬有礼、博学多才的女子，几乎是最杰出的律师；佩德里多品德

---

① 尤金·奥尼尔（1888——1953），美国现代著名戏剧家。作品有《琼斯皇帝》、《毛猿》、《东航加地夫》等。

——译注。

高尚……。

我觉得他对我说的那些罕见的友人都相当感兴趣，还向我提出了关于他们的几个问题，尤其是对安东尼奥最感兴趣。

“听您这么说，我倒很想看看您的朋友们的演出，我是一个戏迷，甚至还不揣冒昧地写过一个剧本。我和您一块儿去，不会妨碍您吧？”他微笑着补充道。

“噢，不，非常欢迎！”我叫了起来，为了弥补一下我在回答中的过分热情，我又说，“您会懂得，观众越多，安东尼奥越高兴。”

“他是您的未婚夫吗？”他含笑问道。

真讨厌，何必又提这事！

“不，先生，我们只是朋友，就象画室的其他朋友一样。”

正式演出配了布景，演员们穿着合体的衣服，特别是台下有了观众，这和排练真有天壤之别啊！就连那些年青演员们的表情在舞台上都显得更加动人。然而与往日一样，我认为胡列塔还是演得不好。我这样评价她，是不是因为我对她反感呢？每当我看到她长得那么令人动情时，心中确实有一种荒唐的无名之火。

“您说得对，您的朋友果然是个卓越的导演。”演出结束时，硕士在热烈的掌声中对我说，“这些年青人不象是业余戏剧爱好者，他们演得很出色，象是些成熟的演员。”

“每个人都演得很好，没有例外吗？”我好奇而担心地等待着他的回答。

“所有人……不，姑娘中间有一个，就是那个主角，演得

差一点儿。”

“差一点？不，差很多！”我带着十分满意的神情斩钉截铁地说。他不禁淡淡一笑，同时看了看我。

“您不喜欢她，对吗？”

“对，她叫人讨厌，而且目中无人，好象自己是鹤立鸡群。这些姑且不说，平心静气地讲，我也不服她。我觉得……怎么对您说呢，我觉得她只是在演戏，但是没有真正进入角色。”

“完全对，您归纳得非常好。”

他的话使我感到自己在戏剧方面颇有几分见地。

那天晚上，我背弃了我的朋友们。本来我们定好在演出后去后台一起谈谈，可是我又一次接受了硕士的邀请，他提出要送我回家。他向我保证，他对安东尼奥和他的剧团的事业是那样热心，甚至十分乐意把他的剧本提供给他们排演。

“我认为这个主意好极啦，硕士。”我继续看着他，兴奋异常地说，“明天我就可以把您介绍给安东尼奥。”

“说定了，那么非常感谢。可是，请您不要再称我硕士，我的名字是爱德华多·罗哈斯。您呢？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玛尔塔，爱德华多。”我答道，居然无意地把两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了。

三十二

“这个仆人越来越不象话了，你说是吗？”玛利基塔对我

说，不过她那副得意洋洋的神气和这句表示厌恶的话不相吻合。

“女仆”是他们从特斯科科直接招来的一个十四岁的土著小姑娘。典型的墨西哥仆人装束：乌黑发亮的辫子上系着鲜红的蝴蝶结，身穿粉红色印花细布衣服，披着一块海蓝色的披肩。她手里拄着一把大扫帚，呆头呆脑地盯着我的朋友。

贝亚特里斯的出嫁和卢佩的离家出走迫使布拉沃一家不得不雇用仆人。对此玛利基塔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津津有味地尝到对别人发号施令的乐趣。

“你能进我们家干活算你三生有幸，托玛萨，在这儿你可以学会怎样伺候显赫人物。现在我们的家境是不行了，可是以前……”

接着，玛利基塔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昔日她家的“豪华”生活。自然提及了那条河，那些大玻璃窗，以及那些穿制服的仆人。印地安小姑娘张着嘴巴，出神地听她讲述，眼睛眨都不眨地望着女主人。

玛利基塔讲起来没完没了，直到我给一条相当肥大的裙子缝完卷边，用牙咬线的时候她才打住。听了托玛萨的评论，我忍不住笑了，险些把针吞到肚里去。

“那么，有谁看见了？”

布拉沃家的大姑娘在操持家务上是一把好手，自从占据主妇地位之后，她雄心勃勃，千方百计地想使家里面目一新。

一天，当玛利基塔得意忘形地指给我看，她把我的房间收拾得多么漂亮时，我一下子惊呆了。这个房间的陈设过去

一直是简朴平庸的，而现在，铁床涂上了白色的油漆，床头上神气地摆着一个粉红色的大蝴蝶结，五斗橱上放了两只陶瓷花瓶，颜色奇绝而动人。每个花瓶里插了一束桔红色的布制玫瑰花，花上挂着透明的薄呢剪成的几个小月亮，看上去宛如露珠一般晶莹闪光。两个花瓶之间摆着陶制意大利诗人但丁像。这陶像一副茫然的表情，好象要猜出他周围奇花异卉的来历。然而，尽管他回忆了他凭着自己少有的特权参观的所有的植物区，也没有想出那些花究竟产在何地。在梳妆台镜子的一角，我的朋友插了一张玛利亚·费利克斯的照片，她同但丁一样是静默沉思的神气。衣柜的一条腿上倚着一个大海螺。

我不想辜负玛利基塔的一番好意，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她在焦急地等着我做出非常满意的表示。我尽力向她表示，这间屋子收拾得无可挑剔，并且热烈地向她表示了感谢。

“不用谢，玛尔蒂塔，是时候了，你也应该有一间漂亮整洁的小屋子啦，这样才和你的身分相称。”

由于雇用仆人，家庭的开销增加了。面对这一情况，佩德罗实在无计可施。他终日琢磨怎样增加工作，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一天晚上，我看到他在专心致志地看一本《二年级墨西哥历史课本》。他看一段，就闭上眼睛小声背一遍。

“您愿意跟我学习历史吗，玛尔蒂塔？”

好心的佩德罗让古代部落欧尔梅卡人、土著居民托尔特卡人和阿兹台克人弄得晕头转向了。

"说实在的，我今天学不进去，到此为止吧。"他对我说，毫无疑问，他已知道自己陷入了历史的迷宫而不能自拔。"您大概心里在想，现在干嘛开始去学这个，对吗?"

"坦白地说，是这样……"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今天早上，我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是国家每年有数目可观的旅游收入……那么，这么多钱，你拿到一个比索吗?"

"没有，一个生太伏也得不到。"我随口答道，不明白他说那话有何用意。

"那么，我也没得到。这就是说，那些钱都让旅店老板、饭馆老板以及交通运输部门赚去了，对吧?可是，由于我们也是墨西哥人，我们应该从那成百万的比索中得到一部分，你不同意吗?"

"完全同意。"我理直气壮地说。

"那好，可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呢?"

"反正不能到旅游者提包里去抢……"

"有办法，玛尔蒂塔，有办法，我们挤进挣这份钱的那伙人中去。我们没有资金建一座旅馆坐下来等旅游者光临，可是我们的聪明才智可以利用。喂，请看。"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迭得平平整整的纸片递给我：

"墨西哥绅士，艺术家，知识渊博，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本人愿意在星期天为讲西班牙语的旅游者导游。如欲聘请，可到五十七号大街找佩德罗·布拉沃先生面商……"

"哎呀，太好啦！原来你是为了这事学习墨西哥的历史呀?"

“一点不错。我知道旅游者们对我们科尔特斯[1]之前，也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的那段光辉灿烂的历史特别感兴趣。我打算在登广告之前作好充分准备。为此，我想求你办件事，请你跟你那个有汽车的朋友，就是每天晚上送你回来的人说说，让他抽空儿拉我去看看那些讨厌的金字塔。我想在接待第一批客人之前先熟悉一下那儿的情况。”

“可是，佩德罗，我同爱德华多还没有那么亲密的关系，去求他干这事怕……”

“好的，那就算啦。我坐公共汽车去。”

显然，佩德罗生气了，他转身走了。

三十三

说老实话，爱德华多几乎每天晚上送我。根据我们的约定，我也带他去了画室，在那儿，他和他的剧本均受到了热烈欢迎。

“哎哟，玛尔特，”梅奇达斯结识他以后对我说，“这可是名副其实的美男子，十全十美，无可挑剔，你应该痛痛快快和他结婚，不必犹豫。”

“你想，我还有什么更高的奢望呢！象他这样的男子也真可谓百里挑一。”

我当然十分乐意同他结婚。他集中了费尔民的温柔和高雅，卡洛斯的秀气，约瑟夫的谦恭待人。他聪明，有文化，

---

① 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征服者，曾参与征服古巴和远征墨西哥。

体魄健美，精力充沛，性格开朗。可是，象他这样的男子会看上可怜的女职员吗？爱德华多完全可以选一个雍容华贵的大家闺秀。真的，这样的姑娘同样会对他一见钟情，爽快地同他结为夫妻的。

这种信念并不妨碍我每天晚上都编织爱情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每次都是爱德华多。

安东尼奥对爱德华多写的喜剧极感兴趣。剧本在《万紫千红》这个一时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题目下，内容充满着诗情画意和人情味。导演对这个剧本是如此爱不释手，以致在拉丁美洲礼堂的演出一结束，他就中断了排练那个美国戏，转而着手排练《万紫千红》。

爱德华多几乎每天晚上去画室。他与安东尼奥坐在一起，聚精会神地看排练他的剧本。他也偶然提点意见，每当这时，导演总是欣然接受的。

我坐在梅奇达斯旁边看排练，很为爱德华多感到自豪。他神情激动，跟着演员们一起念台词。我真喜欢看到他这时的姿态。

在爱德华多身上，我没有第一个男人亲近我时那种眼花缭乱的感觉，也没有肉欲的冲动。而只是强烈希望把他的脸捧在手中，当作一件小巧玲珑、价值连城的珍宝保护起来，同时我自己也偎依在他的怀里，让他那健壮有力的胳膊保护着。是的，就是这样！我幻想着炫耀一个漂亮、有教养、风度翩翩的丈夫，特别是渴望他永远留在我身边，终生听到他的言谈话语，在他身边甜甜蜜蜜地生活，同他白头偕老。

他对所有人都很亲切，但是，排练结束时尤其喜欢跟梅

奇达斯攀谈，似乎梅奇达斯的谈话使他十分愉快。他们谈哲学、法律、艺术，每当这时，我只好坐在旁边一言不发。我逐渐体会到自己的才疏学浅，无比渺小，以致难过得真想大哭一场。为什么我的教母非说我读完小学知识就够用了呢？

大概是爱德华多觉察到我的心思，他马上巧妙地把话题转到文学、戏剧和电影上，因为在这些方面我还是蛮有话讲的。

我把对爱德华多的情感告诉了佩利多斯，他说他确信爱德华多也喜欢我。

“您真的这么认为吗？”我问他，期待着肯定的回答，同时又感到狐疑：“坦白地说，我可没看出他有这意思。”

“我不怀疑，玛尔蒂塔，我一直在观察您。自从您认识硕士先生以后，您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自卑心理。道理何在，您感到在他面前自愧弗如吗？其实您不必小瞧自己。您要好好记住，您是一块天鹅肉，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垂涎欲滴，不管是爱德华多还是曼努埃尔，或者是塞瓦斯蒂安……说您的知识不能与梅奇达斯相比？对，这是事实，可这并不意味着您很愚笨。我向您保证，您有足够的文化教养，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出丑，受人讥笑。您还求什么呢？难道您认为一个文学博士学位比一双俊秀的眼睛和优美的身姿对男人更有吸引力吗？我说的话，我自己清楚，玛尔蒂塔。我的堂·爱德华多先生盯在您后边，眼都快看斜了……但愿我弄错了！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觉得您结婚已指日可待，孩子。我感到难过，请相信我吧，孩子，到了那一天，我们的友谊便要成为过去。现在您对我来说，是小朋友，是孩子……甚至可说是

小情人。可到那时，一句话，您变成一位别人的妻子！

“我从未结过婚，这是不是自私，我已弄不清楚。但是，到了我老年的时候，您闯进了我的生活。我看到您的欢乐，也了解您的伤心事，您的心始终是不平静的。您有时矛盾重重，乱了方寸，有时头脑清晰，言谈有度。我分享着您的乐趣，得到您的爱戴……可现在我要失去这一切了，玛尔蒂塔，而且是突然失去！不过，这不要紧，您将是幸福的。您会重新笑起来，您的老佩利多斯向您保证，您很快就会听到那个幸运的情人在您耳畔轻轻地说着您昼思夜盼的甜言蜜语……”

听着佩利多斯这一番话，我不禁热泪盈眶，我相信我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

“您不要这么说，佩利多斯，不管结婚不结婚，我永远会象现在这样待您，永远，永远……我绝不会忘掉您的，绝不会……”

“永远……绝不……”佩利多斯开玩笑地说，然而他突然又严肃起来。“我相信您的诺言，玛尔蒂塔，如果我不相信您的许诺的话，那我会感到我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

一旦我的老朋友安静下来，利己主义又在我的身上复苏了，我的心立即飞向另一个人。佩利多斯的判断是正确的吗？爱德华多喜欢我……不过，他喜欢又怎么样呢？他喜欢我，也喜欢胡列塔和剧团其他姑娘们，半斤八两，如此而已。可是……每当离开画室时，他总是只跟我这么说.

“要我送您回家吗？玛尔蒂塔？”

上了车，我总觉得路程太短。一路上的话题也都是老生常谈。车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用不着担心梅奇达斯见笑，我

也便毫无顾忌地讲个没完。我急切地想了解他的生活，可是我不敢问。而他呢，从来不谈自己。我多么想知道一点关于他童年时代的事情或者是大学生活的情形呀。倘若他能告诉我，我就可以象看一幅肖像似的想象他的生活了。

晚上，我借口劳累缩短了和玛利基塔闲聊的时间，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我躺在床上，室内只有从窗口射进来的一点微光。我两眼盯着但丁陶像，但对他却视而不见，开始想起了爱德华多。

一天夜里，我梦见了他。那是一个绝妙的光怪陆离的梦境，一想起它我就感到无比的欢乐和幸福。

我和爱德华多手拉手走进了一片森林，森林里没有花朵，但树木都是蓝的。蓝色灌木丛，蓝色的参天大树，和风吹动着它们的枝叶，将它们汇合在一起，起起伏伏，形成一片蓝色的海洋。我们沉浸在这片蓝色的树木中，我们双脚踩在树叶铺成的地毯上。突然间，我们面前出现了一道宽阔的光彩夺目的阶梯，它一直伸向天空。我们顺着它往上爬，飘然欲仙，一点儿也不感到累。我回过头想再观赏一下蓝色森林，可是它不见了。我们的脚下，宛如浪花四溅的大海，飘动着无边无际的棉花般的白云。我们爬啊，爬啊，最后登上了广阔无比的平台。这时，那些云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脚下变成了一块缀满繁星的织锦。那些星辰光芒闪烁，眨着眼睛看我们。就在那里我拥抱了他，而且越抱越紧，直至与他融为一体……

有一次，我正在门口同爱德华多告别，佩德罗和卡洛塔

从街上回来，正好碰见我们。

我跟他们作了介绍。佩德罗刚说完“很高兴认识您”这句通常的客套话，就冒出一句把我惊呆了的话来。他泰然自若地对爱德华多说：

“我想借这个机会跟您讲件事，硕士。有一天，我求这位小姑娘问问您，是否可以利用一个星期天开车带我去特奥蒂华干去看看金字塔。她不愿做这件事。由于我不是那种羞羞答答的人，所以我现在来求您，不知您是否答应？”

听了这些话，爱德华多脸上出现了惊异的表情。

“可是，佩德罗……”我低声咕哝着，窘得无地自容。

“没什么，没什么，你不要难为情，姑娘，没有这个必要。如果硕士愿意，他就帮这个忙，带我去看看。如不愿意，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一切作罢。你用不着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

爱德华多乐呵呵地笑了。

“您说得有理，布拉沃先生。我向您保证，我非常乐意带您去……明天是星期日，明天就去，怎么样？”

佩德罗象是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显得有点犹豫不决。几秒钟之后，他才有点儿勉强地说：

“明天？那好吧……咱们十点钟出发，您说可以吗？说定了，那么十点钟您来接我们。我说的是来接我们，因为我想，要是我那善良的母亲和我的两个妹妹跟着一块儿去的话，您不会觉得不方便的，对吧？此外，当然还有这个小傻姑娘。”

他办成了这件事，小傻姑娘本来会在他面前高兴得手舞足蹈的，可是我无动于衷地站在那儿，一句话也没对他说，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三十四

我们驱车向金字塔驶去。后排座上坐着佩德罗、堂娜·梅塞蒂达斯和玛利基塔，后两位女士穿着参加婚礼的衣服。我和小女孩在前排座上坐在爱德华多旁边。卡洛塔没有来，因为小女仆无论如何不肯一个人留在家里守着贝贝。

这天上午，天气晴朗，阳光普照。小女孩兴奋异常，在她短短的生涯中，这是第一次去农村，高山、树木、农民、牛、羊、驴，所有这一切对她都是那么新鲜，以致高兴得不断叫嚷着。她那股兴致勃勃的劲儿逗得我们人人发笑。

不管怎么说，佩德罗算是出了个好主意。爱德华多似乎也很高兴，他已成了克劳迪亚的好朋友。

堂娜·梅塞蒂达斯大开眼界，她对这次意想不到的郊游感到很满意。

公路上车水马龙，行人络绎不绝。有人乘车从我们身旁穿过，也有印地安人以他们特有的行路姿势，小步快跑着。玛利基塔对所有人都笑容可掬，众多的路人注目她坐在汽车里，这使她满心欢喜。佩德罗与她不同，摆出了一副庄严的神气。

真的，出发之后，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啊唷，玛利基塔突然又“犯了老病”，开始跟爱德华多讲起了她的喝香槟的早餐、绿色的大厅、蓝色的大厅、金色的大厅，以及什么十四间带洗澡间的卧室……她喋喋不休地讲个没完，弄得爱

德华多头昏脑胀，厌烦已极。

佩德罗岂甘落后，他的姐姐刚一讲完，他就立刻接上去向爱德华多解释起了他去参观金字塔的道理。什么穿西装革履的旅馆老板和饭店老板啦……旅游者啦……人类的牺牲啦……美元兑换率啦……古代墨西哥的托尔特卡人啦，等等……

我偷偷看着爱德华多。为了不笑出来，他显然在努力控制自己，有时不得不装作咳嗽方才达到这一目的。

佩德罗沉默下来，玛利基塔重新打开了话“匣子”。这次我听到她家又多了两个大厅，直到那时，对此我一直蒙在鼓里。她还说她们家的花园里曾专门从印度移来了奇花异草，她们家的极乐鸟在廊上的笼子里婉转啁啾……

佩德罗接着讲起来：

“年青人，玛尔蒂塔对我说您正在写剧本，您要努力从古典作家那儿得到启示，吸取营养。现在写的东西纯粹是一堆垃圾，干嘛要去剧院看这些毫无趣味的东西，那些事情时时处处都在发生，没有一点新奇。发生在一个屠夫或一个职员身上的事能引起观众多大兴趣呢！……相反，如果是一个伯爵发现他的妻子和公爵通奸，欺骗了他，他把这两个人都杀死，尔后开枪自杀，这样的戏才真正有意思呢！”

我感到再也按捺不住了。那个荒唐可笑的人喧宾夺主，压过了我，使我蒙受了耻辱……我害怕看爱德华多的脸，他由于努力控制自己不笑出来，脸上的肌肉在抽搐着。我真想大喝一声：“住嘴吧，够了！”我觉得我会永远厌烦他们。

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汽车停在太阳金字塔脚下，佩

德罗评论道：

“真美，美极了……多高呀！”

似乎他是在赞美一位姑娘。

玛利基塔扯着我的胳膊把我拉到一边激动地跟我说：

“哎，听我说，他可长得真帅……我有三个情人都十分象他，只是比他还要漂亮。”

“是啊，当然罗！”我悻悻地回答了她。

“你们愿意我们大家一起上去吗？”爱德华多问。

布拉沃一家齐声拒绝了。

“不，我想要是我生活在那个时代，准会成了那些可怕偶像的牺牲品了。那时我会对他们说：‘在下边随便你们拿我怎么样，但是我绝不上去……’”

“您和玛尔蒂塔上去吧，先生，你们年轻……”堂娜·梅塞蒂达斯建议道。

我突然感到柳暗花明，心中豁然开朗。我可以利用登攀金字塔的时机向爱德华多解释并表示歉意。当我们沿着台阶艰难地爬上了一半时，我回过头来向下看去。我看见他们已距我们很远，老太太和玛利基塔坐在石头上，用手绢扇风纳凉。佩德罗和克劳迪亚不知在地上找什么。我望着他们，心里充满了忿恨。

“我觉得很遗憾，爱德华多，非常对不起您。”我迅速对他说，“您不要以为让您带我们来这儿是我的主意，这跟我无关，而是他们的事……这些人固执而自私！又愚笨，又爱虚荣……”

我的话音刚落，就觉得自己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该讲出

这样的话来。我突然想到了布拉沃一家对我的悉心照顾和我欠他们的情意。在我失业的时候，是他们仁慈地把自己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口粮分给我一份，我每天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温暖，享受着他们的深情厚意。可我刚才却背叛了他们，对他们表示厌恶……这是为什么？简单说来，就是因为爱德华多长得漂亮，我爱他。我内疚得有如万箭穿心，悔恨的泪水一下子涌到眼里。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绊了一跤，几乎跌倒跪在地上。爱德华多伸手拉住了我的胳膊，这时他才发现我在流泪。

“您哭了，怎么，伤得厉害吗？”他关切地问我。

“没什么，真的，一点儿也没伤着。……”一股抑制不住的冲动使我又说下去，“我哭是因为……是因为我刚才说了布拉沃一家的坏话，我将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们不愚笨，也不是虚荣，只是天真纯洁，充满了幻想，他们也不固执自私，因为他们随时随地准备帮助别人，而且认为人人都应如此……他们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而我却是最忘恩负义的人……”

我可以发誓，爱德华多向我投来的目光里含着深情。他从上衣兜里掏出迭得整整齐齐的手帕，象是对待一个孩子似地给我擦去眼泪。

“原来如此……您不要再哭了。我向您保证，我认为您的朋友非常热情，可爱极了。”

我们两个人都笑了，继续向上攀登。

我们观赏着金字塔的全景，在炽热的阳光照耀下，它显得非常壮观。爱德华多十分自然地抓住我的胳膊，同时指给

我看远处各种历史遗迹：那是月亮金字塔，那是羽蛇金字塔的宏伟要塞，那是亡灵之路……所有这些遗迹都不给人以忧郁之感，而是继续保存着某种说不出的具有生命力的庄严的东西。

我觉得这里和科约阿坎①一样，遗迹一半体现了西班牙种族的特征，另一半则是印地安民族的风格，后者显示了土著民族灿烂辉煌的文化成果。

我们开始往下走了，随着越来越接近地面，布拉沃一家的身影变得也越来越大了。刚才我说了有损于他们的话，如今反而对他们倍感亲切，这使我加快了脚步。到达他们身边时，我跑向玛利基塔，激动而快活地把她紧紧地搂在我的怀里。

“你疯了，快憋死我啦！天哪，这姑娘！你怎么啦？”

堂娜·梅塞蒂达斯对我说：

“看到你跌倒时，吓了我一跳，孩子……我甚至惊叫起来。你要是滚下来可就没命了。你迷眼了，是吧？我从这儿就看见爱德华多先生用手帕给你擦眼睛。”

多么善良的堂娜·梅塞蒂达斯啊！我再次难为情起来，用眼睛寻找着爱德华多。他冲我微微一笑，似乎是宽恕了我。

我们开始返回。玛利基塔和佩德罗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一切都不在乎了。我觉得我和爱德华多之间产生了一点“什么”，这点“什么”是从那些眼泪中萌发的。

---

① 科约阿坎，墨西哥城镇，靠近首都的居民区，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曾住在这儿。

三十五

一天晚上，排练结束，我们大家正坐在一起聊天，忽听有人叫门。佩德里多走过去开了门。

“请原谅，这是门德斯先生的画室吗？”

听到一个陌生人的声音，我们不约而同地朝门口转过脸去。胡安显得很紧张，他急忙向来访者迎上去，不小心撞倒了自己坐的椅子。来客是一个女子，长得容貌俊秀，高高的个儿，身材苗条，浓密的黑发下，配着一双乌亮的大眼睛。她衣饰考究，姿态婀娜动人。一眼便可看出，这是个西班牙女人。

胡安脸红了，一时茫然失措，他给我们介绍说：

“这是洛莉塔·巴尔迪维亚夫人。”

“诸位晚上好。”女人大大方方地说，随后坐在了搬给她的椅子上。

我们都朝她投去惊奇的目光。

“这个母猴子是谁？”佩德里多悄声问我。

我仍蒙在鼓里，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出，自从她进来之后，胡安显得既紧张又高兴，且手足失措。他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跟她笑笑，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会不会是……？我转过身去看梅奇达斯，她注视着她的希奥瓦尼的一举一动，目光中透出了恐惧。

“喂，讨厌鬼，让我看看你在画什么？”

胡安将她引到画架前。

“真漂亮！”她恭维道，“不过，真的是你自己画的吗？这儿没有谁帮助你？”

胡安满面笑容，贪婪地用眼睛盯着她，恨不得把她吞下去。

“各位的名字我都听说了，”洛莉塔接着说，并且重新在椅子上坐下来。“这一位总是跟我唠叨他的画室……那么说您是佩德里多？我猜得对吗？”

佩德里多怔怔地望着她。

“我看您是，”她冲我说道，“对，我敢肯定，你是玛尔蒂塔，对吧？”

“是的，夫人。”我腼腆地回答。

“看在上帝的份上，孩子，请不必客气，您叫我洛莉塔好了。”

“好的，洛莉塔。”我窘然地听从了她的建议。

就这样，她逐个地猜出了我们每一个人。毫无疑问，这都是胡安的功劳。她把梅奇达斯安排到了最后：

“那么您……您是女律师，不对吗？啊呀，胡安对您真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姑娘！每次他讲起您，总是滔滔不绝：什么您很聪明啦，您心地善良啦，您学识渊博啦，天晓得还有什么一些别的事……说真的，我都有点儿忌妒啦！”

我的怀疑被证实了。她为什么跟梅奇达斯这样讲话，难道她不知道梅奇达斯正在爱着胡安，这无异于从背后向梅奇达斯捅刀子。

不管情况如何，想到梅奇达斯这时的心情，我感到十分难过。我想起了当我发现费尔民·特鲁埃瓦有妻子时，曾是

何等绝望。我又去看我的朋友梅奇达斯，她的脸上一直挂着安详的笑容，用两只大拇指不停地翻动着搁在双腿上的一本书。这是唯一紧张不安的表现。当她听到洛莉塔的最后一句话时，她傲然地评论道：

"噢，没有这个必要……您已经看到了，我根本不能与您匹敌，远不如您这样貌美。"

那个西班牙女人似乎第一次感到惶惑。

当时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胡安更是默默无言。

平和的胡安出面为她解围了。

"梅奇达斯，您不要忘记我们约定要去问候……问候……"

他胡编到这儿之后，再也说不出话来。

"去问候玛利亚。对，她病了。"我给他接着把话说完，助了他一臂之力。

"你们不会是因为我来了才走的吧，对吗？"洛莉塔有点儿坐不住了。

"当然不是！"梅奇达斯居然朝她露出了笑意。

我们三人默默地走着。我一直以为梅奇达斯会哭起来，然而她没有这样，只是伤感地对我说：

"当一场恋爱要完结的时候，情况是多么可悲啊！"

尔后，她又摇摇头道：

"希奥瓦尼……那个洛莉塔。归根结蒂，一场玩笑而已。"她耸了耸肩膀，痛苦地作出了结论。

梅奇达斯的悲伤持续了三天。三天之后，她惊异地发现，

导演安东尼奥的“眼睛是如此的敏锐而炯炯有神”，“微笑象孩童一般迷人”，“双手也奇绝非凡”。于是，在他执导的时候，她便热心地站在一旁观看。

安东尼奥当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魅力激发了梅奇达斯的春心。直到梅奇达斯按照英国的方式叫了他整整一个星期的恩索奈，他才觉察到这件事。他仿佛很得意，开始不断地和她交谈，表示出对她的偏爱，甚至有些晚上还陪她回家。

尽管不是天天必到，洛莉塔仍旧去画室。刚认识她时，出于对梅奇达斯的同情，我觉得她很可恨。可是，后来我的朋友已把爱情的触角伸向了安东尼奥，我终于在那个女人的热情面前屈服了。

洛莉塔告诉我她是个离婚的女人。十八岁时，她同一个三十五岁的先生结了婚。这位先生“非常漂亮，非常富有”。后来她悔恨极了。她的丈夫是个“最俗气、最讨厌、最爱吃醋的人。更有甚者，他还是世上最大的吝啬鬼”。

这位先生亲自掌管家务，而且吝啬到这样的程度，仆人连芝麻大的事都得问他。每天的菜单他都亲自安排。

“真可怕，孩子，早晨吃鸡蛋，中午吃鸡蛋，晚上还是鸡蛋……”就是这样，他不象一个男人，而是一个整天唠唠叨叨的老太婆。

他专横霸道极啦！不仅不允许妻子单独上街，而且开始以最粗鲁的语言对待洛莉塔的母亲和兄弟，日甚一日地冷落他们，最后有一天，终于把他们赶出了家门。

自然，他们也只好离婚了事。这样，她不仅重新获得了自由，而且拿到了一笔生活费。她日子过得很阔气，经常外

出旅行。

她两个月前来到了墨西哥，并且永远不想离开了，因为那个傻乎乎的小胡安完全把她迷住了。他非常可爱……

她和胡安之间是什么关系？我宁可不去过问。

无疑，洛莉塔是个善于玩弄男性的女人，她也夺去了我的一种爱情：佩德里多在他的诗里再也不提绿色的眼睛，而是一心一意地描绘黑色的眼睛，黑色的眼睛。

三十六

“你看，这里谈到了费尔民·特鲁埃瓦……”卡洛塔一边把报纸递给我，一边说道。

果然，报上的一条消息说，我过去的情人被选为议员。“好哇，祝你幸运！”

“……请你们原谅……”

一位身穿典型的白色民族服装的印第安老人在门口停下来。他手里拿一顶宽沿棕榈叶草帽，并且不停地把它转来转去。

“他是托玛萨的父亲。”玛利基塔低声告诉我。随后，她便用封建领主对臣属讲话时的客套语气对印第安老人说：

“您请进，先生，进来坐吧！(多高尚的品德啊！)”

“不必了，谢谢。”老人有点儿惶惑不安，“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马上要把托玛萨带走。”

“哎呀，这不行！……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玛利基塔一下子失掉了她的“领主”风度。

“因为姑娘说她不习惯……我曾经一再对她讲，劝她呆在家里，不要到这儿来。可磨破了嘴皮子她也不听，坚持要来这儿，到首都工作，最后我只好把她带来，可现在她又说不习惯。”

“那么，为什么不习惯？”卡洛塔问，面带愠色。

“就因为不习惯。”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老头儿。他讲话直率而简单，使用着和当年征服者们一样的语言，讲的西班牙语十分蹩脚。

“托玛萨，你来！”玛利基塔叫道。

姑娘应声而至。她打定了主意要走，随手连衣服包都拿过来了。

“你父亲告诉我你马上要走，我想知道为什么。”

“因为，因为我不习惯……”

没有办法使他们回心转意，找不到什么话可以劝说托玛萨留下来。

“承蒙你们的关照……”

“我干得不好，请你们原谅。”托玛萨补充道。

说罢，父女俩走了。玛利基塔难过地站在那儿。

玛利基塔难过确实不无道理，几天之后，家中又请来一位女仆，名叫马努埃拉。这位女仆的表现使玛利基塔更加怀念那个印地安小姑娘。

先生们，看看她有多神气吧！玛利基塔终于找到了对手。这女仆一天到晚嘴里不离里瓦斯夫人家如何高贵荣耀，在那儿，也就是洛马斯城——这地方以作仆人为职者甚多——她刚刚干了两年。要知道，来到这儿时，她向家具、

墙壁，甚至她的主人们投去的目光是何等的矜持，甚至是憎恶的！

"那么，这儿是用扫帚扫地吗?"进门第一天，她这样轻蔑地问道。

"怎么！您想用钢琴扫地?"卡洛塔愤怒地反问她。

"因为在里瓦斯夫人家里有吸尘器。"马努埃拉神气地作解释。

玛利基塔在她面前处处提心吊胆。她尽量设法把饭菜做好，以免那只"母猫"说三道四，然而徒劳无益，马努埃拉一边傲慢地——对，她实在傲气十足——吃着女主人准备好的饭菜，一边埋怨说，她在里瓦斯夫人家中吃的是鸡鸭鱼肉。

玛利基塔终于不再因为有女仆而感到高兴，卡洛塔则是整天生着闷气。

一天，我交给马努埃拉一件衣服让她送洗衣店去，她的脸一下子拉了三尺长，说道：

"怎么，这样的衣服也要送洗衣店去?"

"告诉您，这件衣服是我花了二百五十比索买来的。"我突然发作起来，浑身哆嗦着。

总之，我们大家，包括梅塞蒂达斯都恨她。连梅塞蒂达斯都恨这女仆，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大家不包括贝贝，他偏偏喜欢她，形影不离地跟在她身边，不厌其烦地为她朗诵诗篇。在这些诗篇里，他把她称为"美丽的天仙，纯洁的姑娘，永存的希腊骄傲"，还有一些类似的恭维话。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贝贝在家中是唯一不遭她白眼的人。纯洁的姑娘总是对他和蔼地笑着，甚至把他的衣着收拾得很整洁。

一天晚上，两个姑娘和我正在我的房间里闲坐，这时有人叫大门。马努埃拉走去开了门，回来告诉我们说：

“是每天晚上必到的那个大肚子老太婆和那个瘦老头。”

她说的是索科里多和佩利多斯。

“您对长辈放尊重点，真是个没礼貌的东西！”我不能控制自己，朝她喊道。

“你没有权利管我，去你的！你不过是寄宿在这里的外人。”她回答，同样是叫喊着。

“您只不过是一个特号的女仆，”卡洛塔咬牙切齿地插嘴说，“一个讨饭的，一个小偷小摸的人，一个靠别人施舍过活的印第安女人。您马上给我滚，马上滚！”卡洛塔把手指弄得嘎嘎响，为的是向女仆表明她应该马上离去。

马努埃拉“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走了。

玛利基塔气得几乎晕倒，卡洛塔攥着拳头疯狂地捶自己的脑袋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也许是这件事教训了卡洛塔，使得她指挥身体各器官的长期萎缩的大脑，部分地重新活动起来，她以果断的语气宣布：

“一辈子不雇女仆啦！从明天起，我做饭；你管家务，玛利基塔！”

佩德罗知道这一消息后，真是喜出望外。他连续登了三个星期的广告，准备到旅游者的口袋里去捞钱，可是不知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雇用他。

三十七

好吧，所发生的这一切，意味着我是爱德华多的什么人呢？是朋友，还是情人？这恰恰是我要弄个水落石出的。以往那些女人实在幸运，仆人总是偷偷地把一封字体工整或潦草的情书送到她们手里，通过它，美男子向她们表白自己的爱慕，并且要求一个答复。她们只需要个答复就可以了，而她们也是知道何去何从的。

爱德华多从来不跟我谈爱情。可是自从那天去特奥蒂华干郊游之后，他不再是仅仅在画室看排练他的作品时和我见面，而是经常去办公室接我，把我送到画室去。

一天下午，我正要登上爱德华多的汽车时，我的上司撞见了我们，他带着一种责备的神气跟我们打了招呼。

第二天，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哎呀，哎呀，我还不知道您和罗哈斯硕士那么要好，小姐。”

“我们许久以前就认识，先生。”我神色镇静地扯谎说，“我们两家是故交。”

“哎呀，那好哇！这就另当别论了……我还以为你们是在这儿的办公室认识的哪。我怕你被我们这里那些疯头疯脑的姑娘带坏了。她们总盼望每天下午有个男朋友开车来接她们，否则就认为自己脸上无光，是个倒霉鬼。”

同样，我的同事们也在当我的面评论起来：

“喂，你真走运……把罗哈斯硕士给黏糊上啦，他可是个

宽厚人。"

爱德华多已不再只是把我送到大门口，而是三天两头经常同我一起上楼，向布拉沃家的人和他们的朋友问候。

"这些人非常可爱，"他对我说，"他们象魔法师似地使您不知不觉地就进入了十九世纪。"

"您还没看见我在这个世纪中已度过了前半生吗，那才真有意思哩！"我回答他说。

有几个星期日，他也曾带我去做弥撒，然而我们仍旧是以"您"相称，而且接触中还是有点儿客客气气。

这一切如何解释呢！

"你应当注意他第一次怎样向别人介绍你，看他是称'我的未婚妻'还是洛佩斯小姐。"为了帮我解除疑团，卡洛塔想出了这么个主意。

可是，倒霉的是至今还没遇上一次这样的机会。

有时候，他把车停下来，静静地看着我，温情脉脉地冲着我微笑。这时，我都向他投去恳求的目光，似乎是嗔怪地对他说："不要再折磨我了！为什么不来吻我，不说一声你爱我呢？"

然而他好象不理解我的心思。

为了证实他是不是爱我，我千方百计地打主意，甚至是用迷信的方式。"如果这位太太的钮扣是双数的，那么他就爱我；如果是单数的，就不爱我。"我调整步子，和她并排走着，偷偷地数起她的扣子，"一、二、三、四、五、六！"双数的……他爱我！……"如果这个小孩到了街角拐弯，他就爱我，如果他过街就不爱我。"这个可恶的小孩没有拐弯，他过

街而去，爱德华多不爱我！

有一天，我甚至想到爱德华多是不是我教母说的那种聪明的男子，他们所喜欢的是朴实大方、规规矩矩的女子。因此，一天晚上我鼓起勇气对他说：

"今天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脸不涂脂抹粉，让头发长得长长的，衣着也换个样子……总之，打扮得更庄重些，是不是会好些。"

"您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他惊奇地问。"您现在的装束漂亮极了……以我之见没有什么不庄重的地方。"

那也就是说，也不是这个原因了。我不想再去试探他。就这样下去吧！有他陪伴，我也觉得很幸福了。

"不是这样，胡列塔！"从安东尼奥的声音里听得出他在尽力克制自己不发脾气。"请注意，您要理解剧本的意思。您现在是一个刚被情人抛弃的女人，他抛弃您是为了去追求您的一个朋友，而您认为您的朋友处处不如您。这样，于痛苦之中，您站在镜子面前，想找出他更喜欢那个女人的道理。您不要只注意您的脸，而要捕捉您的灵魂，发掘您的心理……明白了吗？"

胡列塔一声不吭，第二十次地站回到大镜子前面，她两手扶着镜子照来照去，这时，倘若她真地捕捉到自己的灵魂，发掘出自己心理的话，那肯定是怒不可遏的。

片刻之后，安东尼奥再也忍耐不住了：

"您在看什么，姑娘？是多出了一根眉毛吗？……您知道我要跟您说什么吗？您在糟蹋剧本。"

“那好，让这个剧本见鬼去吧！”胡列塔气急败坏地吵道。

“不，让您见鬼去吧……现在就去！”

我可真是吓坏了。胡列塔离开镜子，抓起她的手提包就走，嘴里还嘟嚷嚷的，谁知道她讲些什么，我只听到什么“一群白痴”和“我找塞克去。”

我从未见过安东尼奥的脸象这会儿这样红过，看上去似乎是充血了。

爱德华多向他俯过身去，开始跟他小声说起了什么。爱德华多在跟他讲话时，眼睛一直盯着我。安东尼奥慢慢恢复了平静。

梅奇达斯握住了我的手。难道她跟我想到一块去了？我们焦急地注视着他们兴致勃勃的对话，但只能看见他们的表情。

过了一会儿，安东尼奥转过脸来，先是看了我一眼，尔后，便象平时听了别人建议时那样不停地眨巴着眼睛。

我的心激动得都要跳出来了。“不不不……！这可能吗？”

“玛尔蒂塔，您愿意演胡列塔的角色吗？”导演终于向我发问，此时，他已很冷静了。

我当然接受了，岂有不接受的道理。我尽心尽力地钻研了角色，这是我向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走出的第一步，而且是靠了我所爱的人才做到的呀！

那一次，从画室出来，爱德华多没有直接把我送回家。

我不晓得生活又在为我安排了什么，反正等待着我的是

既有欢乐也有悲伤。但是我相信，我永远不会再享受到类似那次飘入仙境的无限欢愉和幸福了。

汽车在黑暗中缓缓行驶，我们都默默无语。车停了下来，那时，不知道为什么，面对眼前的一切，我丝毫不感到惊愕。那是我所期待的呀！下面仍然是广阔的城市，万家灯火，明光闪烁。面对这良辰美景，我接受了爱德华多的第一个吻。

我们站在有如梦幻中的平台上，身旁是一棵桉树，月光下它的叶子是蓝色的。我们脚下是亮晶晶的“繁星”。我们的灵魂柔和地融化在一起了。

三十八

我对爱德华多的声音感到着迷，那声音是在我认识他后首先飞到我耳边的东西。“我爱你”，我正在飞快地按着打字机键盘，他悄悄地附在我身边这么说。“我爱你”，我在烫衣服的时候，又听到了他这么说。我完全相信，这句“我爱你”的话是他的肺腑之言。

那一吻把横在我们中间不能开诚相见的屏障推倒了，爱德华多成了我的知己，对我无话不谈了。我把他的见解、他的情感、他的形象都象宝贝似地藏在心底，到晚上一一回忆，如同做一次爱情的念珠祈祷。

“就在那第一天下午，当我看见你从电梯上满脸怒气、婀娜多姿地走下来时，我真想把你这个小东西抱在怀里，紧紧地抱着，不让你抓人……”

他的话显得那么温柔、亲切、体谅人又感情炽热。听了他这句简短但含义深广的话，我感到自己是幸福的。

我已经不再害怕与梅奇达斯的聪明才智相比了，也不害怕与其他姑娘的美貌相比。一种自信的情感代替了直到几天前还在折磨我的自卑心理。

此外，安东尼奥好象对我也很满意，排练中不再歇斯底里的喊声不止了。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剧本将取得“圆满成功”。

一天晚上，爱德华多带来一条大好消息，《万紫千红》将在美术宫剧场演出。

顿时，排练场沸腾起来，大家鼓掌欢呼，互相拥抱、祝贺，兴奋得不能自已。

“好极了！这就是说我们要交好运，将要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了。”佩德里多说。

“您看到了吧，导演？我们是从人民剧院开始，到美术宫剧场结束。”

“一点儿也不错，年轻人！”安东尼奥踌躇满志地笑着，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

我不知道佩德罗对我参加剧团为什么那么不高兴。

“好了，怎么样？该放弃工作了吧？”

“当然不，至少现在还没有这样想。”

“这么说来，你要白天晚上都得工作了，那可就不太轻松了……”

“只不过几天工夫。当然，如果我们获得巨大成功，还要继续演下去，我就只好放弃工作了。同样，要是我结

婚……"

最后一句话是在无意识中脱口而出的。刚一说出，便羞得我面红耳赤。

"根据你跟我说的来看，演这出戏我认为完全是胡闹。我已注意到硕士没有听我的劝告，由他去吧！看他落个什么下场！……此外，如果象那次一样，由我来指导你演出，你同样卖卖力气，成功还有希望。可现在，由一个嘴上没毛的毛小伙子来指导你，还能指望得到什么呢？我认为一个好导演应该是有一把年纪，对演剧有经验的人。这个托马斯有什么资历吗？"

"安东尼奥……"

"好吧，管他安东尼奥还是托马斯，事情都一样。这个安东尼奥有几根白头发，有资历吗？"

"安东尼奥有没有白头发，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不过我想是没有的，他大概只有三十岁左右。"

"你看，你自己都承认他是个年轻人……可是，归根结底，既然你坚持要去献丑，别人何必去劝阻你！你走你的路吧，咱们等着瞧吧！到时候我来看你们这伙人的热闹。"

"您会给我们来鼓掌的，佩德罗，一定会……"我仍然笑呵呵地对他说。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我不会失去任何东西。

相反，玛利基塔、索科里多，尤其是堂·巴布里多对我参加演出都高兴得眉飞色舞。

"你会看到，玛尔蒂塔，没有比这更美好的生活了。等着看吧……"

“你不要想得那么美，净给她说好听的，玛利基塔，其实这是个苦差事，她也得跟别的姑娘一样遭罪。”卡洛塔打断了她，“什么排练啦，演出啦，晚上还得熬夜啦……瞧吧！”

“您不要理她。”索科里多好象很理解玛利基塔说的话，“不错，演戏是件苦差事，可它得到多少报偿呀：掌声、鲜花、赞美声……除此之外，你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听到人们低声议论：你看，这就是某某人。如果您看到我当年那副神气劲儿，您会羡慕死啦。我一进剧院，就有一大群男人围上来，簇拥着我，争着看我的扇子，看我的手套，看我的披肩……‘真是一位仙女’，他们兴奋地议论着。您会不相信，可这事确实如此，当然，年龄不饶人，我现在是有点儿老啦。可是您想象不出我从前是个多么漂亮的女人。您还记得吗，堂·巴布里多？”

巴布里多轻轻眨了眨眼：

“啊呀，我的朋友，这么多年了，我可记不清了。”

索科里多愤怒地瞪了他一眼。

在办公室里，我把我的上司惹火了，仅仅在一天之内，他发现我出了三个差错。

“够了，小姐，我说您怎么啦？这段时间您没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是不是恋爱啦？”

“是的，先生。”我平静地回答他。

我尽量弥补自己的错误，设法象从前一样把工作做好。但是已不可能了。我的脑子象钟摆似地摆动着，不停地重复

着："爱德华多，爱德华多……《万紫千红》……《万紫千红》……"

三十九

就在那几天，卡洛塔看见了圣母显灵。

玛利基塔迎着我跑过来，站在楼梯中间冲我喊道：

"卡洛塔看见圣母了！"

"可是，为什么？"我问她，一下变成了大傻瓜。

"怎么！为什么？就因为她想看见呗……"

"这没错……可是，为什么偏偏是卡洛塔呢？"

"你来，你来看看她，让她自己跟你讲……！"

卡洛塔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两眼低垂着，一副温柔谦逊的姿态，使她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堂娜·梅塞蒂达斯坐在她旁边，入神地凝望着她。

"说给她听听，卡洛塔……"玛利基塔柔情地说。

妹妹甜蜜地一笑，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地面。

"是的，小妹妹，我很愿意讲给你听，好，让你知道圣母是多么仁慈。……你听着，玛尔蒂塔，我正在厨房里干活，突然感觉到了一点儿什么……但是说不上来……有点儿象小天使们在耳边唱歌，并且在我的眼前遮了一层白纱……"

卡洛塔停顿了一下。

"后来呢？"玛利基塔催促着，实际上她已经把事情的经过背下来了。

"我坐在一把椅子上，不知道自己怎么啦，可是，听着那

歌声我感到很快乐。我觉得好象是坐在半空中……我不知道你是否懂我的意思……”

“完全懂，继续说下去吧……”我觉得很有趣。

“那好，就这样，圣母在我面前出现了……她对我说：‘你好好看看我，以便让人去画一幅像，赠给某个教堂，这个教堂由你选择……’她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然后就飘然而去……我象是昏迷过去，直到玛利基塔跑进来……”

“你想想我会是什么感觉！我走进厨房，看到卡洛塔象个傻子似的呆呆地坐着，米饭都在锅里烧糊了。后来她终于清醒过来，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我感到非常激动。”说到这儿，玛利基塔眼里噙满了泪水。

我低头沉思，不知道对那一切应该怎样想。我再次置身于不可理解的天示神谕面前，不过我觉得圣母选卡洛塔传达她的旨意委实有些蹊跷。家中不仅有心肠慈悲的堂娜·梅塞蒂达斯，还有能说会道的玛利基塔。我觉得大姐比她妹妹更有资格接受那种荣誉。

“我想求你一件事，玛尔蒂塔，”卡洛塔的声音甜得令人肉麻，“请你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你的画家朋友们，看他们中间是否有人能帮我画一张圣母像，就按我刚才说的那样画。当然罗，我一个生太伏也不给，嗯？”

我想到了哈依麦，因此向她保证说，至少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会答应。

“谢谢。”

玛利基塔双手交叉，以恭敬的目光看着妹妹。我想，此时即令让她双膝跪在妹妹面前，她也甘心情愿。

“对了，玛尔蒂塔，你应当快点吃饭去上班。可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我没有做好饭。那么我赶快到街上去买，哪怕是几个鸡蛋、几块牛排也好……”卡洛塔想要站起来。

“不用你啦，我去吧！”玛利基塔扯着嗓门叫道。“你留在这儿，好生坐着……”

卡洛塔甜滋滋地笑了，顺从地留下了。她姐姐跑出去买吃食。

佩德罗得知此事并不惊讶。

“圣母光临寒舍，我们应该感谢她……可是我对她的到来并不感到惊讶，不，不感到惊讶，因为这没有什么奇怪。你，卡洛塔，你和你其他姐妹一样，一向是谦虚的典范。”

当天晚上，索科里多知道了此事，激动得哭了起来。她甚至想方设法打算偷偷地去摸摸卡洛塔的衣服，好象那是一件圣物。

啊唷，再看看那些男人们！听了这奇妙的故事，佩利多斯、堂·巴布里多、贝亚特里斯的丈夫里卡多，眼里同样闪耀出光芒，但我可以发誓，他们没有涌出眼泪。

不了解圣母显灵的故事的人，准会以为卡洛塔正值大病初愈。一旦她想从椅子上站起来，妈妈和姐姐立刻会跳过去：“别起来，别起来，你想要什么？水吗？那么告诉我们好啦，真是……”

卡洛塔继续两眼注视着地板小声讲着见到圣母的事。一边讲，一边吸烟。因为，是这样，礼貌周全并不排除勇敢，就连圣母显灵都没有使她放弃这唯一的恶习。

哈依麦高高兴兴地画了那幅画，我认为他是唯一不怀疑

卡洛塔讲的故事的男人。因为就连那个佩德洛夫什卡都怀疑说："得啦，得啦，还是少说点吧……。"画面上是个极为美貌的圣母，她一头金发，周围是许多大理石柱、百合花、云彩和小天使。我实在纳闷，布拉沃家狭小的厨房里怎么能容得下这么多东西。

"神父跟你说什么啦？"卡洛塔把画像送到附近的一个教堂回来时，玛利基塔迫不及待地问她。

"说非常感谢，说画得很漂亮。"她谦逊地回答。

"好呀，是这样，可是另外的事呢，关于圣母显灵的事，他说什么？"

卡洛塔一时象是仓皇失措：

"什么也没说，我没告诉他。"

"哎呀！为什么不告诉他？"

"难道我非得去大街把这件事四处张扬吗，小妹妹？"

卡洛塔从圣神显灵的角度称玛利基塔为"小妹妹"，听了这称呼我们不禁头皮发麻，神经都险些断了。

从此以后，卡洛塔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教堂里度过，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与此同时，玛利基塔操持起全部家务，整日累得腰痛腿酸。

四　十

绿色的墙壁，一个洗脸池，一面大镜子，一条长沙发椅和一把普通椅子，这就是美术宫剧场的化妆室。镜子下的横隔板上面有一幅小小的丽塔·德·卡西亚圣母像，周围放满

了护肤膏、胭脂、口红、香粉和几种彩色铅笔。我坐在镜子前边，心中七上八下，着实感到六神无主。

演出时间就要到了，对我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时刻。我能演好吗？对，求求您，丽塔圣母，请您帮我一把！我为爱德华多求您，为安东尼奥求您……也为我自己。当我登上舞台时，请您让剧院的精灵象上次演安赫利娜·布拉沃的角色时那样附在我身上，让我获得成功。丽塔圣母，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想吗，因为《万紫千红》这个剧本比“维奥莱塔”要优秀得多，不知要超出它多少倍。再说，这是我的情人，我的那个真正的“他”写的。这个人是从我站在教母身旁听弥撒的时候起，就一直热切地盼望着的情人。您可不能让我们失败！玻璃门外，有个人影在来回踱步，您看见了吗？那是佩利多斯，他与我同样紧张。对，是佩利多斯，就是在我们店里为销售您的肖像收钱的人，现在您想起了他吗？

我对着镜子无数次地照来照去。我的面颊象刚刚洗过的砖块，眼皮周围划了蓝圈，看上去好象刚刚被人击了两拳……可是导演却一口咬定我的化妆很好，观众一定会说我漂亮极了。那么，最好还是相信他的话吧。

“如果您现在看到我，教母您会说什么呢？”此时我想起了教母。

“那么我会说，你太可怕啦。”堂娜·玛利亚尼达在我的内心深处回答我。“你象地狱橱窗里的一个时装模特。”

“这是因为在剧院演出时必须化妆，懂吗？舞台上的灯光……”

“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剧场灯光了！你应该感到羞耻……如

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最终将成为一个喜剧演员……假若鲁比达·金达尼亚知道了这件事，她会怎么说呀？”

“她会说什么，还不是那老一套？这个啦，那个啦，反正没什么好听的话……不过，您不要担心，教母，也许过去演戏是个下贱的行当，可现在，我敢对您说，任何一个正派的姑娘都可以从事戏剧工作，并且照样能做一个规矩体面的人。”

“这可能……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不是我希望你干的事，我渴望你结婚……”

“对，对，结婚当然日子会更舒服些。我离开你的身边，转到一个非常好的丈夫身边——也许这个丈夫很坏，天晓得——，这个人也许是您的某个朋友的儿子，您死的时候，我曾躲在她的怀里哭泣过。结婚之后，我的生活照常……可是教母，您能说什么呢！您没有写下遗嘱，所以这一切都化为泡影。倘若果真如此，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您离开人间之后，我亲身体验到了诽谤、不公正、饥饿、幻灭和恐惧，然而我也了解了爱情，了解了真正的友谊，懂得了艺术的情感和名副其实的仁慈……特别是，教母，我活过来了，而且不是从一个封闭的箱子里活过来，而是在社会的广阔天地里。人间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都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印记。正是从这些生活波折中，我由一个规规矩矩的姑娘变成了一个不带任何形容词的姑娘。对，我恢复了姑娘的本来面目，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过，我敢向您保证，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将为我作出相当好的评语……

“请您允许我走我自己选择的道路吧！我渴望用自己的情

感和欢乐去激励别人，使他们得到鼓舞和精神上的享受。请让我陶醉在今晚的掌声中吧，这样的夜今后还要到来……请您放心，教母，也许我很快就要结婚。这是我的预感，您知道吗？昨天他对我说：‘我母亲很想见见你，你愿意在明天演出后，我把你介绍给她老人家吗？’”

“噢，这很好……看你怎样出现在这位太太面前吧！你一定要把脸洗得干干净净，不要描眉画眼，搽脂抹粉。多遗憾呀，你把发髻剪掉了！孩子，有它你显得是那么端庄……可是，你举止那么优雅动人，可谁知道你会碰上个什么样的丈夫呢？”

“哎呀，对了，请您原谅，教母，我必须离开您了。他们通知我上场了……”

幕布徐徐拉开了。

编　后

《多难丽人》是墨西哥当代女作家布兰卡·勃·毛雷斯的一部社会小说。作家以同情的笔调描写了马尔塔走向社会后，在寻找工作，追求爱情中的喜怒哀乐，剖析了掩藏在现代文明后面的社会弊端——西方世界女子求生之路，荆棘丛生，步履维艰。

马尔塔本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姑娘，十八岁离开教母，开始独立生活。她幻想很快就可以有个称心的工作，结识一位英俊的情侣。严酷的现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轰毁了她的迷梦。她痛苦，她愤怒，力图起而抗争，又势孤力单，磨难重重。幸好遇到了热心的友人，方如梦初醒，决心去寻找真正的幸福。

《多难丽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方社会，对我国读者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墨西哥驻中国大使馆官员的悉心协助，这是对我们出版工作的可贵支持，对开展中墨文化交流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这里谨向国际友人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社出版这套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试图有计划地向我国读者介绍当代和近代拉丁美洲文学和西班牙文学。

为编好这套文学丛书，特聘请中共中央翻译局、北京大学西语系、北京外语学院、外文局、中央国际电台葡萄牙语组、文化部外联局、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市外交人员服务局等部门的一些同志为我社的特约编辑，负责推荐选题，编辑由我社确定的稿件。我社酌情付给特约编辑以相应的报酬。

这里恳请有关方面专家，从事西班牙、葡萄牙语教学、研究、翻译人员及广大读者，对我们这套丛书不吝指教，我们将不胜感激。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多难丽人
作者＝（墨西歌）布兰卡·勃·毛雷斯著双玉译
页数＝１９４
ＳＳ号＝１０３３９０４８
出版日期＝１９８４年０８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